

茶花女

小引

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6), 是大仲馬的私生子。他的父親, 是法國浪漫主義時代的大戲曲家和大小說家, 所作千餘種, 很負盛名。小仲馬幼時, 留養在巴黎, 直到他長大的時候, 大仲馬才認他爲自己的兒子。他們父子兩個, 是法國文學史上的雙璧, 和後來的龔枯爾 (Goncourts) 兄弟, 同屬媲美美的佳話。小仲馬在起初, 本來沒有什麼文名, 等到茶花女 (Damas aux Camélias) 出, 便震驚了一時, 博得了許多深情人的眼淚。原來茶花女的事實, 不是空中樓閣, 她是巴黎當時有名的妓女, 風姿和性情, 正像小說中所記的一樣。名花墮淚, 自傷薄命, 而她的身世, 也有難言之隱。在她的許多朋友中, 小仲馬便是一個, 往還既密, 想訂爲終身情侶。後來小仲馬聽從了父親的忠告, 才跟她斷絕關係。不久忽聽到茶花女的香消玉殞, 小仲馬回憶昔遊, 芳影依稀, 悲不自勝, 雖未爲書中的亞猛「我雖不殺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 可是藕斷絲連的哀怨, 只能借紙筆宣洩於萬一, 於是產生了茶花女的大作。那時巴黎, 一般喜歡冶遊的少年, 對於茶花女的往事, 尙未忘懷。此書出版, 當然更引起他們的回憶。小仲馬後來又將茶花女改爲劇本, 一上場便得了極盛的彩聲。茶花女從此成爲不朽的名著。此後他便專心作劇, 所成約二十餘種, 雖不及大仲馬之多, 而精粹遠過於他的父親。從他的作品起, 寫實主義的戲劇, 便奠定了基礎。因此, 與其說小仲馬是小說家, 還不如說他是戲劇家; 可是茶花女一書, 卻也令他負小說家的盛名有餘呢。

茶花女是敘述一個賣笑的姑娘, 她的名字, 叫做瑪格麗特, 送往迎來, 她的生活, 是可想而知的。有一個老公爵, 愛她如女, 並且供給她的揮霍。還有一個傻伯爵, 也是她的情人。可是她一縷芳心, 卻縈繞在少年亞猛的身上, 他們倆擺脫了巴黎的浮塵, 赴鄉間同居, 月夕花晨, 鶼鶒相愛, 共度歡快甜蜜的時光。但老公爵斷絕供應, 生活漸窘; 同時亞猛的老父, 也反對愛子的行爲, 遠來巴黎, 阻其好事, 苦口婆心, 勸告着瑪格麗特。瑪格麗特爲了成就老人的苦心, 保全亞猛的令譽, 便犧牲自己, 重赴巴黎。賣笑使亞猛絕念。可是亞猛驟被丟棄, 創傷的心生了誤會, 屢次摧殘她, 叫她破碎的身心, 更加上慘酷的打擊, 只好遠赴英國。

病重歸來，亞猛已有東方之行，人去琴在，瑪格麗特一邊呼着亞猛的名字，一邊受着疾苦的磨難，嘔心瀝血，終於可憐地死去了。等到亞猛從她的遺筆裏，發見她的犧牲，佳人已歸離恨天，早已來不及了。天長地久，此恨綿綿，亞猛只能尋求昔日共讀的漫郎攝寶一書，以作永遠的紀念。本書便借亞猛的口述，來開展出這一個凄豔的故事。

本書介紹到中國來，已在好久之前，林琴南先生以冷紅生的筆名，和曉齋主人共譯此書。雖然用的是文言，但是字裏行間，哀感頑豔，已經有不少的讀者，爲這西方的美人而流淚。現在還有夏康農先生，從法國原文的譯本；劉半農先生，從法文原本譯出的戲劇。坊間頗可購到。本書的重譯，並不是對於林夏諸先生的譯本，有什麼異議，可是好書不妨多譯，尤其讓一般的讀者，也有欣賞西方名作的機會，所以第三度地，將茶花女穿上中國文字的新裝。

慎之

我以為在動筆描寫人物以前，須先對人物有深刻的研究，猶如要能運用一種文字，須先精通該種文字。我現在還沒有到創作的年齡，祇述說現成的故事，也就自足了。

不過我請求讀者相信這件故事不是空中樓閣，書中人物，除去女主角以外，還都健在。

并且，這集中所收的事實，如果有人懷疑，那末一大部分可以在巴黎找到證人，不過因某種特別的緣故，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寫出來，因為我知道了他們的結果，要不然，那就無法使他成爲一件完璧了。

我知道事實的經過是：

在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那一天，我在拉費特路，看見一張拍賣傢具古董的黃色大廣告。拍賣某一物主死後的遺物，廣告上面沒有說出死者是什麼人。單說明拍賣的地點是昂丹路九號，時間是本月十六日從正午到午後五時。

並且，還附告了一件事：在十三十四兩天任人先期參觀那住宅和傢俱等。

我一向是愛好古董的，豈可坐失良機，即使自己不一定買，至少也可以飽飽眼福。

第二天，我就上了昂丹路九號去。

時候還很早，可是房子裏面已擠滿了男女看客；尤其是那般女客，雖然他們自己穿着天鵝絨的衣服，圍着馴賓的毛絨披肩，放着華美的篷車在門外等候，可是她們對着眼前所觀的富豪奢侈，也不禁露出驚訝和讚賞。

她們讚賞和驚訝的理由，我不久就明白。因爲我稍用心觀察時，很容易地看出我進了一家妓女的房子。假使有一樣東西，是交際界女人所願關心的（這些正是交際界的女人），那便是妓院了。因爲妓女們的生活和她們相仿……平時出入她們的車互接，在大戲院中，各有包廂，彼此鄰近。在巴黎市上，同樣賣弄她們的嬌豔，盛裝，和穢行。

這屋子裏的姑娘，現已物故；所以連最規矩的女人也敢進她的臥室；死已經滌淨了這穢居裏的空氣。其實，她們如需要託詞，也不乏口實；她們盡可說是專爲了拍賣而來，並不知道物主是誰。因爲她們看了廣告，就想來看看廣告上所告示的東西，預先選定幾樣，說來原很自然。然而目擊了這許多佳品，不禁要探求這死者生活上的遺跡，關於這個奇聞，她們必有所知。可惜這祕密與死者俱滅，不管她們怎樣探求，也只能看出死者身後出賣的東西，再也看不到她生前出賣的絲毫了。至於可買之物，正是美不勝收，傢具陳設，盡是上等的紅木的桌椅，賽佛同中國的瓷瓶，薩格斯的彫像，綢緞，上等的紗絨，可說琳琅滿目。

我跟隨着這一般好奇的閨秀隨意漫步，她們進了一間懸着波斯花錦的房裏去；當我也跟着走進去時，她們頃刻又帶笑地出來了，神情之間，似乎對她們自己的好奇，引以爲恥。而我反更想進去看看了。原來這是梳妝間，陳列着各式梳妝用具，死者生前的窮奢極侈也於此可見。

靠牆邊放一桌子，長約六尺廣約三尺，上陳奧哥克與阿狄阿的一切珠寶，光輝閃爍。這一套收集得是很講究的，成千的件數裏面沒有一件不是金質或者銀質的。想係逐漸積聚起來的，定非愛好者獨力所能舉。

在我并不以觀看一個花柳場中的姑娘的梳妝間是可恥，暢情賞着纖細無遺，發現了彫鏤物品上，刻着許多縮寫的人名，和不同的標誌。

我依次看去，每件都可聯想及她一次失身的醜事，心裏暗想，仁意上帝宥其譴責，不讓其衰老終年，受人冷眼，而死於榮華之中。

世上還有什麼比老年受的罪更悲傷，尤其是對於女人，入了老境，一點點尊嚴也裝不起了，也引不起人的興致無窮的悔恨，卻不是追悔從前的墮落，只悔錯了打算，虛耗了金錢，這真可謂極人世之慘苦了。我曾經認識一個女人，她會過過浪漫生活，現在一切都已成過去，單剩一個女兒，算是與其青年時代惟一的連繫。這女兒生得和她從前一樣的漂亮。這可憐的孩子，她的母親從未對她講過一語：你是我的女兒。不過叫她供養她的老境，正如這老女人自己年青時供養自己一樣。這可憐

的女兒叫露易芝。她服從母親的命令，奉獻了自身，既非出於自願，亦非出於情欲，更非出於享樂，不過把她當作一種職業，正和其他職業一樣。

長時的墮落生涯，而且是早熟的墮落，再配上她多愁多病的身體，完全消滅了她辨別善惡的智慧，也許上帝曾賦與她這智慧，可是從未有人想到來啓發她。

我會永遠記住這位年輕的姑娘，她差不多一天有定時經過大街。她母親慇懃地陪伴着，恰像真的母親一樣。那時候我年紀尚輕，已經習於當代放恣的道德，我還記得每見了這可詛咒的監視，就會引起我的輕蔑與惡厭。她臉上的表情，純潔到不可言喻，放射一臉的天真和忍苦，恰似一幅基督犧牲的神像。

有一天，這姑娘的顏色開朗起來。在她母親鞭策之下，過的墮落生涯中，上帝似乎還肯開一綫的恩惠。真的，上帝爲何竟造成她這般無力，這樣無助，而擔當愁苦生活的重累呢？一天，她覺察出自己的懷孕，一時還保留的一點純潔之念，全都活躍起來，她的靈魂，有了奇異的寄託之所！露易芝連忙將這好消息報告母親。說起來也慚愧，——可是我們不是在編造風流的趣聞，而在述說一件真的事實，要是我們不信，宣揚一些吃冤枉苦的人，那最好是我們不說。說起來也慚愧，露易芝的母親答復她說有了兩個孩子，贍養已覺困難，再够不上養活三個了，她說，孩子用不着的，并且臨牀是費時間的。

次日，來了一個產婆？產婆無須說是母親的朋友了，露易芝經她看過，在牀上睡了幾天，再起來時臉色更蒼白，體力更瘦弱了。

三個月以後，有人可憐這女孩子，設法想治好她的病，恢復她的精神；可是小產的刺激，過於強烈了，終不免於死。那母親卻仍活着；她怎樣活法？除非上帝知道。

我瀏覽這些金銀器皿時，使我想起了這件故事，當我沉思時，讓時間流過了一大段，到房子裏只剩了我和一個守門人了，他立在門口，留心地監視我，是否在做賊。

我走近了這個人，雖爲他爲我就心。

我問他，「先生，你可以告訴我這住宅中前主人的姓名嗎？」

「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

我知道她的名字，并且也曾看見過。

「怎麼？」我問看守的人說，「瑪格麗特·哥吉耶死了？」

「是呀，先生。」

「死在什麼時候呢？」

「我想該有三禮拜了。」

「爲何讓人家來參觀她的屋子呢？」

「債主們想着這種辦法，可以幫助拍賣。人家對於這些東西，先有個印象，這樣才好勸得人買。」

「那麼她還欠債嗎？」

「呵！先生，她負債學壘呢。」

「拍賣的錢够抵償嗎？」

「還有剩餘。」

「那麼，剩餘的該給誰呢？」

「給她家裏。」

「原來她也有家？」

「彷彿是有的吧。」

「謝你指示，先生。」

看守人信任了我的來意，向我打個招呼，我就出去。

我回家時一路自語道：『可憐的姑娘，她在死時很淒慘吧，因為他所來往的人，只有在她康健時，才是朋友，一生病了，誰還上門呢。』對於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命令，不由我不憐惜起來。

旁人看來，或竟認爲可笑，而我對於這類娼家的姑娘，實有無限的同情，并且也不高興討論同情的理由。

一天，我正往縣署裏去取護照時，看見鄰街上兩個警察，拖着一個姑娘跑。我不知道她犯了什麼事，祇見她哭得很悲切，並搶着接吻一個生才幾個月的孩子，她的被捕硬拆離了他們母子。從這一次以後，我再也不敢輕易賤視女人了。

一一

定在十六日舉行拍賣。

在參觀和拍賣的日期中間，還留着二天的空間，目的好把陳設的那些窗簾，壁畫之類，有時間撤下。

這時我正從遠遊歸來。朋友們久別重逢，報告各種新聞時，並不向我提及她的死耗，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像瑪格麗特那樣一個漂亮的女人，生前喧鬧死後寂寞；正像太陽，沒落和高升，一樣地少人理會。如果她們死年還輕，尚引得起一般情人們的同時留意，因為在巴黎，一個聲名很大女人，她的情人們差不多彼此都是朋友。大家交換交換各人的感想；各人依老樣過生活，好似沒有這變故一樣，也引不出他們的一滴眼淚。

在這個年頭，二十五六歲的年青人，眼淚成了稀有的寶物了，輕易不肯浪費一滴。至多也只有父母，他們曾經爲幼兒洒過淚，才有資格換得到他們的眼淚。

而我，雖然在瑪格麗特的任何物品上，沒有刻上我的名字，可是如我適才自白的，憑一點本能的同情和憐憫，使我深長地思量到她的死亡，也許這思念未免過甚。

記得我常在尚賽利塞樹林裏遇見她，每天，必坐在她小巧的藍漆籐車裏，用兩匹壯健栗色的馬曳着，上那兒去。那時我就注意到她絕體的丰姿，出羣的態度，十分動人，非此界中人物所能有。

這些可憐蟲，在她們出門的時，總有人伴隨着的。男子們既無人願意陪着她們，引人注目。同時她們又怕孤寂，所以常挈引幾個境況較苦，沒有車子坐的姑娘，或者一些講究的老太太，她們的講究之道，就莫明其妙。路上作伴，旁人也因此相信了，無須再探聽姑娘們的身世細情了。

瑪格麗特的情形卻并不然。她常獨自一人到尚賽利塞去，深坐在她的車子裏，在冬天披圍着重裘，夏天穿極其樸素的衣

衫。在她閒步時，常遇到她所熟識的人們，偶然也向着他們微微一笑，這微笑只有他們才看得出來；是個有公爵夫人地位的人，才能有這種的笑法。她不在園場到尙賽利塞的道路上，常往回徘徊，和她的同行一樣，她的兩匹馬一直拉她拉進樹林。在那裏她走下車來，散步約一小時，再上車子，趕着馬很快地回家。

我所目擊的情形，重新又跳進我的記憶。我惋惜她的死，正像人家惋惜一件藝術的作品毀壞一樣。

世上任何美物，沒有再比瑪格麗特更愛嬌的，身材異常的高瘦，略嫌過度，但她有特別的本領，可以用裝飾來彌補這點天然的缺陷。她的劇裝披肩長長垂地，兩邊飄露出綢衫的寬闊的衣襟，厚茸茸的皮袖，緊貼在她胸前，旁邊圍着褶紋，是安排得很巧妙的，任你再愛挑剔的眼睛，看去也無話可說。

尤其她的頭臉簡直是奇妙，是怎樣地媚人。生得小小的，正像繆塞所說，她母親彷彿故意造成牠這樣小巧，細心製作。你試在一個描畫不出的鵝蛋臉上，點上一對黑眼珠，上覆兩彎純淨如畫的眉毛；遮以一層長長的睫毛，牠們低垂時，一陣輕微的陰影；投在玫瑰色的雙頰上，再添上一副清秀筆直而靈敏的鼻子，略略膨脹像是一種肉感生活的強烈要求，再畫上一張整齊的嘴，柔唇開處，淺露乳樣的白齒；然後再渲染那絨樣肌膚，一對未經人觸摩過的桃色的臉頰；這樣你便得了那美人容貌的概略了。

烏黑如墨玉的頭髮，輕漾着天然的波紋，在額前分作寬闊的兩股，隱在腦後，露出兩耳的下尖，尖端各閃耀着的鑽環，價值當皆在四五千佛郎以上。

爲何像瑪格麗特那樣熱烈的生活，而留在臉上的表情，竟這樣童稚純貞，這問題我祇能敘述，而不敢研究。維達勒會替她繪過像，世上只有他的筆才能傳神，這幅像，在她死後，我曾保有幾天，真是驚人的好畫，使我憶及許多欲忘之處。

此章裏有些細節，到後來我才知道，此刻我一起都記了下來，省得說到這故事時，又須回頭來追述。

瑪格麗特生時，每次劇本創演，她都到場，每天晚上，她都在戲院舞場裏度過。無論何時，只要有新劇本上演，一定可以碰得

見她，同時有三件東西，也永遠可以在她的座上發現：一副視遠鏡，一口袋糖菓，及一束茶花。

一個月裏，二十五天，她拿白的茶花，其餘五天是紅的；誰也不知道她改換顏色的理由，我也祇能提說，不能解釋。她的朋友和常上她所出入的戲院去的人，都注意到這件事。

茶花以外，她再也不帶別的花。所以賣花給她的女人，巴爾客姑娘家裏的人，就替她取了一個綽號，叫她茶花女，這名字便留傳了下來。

像在某種社會裏活動的人物，我知道瑪格麗特在巴黎市上，曾作過頂漂亮青年們的情婦，她自己公開向人宣布，他們也以此自誇，彷彿彼此之間，頗能相得。

然而三年以來，從巴臬一次旅行回來以後，據說她和一個外國的老公爵同居。這老人極其富有，盡力量想較正她前此的牛活，她也表示很滿意。

關於這件事，據我所聞的：

在一八四二年春，瑪格麗特疾痛纏綿，遵照醫生的囑咐，須到有礦泉的地方去調養，所以她就到了巴臬市。

這位公爵的女兒，也在同地養病，她不僅害着和瑪格麗特同樣的病，並且相貌也相似，不知的人，會誤認她們為姊妹。這時公爵姑娘的肺病，已經到了第三期，在瑪格麗特到後不多幾天，她就死去。

這位公爵，因欲接近他愛女的埋骨處，所以留居巴臬，一日早上，偶然在一條大路的轉角處，瞥見了瑪格麗特。他彷彿看見了自己孩子的影像，就一直走向她去，握住雙手，擁抱啜泣，連她是誰都不問就要求許他常往探訪，并願以愛已死女兒的情感，轉移到她身上。

瑪格麗特只和一個女僕獨居巴臬。一面村度與這老年之人，無須避嫌，就應允了他的要求。

幾個認識瑪格麗特的人，關於她的生世，報告了公爵。老年人得知後，自然是個重大的打擊，因為這樣一來，他覺得在某點上她不像自己的女兒了。可是曉得已遲了，他心上已不可少她，他在傷慟之餘，還能繼續生活下去的，全賴她了。

他不責備她而且也沒有責備她的權利，不過徵求她的同意，可否改變生活式樣，因此而蒙的損失，他願意補償。她也答應了。我們還須知道，這時，瑪格麗特的病正很嚴重，過去的多情善感生涯似乎是得病的主因之一，且由一種迷信的心理，希望上帝能憐其悔悟，而復其美色與健康。

夏盡秋來，她因泉水的治療，長睡的靜養，和適度的運動，差不多回復了健康。

公爵伴着瑪格麗特回巴黎，仍然常去看她，和在巴臬一樣。

他們的結合，真的動機在那裏，旁人不得而知。人家的注意是當然的事。宿昔以財富出名的公爵，現在一變而以浪費聞名了。大家總以為公爵愛上了這位年輕的姑娘，也不過是老年富人所常做的事。所以人家什麼都猜到了，只是不中事實。

其實，這位父親對於瑪格麗特的感情，非常純潔，但求心的契合以外，其他念頭，彷彿全是猥褻，不敢設想，他從不曾向她亂說一字，除非是做父親身分當說的話。

但我除了老老實實，報告事實以外，也不想添說別的。她與公爵的約言，在巴臬的養病期中，還不難遵守，一旦回到巴黎，過慣舞場酒館生活的她要杜門謝客，孤寂起來，除了公爵無人過訪，幾乎要把她苦悶死了，舊時生活的氣息，常擁上她的心頭，腦際。

而且瑪格麗特旅行回來，豔麗勝於往日，又當青春才是雙十，病體雖愈，而病根未脫，她熱烈的慾望，因和肺病互為因果，愈加旺盛。

公爵的一般朋友，素以為他和她的關係為曖昧的，常為他偵察她的行動，報告公爵，說她算準了公爵不去的時候，接待他客，并且留宿。公爵聞信，非常感到苦痛。

瑪格麗特被盤問時，一切都承認了，還坦白地勸告他，以後無勞關切，與說自信不能再堅守前約，不願意受人之惠，而欺騙其人。

公爵有一禮拜不去看她，這算是唯一的辦法，到了第八天，可就忍不住了；再上門去請求仍舊往來，但得常常會面，一切悉聽她自主，縱使他難過到死，決不吐一言責備。

這就在瑪格麗特回巴黎三月後的事情，即一八四二年歲杪。

三三 (本節略有刪略)

我在十六日下午一點鐘，到了昂丹路。在很遠的門外，便聽到拍賣委員的呼喊。人們充滿了屋子。

令人墮落的繁華社會裏的主角現在都到了場，她們暗中讓大戶人家的貴婦人們，可以儘量一看。這些貴婦人們借着來看拍賣的名義，希望可以挨近細看那些姑娘們，她們和那些姑娘們，平時沒有機會接近，心裏卻歎羨她們的自由享樂。F公爵夫人的手臂，碰着了著名哀豔的A姑娘；T侯爵夫人和風流豔傳的D太太，在爭買一件傢俱，Y公爵老是打算毀了家產，去度放蕩生涯，而事實上總是連收入都還花不完的人，他一邊陪着健談的M夫人胡扯，一邊瞞着常好馳聘尚賽利塞道上的N夫人，秋波頻送。還有以小聰明博得家產的R女士，不管天氣的寒冷，她也來買點東西。

此外在場的人們，還可舉出他們的名字來；但是怕使讀者討厭，也就從省。我們只要知道，在場的大眾，都是發狂似地興奮着。也有許多太太們，本都認識死者的，現在裝着彷彿不記得這回事的模樣。

大家高聲地談笑着；拍賣委員們的聲音，大可震破腦殼，儘自叫喊着；站滿在拍賣檯子前面的商人，儘管在那裏請求大家靜一點，好讓他們談論生意經，結果毫不見效。這樣喧嘈雜亂的集會真是空前的。

我在這一片鬧聲中，輕輕地溜進去，一想到那可憐的姑娘，就在問壁的房間裏面死去，不禁感到悲傷。與其說我是來買東西，不如說我是來看熱鬧的，我看見那些商人們，每當一件物品賣出的價格，超過了他們預料的數目時，他們的臉上便顯得高興。這樣誠實的君子，他們在一個神女生活的姑娘身上，也運用他們的市儈手段，從她身上，加倍地賺錢回去，他們向她討債，一直將她逼死，到現在她死了以後，她們都來收取他們光榮的果實，收穫他們可恥的印子錢。古代人以爲商人和強盜是一個偶像，真有理之至！

衣衫，珠寶，刷寶的毛織物，這許多物品很快地賣完，可是沒有一件東西是我所要的；我仍然靜待着。

忽然間，我聽到了一陣喊聲：『這是一本精裝金邊的書。書名叫做：漫郎攝寶戈。第一葉的上面有一點兒寫的東西。十個法郎。』

停了一會，一個聲音這麼說：『十二個佛郎。』

我說：『十五個。』

我爲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大概是爲了那一點兒寫的東西了。

『十五佛郎。』拍賣人重複說了一遍。

『三十個。』第一個聲音又擡高了價格，說時的音調，彷彿跟原來擡價的人挑戰。

這樣，競爭開始了。

『三十五個。』我也用同樣的音調喊起來。

『四十個。』

『五十個。』

『六十個。』

『一百個。』

頓時場中成了寂靜，大家都轉眼看我，看看我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下了決心要買這一本書。我用力說出最後的字音，乎克服了我的競爭者。他甘願放棄這優事，花了十倍價錢，爭買一本舊書。等了一會他和氣地向我鞠躬說：『我讓你了，先生。』

別的人都沒有再說什麼話，這本書於是拍賣給我了。

我爲了怕別人再和我賭氣搶買，那時我雖要面子，我的錢包卻不肯爭氣，還是現在寫定了我的名字，書放在一旁，就走出

來了。想在場的人們一定奇怪，我想不出我到底爲了什麼跑到這裏，來花上一百佛郎，買一本用十佛郎或者至多十五佛郎隨處都有出賣的書。

一個鐘頭以後，我叫人去拿回我的購買品，在第一葉上面，寫着勁秀的墨水字跡，是贈送者的題字。字只是這樣寥寥的幾個

曼郎對於瑪格麗特，

慚愧。

下面的署名是：亞猛·都華勒。

這『慚愧』太費解了！據這位亞猛·都華勒先生的意見，難道以爲曼郎在流浪生涯上，或者在愛情上，應該承認瑪格麗特勝過自己麼？這後一種解說，比較近似，因爲前一種分明譏諷着瑪格麗特，她必不肯接受。

後來我又出門了，一直到晚上臨睡時，才又想到這一本書。

自然，曼郎描寫戈是一篇動人的故事，我熟透了裏面的情節，可是每逢我手上拿着這本書時，我仍舊不肯放手；我現在又展開它，我又隨着普赫佛牧師所創作的女主人公，過了一度生活（這已經是第一百次了。）她的印像，在我的腦筋裏非常真實，彷彿我會經和她認識似的。尤其是現在才發生這事，以曼郎和瑪格麗特對比，在讀時頓添不意的興趣，我非但寬容瑪格麗特而且更憐憫着她，甚至於有一種情愛。雖然曼郎死在荒涼的沙漠裏，但她死的時候，頭枕在她情人的臂上，情人親手掘成她的墳，她埋葬時，伴着情人的愛心，沾着情人的眼淚。至於瑪格麗特，她和曼郎一樣名花飄零，最後同樣皈依了上帝，如我所見，她雖然死在繁華富麗的環境中，可是她內心的痛苦卻比埋藏曼郎的沙漠，還要乾枯荒涼和殘酷。

我會聽得別人說，瑪格麗特死前兩個月的病中，誰也不到她病牀前來，給她一點真實的安慰。

我的思想，從曼郎和瑪格麗特的身上，想到我一些認識的女子，我看着她們都走向永劫的死的路上。可憐的靈魂們！若然說是不應該去愛她們，難道說連憐惜她們都不應當麼？你憐惜看不見日光的瞎子，你憐惜聽不到天籟的聾子，你憐惜貧洩

不出靈魂呼喊的啞子，可是，你以羞恥爲託詞，卻不願意憐惜這心靈殘疾的她們，使她們呼籲無門，用盡心力，也不能窺見幸福的門牆，不能聽到上帝的愛和信仰的福音。

露俄寫過 Marion Delorme，繆塞寫過 Bernoroto，大仲馬寫過 Fernande，每一個時代的思想家和詩人，奉獻他們的慈悲給娼家女子。有時還有偉大的人物，用他的情愛和名譽，去恢復了她們的人格。我現在着意地表白這一點，爲了想到本書的讀者中，或許會有許多人看本書十分無聊，以爲我在這裏誹淫，尤其作者的年齡，更容易使讀者就心。若是有人這樣想的，我願他改正過來，如果只就這一點心，那末請他仍然繼續看下去。

我只是很簡單地相信一條原則，這是說，對於沒有受過善的教育的女子，上帝總是給她們開着兩條向善的路徑：苦和愛。這是兩條崎嶇的路，她們能走到的，手上流血，腳上胼胝，但是同時她們也就在路途的荆棘叢上，洗去過去的罪過。赤裸裸地達到目的地，在上帝的前面，一點也不慚愧。

有人在路上遇着了這些勇敢旅人時，便應該扶助她們，應該告訴世人說曾經遇見了她們，因爲說出了，也就指示出了一條路。

所以事情并不是那樣簡單，以爲只在人生進口的所在，豎上兩塊大路牌便行了：一塊上面寫着『善的路』，另一塊上面寫着『惡的路』，再對正在歧路口的人們說：『任你選一條。』其實是應該像基督的態度，指點出由後者導向前者的路徑；尤其是不要讓旅程的開始太苦痛，或者竟格格不入。

自然，我太狂妄大膽，我想從現在所敘述的小說上，推求出這麼重大的結論來；但是我是相信什麼事都可以由小見大的，嬰兒是小的，但他是未來的成人，腦袋是狹小的，但它蘊藏着思想，眼睛無非只是一個小點子，牠可是透視到多少里路的遠闊。

四

兩天以後，拍賣已告完畢。一起是賣出十五萬佛郎。債主們得了三分之二，餘數歸到她姊和她姪孫繼承。

這位姊姊得到料理後事的商人的信，通知她承繼五萬佛郎的時候，她瞠目茫然，她已經有六七年的功夫，沒有看見她的妹妹了，自從妹妹逃失了的時候起，她的一切人，都不知道她的消息。

於是她逃赴巴黎，那些認識瑪格麗特的人，看見了她，都十分驚訝，原來瑪格麗特的財產繼承人，竟是這麼一個胖大的鄉下美姑娘，她還第一次離開她的村莊呢。這回得了這筆意外之財，還不明白是什麼來歷。他回到鄉村之後，聽說還帶去了一場悲悼亡妹的大傷心，只有新近放出一筆四厘五利息的債，才能敷教她寬心。

這些情形，在這醜事發源地的巴黎，大家常常重複着談論的，到後來也逐漸消淡。我最近遇到一件新的事，才使我心中死灰復燃。這件新的事，教我完全知道了瑪格麗特的生平，並且告訴我許多動人的情節，令我感到付諸筆底以爲快，現在我就此寫下去。

有一天早晨，在那一所賣空了傢俱的住宅重新招租的三四天後，我的家裏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我的僕人（他是以僕人帶做門房的）開門迎接，拿了一張名片來，說是交他這張名片的人，要跟我談談。

我的眼光對這張名片看了一眼，上面有這麼幾個字：

亞猛·都華勒。

這名字對我有點熟識，我後來記起了漫郎攝實戈書上的第一葉來。

他是贈送這本書給瑪格麗特的人，到底有什麼事要見我呢！我囑咐僕人，立即肅客進來。

來客是一個高身金髮的青年，臉色慘白，穿着一身旅行的裝束，像有好幾天不曾脫下的，風塵滿身，他也懶得拂去。

都華勒先生心中彷彿很難過，也沒有力量掩抑他的情緒，他淚珠盈眶，抖抖的聲音向我說：

「先生，請你原諒我唐突的拜訪和我的打扮。不過在青年的人們，大家不必有什麼隔膜，我今天切想見到你，甚至於我的行李都是派人送到旅館裏去的，我連來不及到旅館裏休息，一直便上你這裏來了；雖然時間還早，我還怕會你不着。」

我請都華勒先生坐近爐邊，他從衣袋裏取出手帕來，掩面失聲。後來他太息地說：「你一定不知道這不速之客爲着何來。時間又早，又穿着這樣的一身裝束，還這樣哭哭泣泣的。先生，我來實在只爲一件要事向你求情。」

「請說下去吧。先生，我能答允你要求的。」

「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家裏拍賣的時候，你到場的吧？」

青年客人剛說完這句話，才遏抑的情感又克制不住了，他舉起兩隻手掩住他的眼睛。停了一會再說：「你看我這神情彷彿太可笑了吧，我請你曲諒，並望你信我永不忘你耐聽我的盛意。」

我說：「先生，若是我能替你幫忙，使你的傷感稍微平復，那末請你趕快說出，以後你可以知道我很高興幫你忙的。」都華勒先生的悲痛實在令人同情，我是極願使他快意的。

他接着說：「瑪格麗特家裏拍賣的時候，你買了點什麼東西吧？」

「是的，先生，一本書。」

「是漫郎擬實戈吧？」

「對啊！」

「你現在還有這本書麼？」

「在我的寢室裏。」

亞猛·都華勒聽完這個消息，心裏彷彿已經放下了一塊石頭，立刻表示謝意，彷彿我保留了這本書，已經算是動手幫了他的忙。

我立起身來走到我的寢室裏拿出那本書，隨即交給他。

他一邊說：「就是這個。」一邊翻到第一葉，又翻着書本說：「就是這個。」他的淚珠落在書葉上。

「那麼，先生，」他擡起頭來望着我說，也不再掩飾心碎腸斷的神情，「你蓄意要珍藏這本書麼？」

「先生，你爲什麼這麼問？」

「我正來求你割愛。」

「請你原諒我的好奇，你就是送這本書給瑪格麗特的人嗎？」

「是。」

「先生，那末這本書本來是你的，應該物歸原主，我很願意還給你。」

都華勒先生有點窘了，「但是至少我也應該還給你的原價。」

「請你允許我奉送給你吧。在這樣地方拍賣的價格，本來是一種頑笑；而且我也忘記這本書花了多少錢。」

「你花了一百佛郎。」

我很難爲情地說：「真的你怎樣知道的呢？」

「這是很簡單的。我本希望到巴黎能趕上拍賣的，可是我今天早晨才趕到。我一定要得着一些瑪格麗特的東西，連忙跑到拍賣委員那裏，請他讓我查一查賣完貨品和買主姓名的表冊。我查出了這本書是你買的，雖然想到你一定有什麼緣故，所以花了那麼大的價錢買到手，但我仍然決意想求你割愛。」

亞猛說出了這話，很明顯的，他疑心我和瑪格麗特，也許有他和她那樣的交情。

我連忙請他放心，向他說：「我對於哥吉耶姑娘祇好說面善罷了。她的死亡，對我的印像，只是一個美麗的少女的死，恰予一個青年人的印像。我願意買她的什麼東西爲着好頑，這本書是鬪氣擡價爭買得來的，究竟爲了什麼，一定要買，我也不知

道，大概一時高興，和一位拚命跟我競爭的先生賭氣，教他不快活罷了。先生，讓我再說一遍，這本書是屬於你的，我再請你受它，你不必仿倣我從拍賣人那裏得來的故事。我還希望這本書成爲贄禮，使我們兩人今後更有長遠親密的交誼。」

「這樣也好，先生。」亞猛伸出手來握我的手，「我就接受了，我這一生都不忘你的好意。」

這時候我很想向亞猛探問瑪格麗特的事，這書上的題字，這青年的行徑，他混念獲得這本書的理由，這幾點引起我的好奇心。但是一面我又想不應該去問他，否則似乎有點借了不受他的錢，要挾他吐露隱私的嫌疑。

可是他彷彿已經猜到我的願望了，他說：「你看過這本書麼？」

「完全看過了。」

「你對於我寫的那兩行字怎樣想？」

「我當時就知道在你的目光裏，受這本書的那個姑娘，是超常的人物，我不願意拿你的這兩行字，只當作普通的恭維看待。」

「先生，對呀。這個姑娘真是一個仙子呢。你看這封信。」他一邊遞給我一封信，已返復讀過多少遍的信。

我展了開來，看到下面的話：

「我親愛的亞猛：你的信我收到了。我感謝上帝，你仍留着你的好心腸。是的，我的朋友，我是病了，害着致命的病；可是你現在還肯這樣關心我，已經減輕了我許多的苦痛。我一定不久人世，也不能再和寫這一封來信的手相把握了；若是說世上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救我的命，這封信裏的話就可以救我了。我再不能見你了，因爲我和你相隔千里，我和死近在咫尺。可憐的朋友！你從前的瑪格麗特已迴非昔時，教你看她現在的樣子，也許還不如不再見她爲妙。你問我是不是肯饒恕你呵！朋友，我整個的心都能諒解你，因爲你從前情願給我的難堪，全是你對我情愛的證明。我臥病一月，爲了切意要討你的好，每天都寫下我的日記，從我們別離的時候起，一直寫到我無能爲力爲止。」

「如果你真心關切我，亞猛，那你回來的時候，就去望望瑜麗·都普哈。她給你這本日記。你可以追尋得出我們往事的原

由和恕詞，瓊麗待我很好，我們兩人常常談起你。我接到你來信時她也在旁，我們兩人含淚讀着。

「倘使你不曾給我信，我也已經拜託了她在你回到法國的時候交給你這幾張紙。你也不必對我有什麼感謝。我每天略憶過去的幸福，總不堪重話前塵，如果你能夠從這裏面尋得出往事的恕詞，那我就從裏面尋出了不斷的解救。

「我總想留下點什麼東西給你，讓你永遠紀念我，但是我這裏什麼都教人管住，一切都非我有。」

「我的朋友，你明白了麼？我離死不遠，從我的病牀上，我聽到了客廳裏面監守人腳步的聲音，他們是我的債主們所派來，教他監視着不許旁人拿什麼東西，在我還沒有斷氣的時候，已經是什麼東西都不許歸我所有了。我盼望他們等待我死後才動手拍賣呵。」

「呵！人間這樣的冷酷無情！我錯了，不如說是上帝是正直不阿，鐵面無私的呵。」

「好吧，親愛的，你趕到拍賣的時候，來買點什麼東西吧，我此刻那怕揀擇點再細微的物品替你保留在一邊，若教別人知道了，人家竟做得出誣陷你詐欺取財呢。」

「我在死前的人生，是怎樣的悲慘呵！」

「願慈祥的上帝，讓我在未死之前還能夠見你一面！照情形看來，我們定是永訣了，我的朋友，請你原諒我不能再寫下去，那些醫生，使我放血，我已疲弱得很，我的手不許我再多寫了。」

瑪格麗特·哥吉耶

的確地，後面的幾個字也辨認不清楚了。

我將這封信交亞猛，想來他一定又在心裏讀了一遍，像我在紙上讀過一遍一樣。他一邊放好信，一邊對我說：

「誰肯相信這封信，是一個淪落煙花的姑娘寫的呢！」他又憶起舊情，將信上的字跡注視了一會，終於拿近嘴唇邊吻着。他又說下去，「當我想到，這樣一個姑娘臨死時我不曾見到，以後成了永訣，當我一想到她的待我，比一個親姊妹還周到，而我卻讓她這樣地死去，我一想到這些，我再也不能饒恕我自己了。死了！死了！她臨死還想念我，還筆底寫着，口裏念着我的

名字，可憐的瑪格麗特！

亞猛爽性讓他的回想和他的眼淚，發洩一個痛快，向我伸出手來繼續着說：

「不知道的人，以我爲這樣的一個姑娘而心碎，一定笑我太傻氣，其實是誰也不知道我教她受苦，也不知道我曾經是怎樣的殘忍，她卻是怎樣的賢慧和委屈。從前我想應該我饒恕她的，今天呢，我自慚慚不上領受她賜我的饒恕了。呵！我情願以我十年的生命，來換得在她面前一小時的哭泣。」

大凡不了解別人的悲哀，而想加以安慰，本是一件難事，可是我很同情這位青年，他這般坦白地向我表示他的悲傷，使我感到他需要我的安慰，於是我說：

「你沒有親戚朋友嗎？去找他們吧。希望他們會給你些安慰，至於我呢，恐怕我只能憐惜你，增加你的苦痛了。」

他站起身來，大步地在我房間裏來回走着，「不錯，我真的煩擾了你。請原諒我，我先沒有思量到我的苦痛會煩擾你，而且這是和你毫不相干的一件事。」

「你錯聽了我話裏的意思了，我是完全肯爲你盡力，可惜的是，我的力量還不彀使你的悲痛平靜下去。若是我和我的朋友們可以寬解寬解你，你在無論什麼事情上用得到我，我願意效勞。」

他說，「原諒我，我的悲痛，使我神經過敏了。請你讓我休息幾分鐘，好擦乾我的眼淚，不要讓街上的流氓，看見這麼哭哭啼啼的大孩子，當作笑柄，你剛才送我這本書，已經使我非常快活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恩惠。」

我說：「只要你肯給我一點交誼，只要你肯告訴我你悲傷的原因，就算是你的報酬了。發洩心裏的痛苦，你也可以得着一點安慰。」

「你說得對；但是今天我過於悲痛，即使向你述說，也一定說不清楚。改天我教你知道這一段故事，你將來再看我不是應該悲悼這個可憐的姑娘。現在，」他又揩着他的眼睛，對着鏡子看了一眼，「只希望你不要看我太沒有出息，並且允許我將來再來看你。」

這時候這個青年真是溫文爾雅；我差不多想去抱住他。可是我看見他的眼睛又盈盈欲涕，他也明白我已經覺察出來，立刻偏轉了他的視線。

我鼓勵他說：『看吧，放勇敢些。』

他回答了一聲：『再見，』強自忍淚吞聲，飛跑着去了。

我掀開窗帷，看見他走進在門口等着的一輛小馬車；他才跳進了車子，就拿出手帕掩面大哭起來。

五

好久沒有人提起亞猛的消息，倒是瑪格麗特的名字，常時有人說起。

我不知道諸位平日有沒有留心到這一件事：若是有一個素不熟悉的人，或者至少是你不關心的，一旦有人在你的面前提過他的名字以後，每每你能風聞許多關於他的事實和細情，於是你會聽到歷來不會向你提過這名字的你的朋友們，這時候大家都談起牠。你會幾乎受這個人的身世所感動，你會發覺他幾次曾在你從前的生活裏閃現過，而你沒有注意；你還可以從別人談述的這許多事實裏，找尋得出同你自己生活中的事實相關合的地方來。我之對於瑪格麗特並不全是這樣的情形，我是原來看見過她，逢到過她，認識她的面貌，也知道她的許多習慣。可是，自從她家裏的拍賣以後，她的名字特別使我覺得常在耳邊聽到；尤其是在前一章裏說過的情形之下，她這個名字還牽聯着這樣纏綿悱惻的事，我的驚奇心，便非常濃厚了。

結果甚至於我逢到我的朋友們，我向來並不和他們談過瑪格麗特的，現在必定要問到：

「一個叫做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姑娘你知道嗎？」

「是茶花女麼？」

「正是她呀。」

「我很熟悉的！」

他們說：「我很熟悉的」的答話時，還伴着一陣微笑，令人可疑的含有意義的微笑。

我再問：「那麼，這姑娘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

「是一個好姑娘。」

「就這一點了麼？」

「天呀！對了她比別的姑娘聰明些，也許心腸稍微好一點，完了。」

「你再不知道有什麼特別關係她的事情麼？」

「她曾經敗過G男爵的家產。」

「就是這一點？」

「據說她還是某某老公爵的情婦。」

「他真是他的情婦麼？」

「大家都這麼說：不管怎樣，那老公爵給了她很多的錢來花費。」

我打聽起來，老是一樣的情節。雖然我很願意知道點關於瑪格麗特和亞猛的結合的事情。

有一天，遇見一個熟悉花柳場中的朋友，我便問他：

「你知道瑪格麗特·哥吉耶嗎？」

答話同樣是那一句「我很熟悉的。」

「她是怎樣的？個姑娘呢？」

「她美麗賢淑，不幸紅顏薄命，會使我很難過呢。」

「她是不是有過一個叫做亞猛·都華勒的情人嗎？」

「那是一個高身材，金黃頭髮的。」

「對呀。」

「真有這麼一回事。」

「這個亞猛到底是怎樣一位人物？」

「是一個風流少年，爲她傾家蕩產，後來被迫着離開了她。聽說他爲了這簡直發了狂呢。」

「那麼她呢？」

「聽說她也愛他的，反正這類的姑娘也只能轂有怎樣的愛情。向她們這種人，總不能討得出比她們所能給的更多的東西來。」

「亞猛變成怎樣情形呢？」

「我也不知道。我們並不大認識他。他和瑪格麗特在鄉下同居了五六個月。她回到了巴黎來，他也便走了。」

「你從此沒有看見過他嗎？」

「一直沒有看見。」

我呢，我也再沒有看見亞猛了。我於是心裏自問着：若是亞猛還會到我這裏來，瑪格麗特剛剛死去的消息不知道是否還能够激起他舊日的情愛和痛苦，一面我又想到也許他已經忘記了死者和看我的約言呢。

但是別人或許這樣，至於亞猛，從前他在絕望的傷痛中的音調是那麽懇切，應該還不至於這樣薄情，想到這裏我又換了另一極端的想法，我猜測着難道他憂傷成病了麼？好久我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一定是他生了病或許竟至於已經死了都難說。

我老是關心着這個青年。在這關心裏面也許有我的自私的成分；也許我是想從這悲傷底下窺探出一件悱惻的故事，也許我探聽故事的願望大部分還是爲了耽心到亞猛的沉痾。

亞猛先生既然沒有到我這裏來，我就決意去找他了；找他的托詞是並不難編造的。可惜的是我不知道他的住址。問了許多的人也沒有誰知道他。

我跑到昂丹路去，心想瑪格麗特的門房也許知道亞猛住在什麼地方。門房換了一個生人了，他跟我一樣地不知道。我再到埋葬那姑娘的墳場裏去打聽。這是蒙馬特爾墳場。

那是晴朗的四月天，墳墓沒有冬天悽慘的景象了。氣候轉移的程度已經夠溫暖起活人們的心胸來。憶念死者並來到這裏訪問訪問長眠者了。我走到墳場時心裏自語着：我借了察看瑪格麗特的墳墓，總可以追尋得出亞猛悲痛的痕跡，或許還可以打聽得他現在是什麼情形呢。

我走進看墳人的小屋裏，問他在二月二十二那一天是不是有一個叫做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姑娘，葬在這蒙馬特爾墳場裏。他拿出那一大本登記着這最後安息地的住戶的表冊來翻閱，結果回答我有的是。

我請求他領導我到墳上去，在這一座死者的城市裏，也像活人的城市一樣，牠也有街道，如果沒有熟悉的引導，簡直沒法辨認。守墳人招呼一個園丁過來囑咐他這件事，園丁不等他說完就打斷他的話，說：『我知道，我知道……呵！這座墳非常好尋。』說着一邊轉向着我。

他問我：『爲什麼緣故？』

『因爲它上面有特異的花。』

『就是你料照牠嗎？』

『先生，是呀。我希望世上一切的親眷，照料他們的死者，都像那個囑咐我招呼這一座墳的青年一樣。』

我們轉了幾圈，園丁站住了，說：『到了。』

我的眼前，許多花朵整整地綴成一塊方形，若是沒有那一塊鑄着名字的白石墓碑。誰也不知道這是坟墓。石碑挺直地豎着，一圈小鐵柵圍着這墳地，墳地上面堆滿着白色的茶花。

園丁問我：『你看怎樣？』

『好極了。』

『每逢有一朵茶花萎謝了，我便換上新的。』

「誰教你這樣做呢？」

「是一個青年，他第一次來到這裏時，哭得淚人兒一般，一定是死者的好朋友。我聽說這個姑娘彷彿不是大家閨秀，有人說她從前是很漂亮的。你先生認識她麼？」

「認識的。」

「也跟那一位一樣？」園丁說時臉上帶着狡狴的微笑。

「不，我從來沒有跟她談過話咧。」

「你到這裏來看看她，這真是你的好意，那些來看這可憐姑娘墓的人，並不阻塞這個墳場呢。」

「那麼，簡直沒有人來？」

「除了那一位年輕的先生來過一次以外，簡直沒有人來。」

「他也只來了一次？」

「是的，先生。」

「從此他再也沒有來過嗎？」

「沒有，可是他回來之後還要來的。」

「那麼他旅行未歸嗎？」

「是的。」

「你知道他在那裏麼？」

「我想是在哥吉耶姑娘姊姊的家裏吧。」

「他到她那裏去幹什麼呢？」

「他去要求她允許他挖出這個姑娘來，換一塊地方安葬。」

「爲什麼不讓她在這裏呢？」

「你先生知道人們對於死人總有些奇怪的思想。我們這些人天天看見這種事。這一塊地只買成五年好埋，那一位青年卻要買一塊永遠埋葬的地，面積還要再寬大點的；這只有在新墳區才合式。」

「什麼叫做新墳區？」

「就在左邊那一塊新地段，有人正在出賣的。如果墳場的規矩向來是這種情形，那世界上也不會有這麼一座墳場了；想做到應該做到的樣子還有得可做的呢。人們是這樣地可笑。」

「我不明白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有的人到這裏來還擺出他們的架子。比如說，這位哥吉耶姑娘，算是生前過得太浪漫了，現在，可憐的姑娘，她是死了；其實跟她一樣的人也不少，別人可是沒有什麼話說。我同樣澆着她們墳上的花，哥吉耶姑娘同墳地人的親屬，知道了她是何等樣人的時候，你猜他們怎麼說法？他們說是像這種樣子的女人應該埋在另一塊地方，和窮人們一樣。你從來見過這種事情麼？我卻不大看得上眼。那些有錢的大闊老，一年來四輪，訪問他們的死人，他們親自帶着花來，你看是些什麼花呵！他們對於自己說是怎樣傷心哭泣着的人，也捨不得花錢修一修墳墓，他們在碑石上寫着他們怎樣悲哀流淚，其實是從來不曾流過眼淚的，他們對於鄰居又這麼過不去。先生，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我，我並不認識這個姑娘，我也不知道她做過些什麼事，可是我喜歡她，這個可憐的小姑娘，我小心照顧她，我賣給她的茶花決不賺錢。在死的女客中我頂中意她。先生，我們這種人，我們是一定要愛死人的，你看我們這麼忙，差不多沒有功夫再愛別樣東西了。」

我望着這個人，我的讀者不必要我費辭，想來總可以想得得我聽他說時的情緒了。

他也看出來了，繼續地說：

「聽說有人爲她傾家蕩產，她有許多情人都愛她有如寶貝。唉，我一想到爲什麼現在簡直沒有一個人來到這裏買一朵花送她，真覺得奇怪，也真難過。而且，她總算差強人意，她還算有一個墳，並且也還算有一個人記念她，有這一個便抵得多少

個。此外，我們這裏還有一些和他身世相同，年齡相仿的姑娘，你猜她們怎麼樣！唉，一齊叢葬在義塚上，我每逢聽到她們可憐的屍身扔在土裏的時候，我的心就碎了。一旦死了，再也沒有一個人理她們！我們這一行職業真不是一件快活事，更其是我們還有點心腸的人。你先生怎樣說？我也沒有法子。我有一個二十來歲的漂亮大姑娘，每逢人家捧來一個同樣年紀的女柩，我就想起她，不管這是一個闊人家的小姐或者是一個女流氓，我一樣地情不自禁，你看，我談這些故事，一定令你生厭，你到這裏來並不是爲了來聽故事的。有人叫我帶你到哥吉耶姑娘的墳上來，現在你到了這裏，你還有什麼事用得着我麼？

我問他：『你可知道亞猛·都華勒的住址嗎？』

『知道的，他住在——什麼街；至少我知道我是往那裏去拿你看到的這些花的價錢的。』

『我的朋友，謝謝你。』

我最後還看了這座花墳一眼，我不禁渴念掘發到這一堆土的深處，看這一堆黃沙到底拿這個美麗的人兒，弄成了什麼景況，心酸地走開了。

『你先生是不是想找都華勒先生？走在我傍邊的園丁問我。』

『不錯。』

『我相信他一定還不會回來，不然我早應該看見他了。』

『那麼你確信他對瑪格麗特還沒有忘情嗎？』

『我不僅確信他不會忘記，我還敢打賭他要搬動她的墳，就是爲了想再看見她一次。』

『那算什麼話？』

『上回他來到這裏的時候，第一句和我談的話就是有什麼方法能發再看見她？這只有遷葬才成功。於是我便告訴他許多要辦的手續，你知道要把死人遷葬，一定得要認識屍身才行，而且也只有家屬才有權允許這件手續，同時還得要一個警察官來監視。這回都華勒先生去找哥吉耶姑娘的姊姊，就是爲了去請求她的允許。你可以相信他回來之後，最初便要來找，

我。

我們走到墳場的門口；我再謝謝園丁，給他幾個酒錢，就依着他告訴我的地方走去。亞猛不會回來。我在他家裏留下字條，請他一到了巴黎，就來看我或者通知我相會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都華勒的一封信，報告我他已經回來了；並請我到他家裏去看他，因了他過度疲勞，使他不能出門。

六

我去看亞猛時，他正在牀上。

他看見了我，伸出他的熾熱的手來。

我向他說：『你在發燒呀？』

『沒有什麼事，不過跋涉後的一點疲勞罷了。』

『你是從瑪格麗特姊姊的家裏來嗎？』

『是呀，你怎樣知道的？』

『我知道的，你要求的事結果怎樣？』

『還可以，但是誰向你報告了我的旅行和旅行的目的？』

『墳場裏的園丁。』

『你看見了那個墳嗎？』

我差不多不敢答應。他這句話的音調，證明他還是非常痛苦，每當他自己的思想或者別人的談話引起過去的傷心，總要過很久的時間，他的情感，才始能被意志抑平。

我於是只好點頭示意。

『他是好好地照應它吧？』亞猛繼續着說。

淚水流在病人的兩頰上，他連忙轉過頭去避我。我伴爲不見，想轉換語氣，便說：

『你已經離開三個星期了。』

亞猛用手擦擦眼睛，答說：「恰好三星期。」

「這次你走了不少的路呀。」

「哦！我並不是在旅行，因為病了半個月，否則我早已回來了。才到那裏的時候，我就發燒，只好纏綿病牀上。」

「那末你動身回來的時候，並沒有完全復原呀？」

「如果再在那裏耽擱一星期，也許我會死在那裏了。」

「好啦，到底你現在已經回來了，你應該善自珍攝，你的朋友們就會來看你的。若是你允許我，我就第一個來。」

「兩個鐘頭以後我便想起身了。」

「那太不小心了！」

「不起來不行。」

「你有什么急事要辦呢？」

「我該到警察局去了。」

「你爲什麼不託別人替你去辦呢，自己去不要再添了你的病？」

「只有這一件事可以做我的良藥。我一定要再看她一面。自從我知道她死去以後，再見到她墳墓，我連睡也睡不着。我怎麼也想不到，在我們別離的時候，還是那樣年輕貌美的姑娘，竟會死去。這總得要我自己親眼看見才相信。我要看看上帝把我心愛的人弄成了什麼情況，這麼一來，那怕人的景象也許可以醫治我記憶裏絕望的悲哀。你伴我一起去，是不是……？若是不叫你費事。」

「她姊姊怎樣跟你說呢？」

「她不說什麼。她看見這樣一個生人，願意替瑪格麗特買一塊墳地，還替她造一座新墳，便立刻在我請她照辦的一張允許證上簽字。」

「請你相信我，我勸你等病痊後再辦這事。」

「不！請你放心，我會好的。我若不趕快解決這件悲痛懸念的事，我簡直要發狂。我可以立誓說，我不看見瑪格麗特，心裏總不能平靜下來的。也許這就是我心急如焚的病原，我的失眠中的夢想。但是我看見之後，會不會如杭塞先生一樣要跡跡空門，那可要等到將來再看。」

我向亞猛說，「我知道了，我完全照你的意思吧，你看見了瑜麗·都曹哈沒有？」

「呀！看見的，在我回來的一天，第一就是看見了她。」

「她把瑪格麗特留給你的紙稿交給你嗎？」

「這裏便是。」亞猛從他枕頭底下，取出一個紙捲來，連忙又歸入原處。

他說，「我差不多背熟了裏面的字。三星期以來，我每天要念牠十遍。你將來也可以讀得到的，不過少安毋躁。等我心境稍稍平靜下去，還得替你加些解釋，你才可以了解這懺悔裏面啓發的心腸。現在，我再要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

「你有一輛車子停在下面吧？」

「是。」

「那麼好了，你高興拿着我的護照，到郵政局去看看信箱裏有我的信嗎？我父親和我妹妹該有信到巴黎來了，我臨行匆促，來不及通知他們。你轉來以後，我們再去通知警察局，預備明天的典禮。」

亞猛把他的護照交給我，我便到盧梭街郵局去。果然，有兩封信是都華勒名字，我拿了回來。

等我回來時，亞猛已經穿著定當，準備出門了。

「謝謝，」他拿了他的信。「對了，」他看完封面以後說，「對了，這是從我父親和我妹妹那裏來的信，他們一定不懂我爲

什麼沒有消息給他們。」

他拆開那兩封信，與其說他是看信，還不如說他是猜猜裏面的意思，兩封信中，每一封都有四頁紙，他也沒有細念，便重疊起來了。

「他對我說，我們走吧，我明天再寫回信。」

我們同到警察局，亞猛呈上那一張瑪格麗特姊姊的委辦證給警官。警官換給他一封通知守墳人的信；說定明天上午十時遷葬。我們又約定我明天早一個鐘頭去邀他，再一起到墳場去。

我也很想看看這一幕景象，老實說我一夜都沒有睡好。以己度人，亞猛一定過那夜好似一年。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到了他家裏的時候，他臉色蒼白，但是神態還鎮靜。他微笑望我，和我握手。

他的幾枝蠟燭都點完了。在我們出門之前，亞猛還拿着一封厚信，說是寫給他父親的，裏面一定訴說了他夜來的感想。

半小時以後，我們到了蒙馬特墳場。警官已先等在那裏。我們慢慢地向瑪格麗特的墳墓走去，警官走在前面，亞猛和我隔了幾步跟着。

我們一面走着，我不時覺出我同伴的胳膊，在癢癢地發顫，彷彿時有一陣抖擻穿流他的全身。我掉轉頭來望着他；他也明白了我的意思，向我微笑。可是從他家裏出來以後，我們兩人一直還沒有說過一句話。

快要到墳前的時候，亞猛停了一下，擦乾他冒了滿臉的大汗。我也利用這一點空閒，舒了一口氣，我的心也怪緊張氣悶。

想看這種樣子的玩意，換得了痛苦的高興，這高興不知道到底是從那裏來的！我們走到墳前的時候，園丁已移開了那許多花盆，鐵圍柵也搬開了。兩個人正在那裏挖土。

亞猛倚在一棵樹上，凝望着他們。彷彿他全副的生命，都集中在一對眼光中。

突然有一柄鐵鏟碰着了一塊石頭。亞猛聽到這聲音，像觸電似的往後一退，拚命握我的手，把我的手握痛。挖墳人拿起一柄鐵鏟，填土漸漸清除乾淨了，後來只看見蓋在棺材上面的石塊，他又一塊一塊地挖去。

我留心察看亞猛時刻耽心他那樣的聚精會神的感觸，也許會教他受不住。可是他仍然注視着，睜大了眼睛地凝望，好似

瘋狂了；面頰和嘴唇有時輕輕地發顫，表示他神經不寧。

至於我自己，我只追悔我不該來。

棺材完全露出的時候，警官向挖墳人說：

「打開來。」

這兩個人依命辦理，彷彿毫無驚奇一樣。

棺材是橡木作的。他們動手旋開棺蓋上面的螺釘。這些螺釘受了土裏的潮溼，生上了鏽，所以好容易才揭開了棺蓋。冒出一陣難聞的臭味來，雖然棺木上面蓋着這許多香花也不行。

「喲，天哪！天哪！」亞猛低聲自語着，臉色更加慘白了。

這時連挖墳的人，也向後退卻兩步。

屍身裹在一幅闊大的白色屍幃裏，畫出幾道曲線來。屍幃的一端在破爛了，死者的一隻腳伸露着。

我在那時候也差不多支持不住了，現在我握筆寫到這行字時，這一幕景象，還彷彿清楚地在我的眼前。

警官催促，「快一點，」於是兩人中的一個，動手撕開屍幃，隨即擊起撕去的一端，瑪格麗特的面孔露出來了。

那模樣真怕人，說起來也教人寒顫。

她眼睛只剩兩個窟窿，嘴唇爛去，白牙齒緊緊地依次排列着。黑的長頭髮已經乾枯了，掩在太陽穴上，遮着陷下的青色面頰。我卻是還能從這臉上，認識得出從前愛嬌動人的紅顏。

亞猛的眼光緊釘着，嘴裏咬着他的手帕。

我彷彿覺得頭上緊箍着鐵環，眼前遮着一幅帷子，耳朵裏填滿了嘈聲；這時候我祇能打開偶然攜帶着的一個小瓶，放上鼻子嗅氣。

我在這錯亂中，聽得警官問亞猛說：「你認出來了沒有？」

亞猛濼聲說：『認出來了。』

警官分付：『那麼蓋起來，擡走。』

挖墳人放下屍幃，仍舊掩在死者的臉上，蓋好棺材，兩人扛着，向目的地走去。

亞猛木立着，眼睛看着這個空空的墳坑；他的臉正像方才看見的屍身那樣的慘白；情形正如化石。

我明白在慘象搬走了之後，他可以稍減痛苦，也便不再去攙扶着他。

我走近警官的身邊，問他說：『現在不一定需要這位先生到場了吧？』我說時指着亞猛。

他說：『不用，並且我還勸你將他帶走，他好似病了。』

『來呀，』我招呼亞猛，一面去挽他的胳膊。

『怎樣？』他看着我，彷彿不認識我似的。

我又說：『事情完了，你現在該走了，朋友。你臉色蒼白，身上寒顫，感情這樣激動，你會毀壞你自己呢。』

『你也說得對，我們走吧。』他機械地回答我，可仍舊不動。

我只好抓住的他手臂，拉着他走。他像小孩一樣，聽人引着，有時自己低聲地說出幾個字：『你看見那眼睛沒有？』說完他

掉轉頭來，彷彿這眼睛在後面喚他。

他腳步蹣跚，一歪一斜地移動，牙齒震抖作響，兩手發冷，全身浸在雜堪的激動裏。

我對他說話，他也不回答；祇讓我領着他走。

我們在門口找到一輛車子，才坐下來，他更加打抖，顯然是神經受了打擊；他一面又怕我就變，緊握着我的手，低聲說：『沒

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我不禁要哭吧了。』

他心跳急促，血液冒上眼際，可是眼淚流不出來。我讓他試試嗅吸我的藥瓶，等到我們走到他家裏的時候，他只剩了打抖

還沒有減退。

我和兩個僕人料理他躺倒，又生起火爐在他房間裏。我又連忙跑去找醫生，告訴他這許多的經過。

醫生連忙趕來。

亞猛臉色變紫，知覺昏迷了，囁語全無倫次，只可清楚聽見他呼喚着瑪格麗特的名字。

醫生檢視過病人以後，我問他：『怎麼樣？』

『怎麼樣，他正害着腦膜炎。只要變成瘋病，就算萬幸了。（上帝饒恕我。）好在肉體的病象壓下了精神的病，也許一個月以後兩種病都有希望醫好。』

亞猛害的病倒爽快，不是馬上醫好，便是立刻死亡。果然半個月以後他全愈了。我們的交誼日漸親密。在他病榻纏綿中，我差不多沒有離開他的房間。

春天來了，鮮花燦爛好鳥嬌啼，我朋友房間的窗戶，正對着他的花園，園裏清新的氣息，一直送到他的身邊來。醫生允許他起牀了，我們老是相對談天，從正午到兩點鐘，太陽最暖的時候，還打開窗戶靠近窗口閒坐。

我留心不敢向他提起瑪格麗特，怕的這個病人只是表面平靜，提起這名字來或許又鉤起他過去的傷心。可是亞猛正相反，他彷彿偏想談起她，但是不再像從前一樣，淚珠浸滿了眼睛，他現在談時帶着一陣溫和的微笑，這樣才使我放懷。

我留心觀察，自從他上次看過墳場以後，那一次的慘象使他冒了萬險，他精神上的悲哀似乎已經給他的大病榨佔了去，瑪格麗特的死對於他不再如從前那種景況。相信往者已矣，轉到獲得一種安慰，他忘了那些時常有的黯淡的影像，努力回憶自己和瑪格麗特結合時幸福的生活。

他病後之身，再也經不起強烈的感觸，春的快樂，環繞着亞猛，使他看見一切都含着微笑。

他固執着不肯報告他的險病給他家裏，一直到他病好了以後，他的父親還不知道他大病幾死。

有一天黃昏，我們坐在窗前，不知不覺地遲了一點。那時天氣真好，太陽在閃爍着金黃與蔚藍的黃昏裏入睡。雖然我們是在巴黎，四圍翠綠，卻彷彿使我們隔絕紅塵，祇偶時有一兩聲街車走過，稍稍攪擾我們的談話。

『差不多也就在這個季候，也像今天這般的黃昏我認識了瑪格麗特，』亞猛和我說，心裏只一味想着自己的話，並不管我對他說些什麼。

我沒有答復什麼。他才轉向着我說：『我總得告訴你這一件故事，你可以寫出一部書來，也許人家未必相信，可是寫來還

有趣味吧。」

我說：「我的朋友，停幾天再說吧，你還沒有完全復原呢。」

他微笑着和我說：「今天晚上這麼暖和，並且我已康健得可吃雞脯了，我並不發燒了，我們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幹，我完全告訴你吧。」

「既然你一定要講，我就聽着吧。」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我按照事實的順序說下去，將來你想創作時，讓你自己怎樣去安排好了。」

下面便是他向我述說的話，我差不多沒有改動幾個字。

是的（亞猛繼續講下去，他頭向靠椅背上仰下）是的，那個黃昏，就像今晚一樣。我和我的一個朋友加斯東同在鄉下玩了一天。晚上我們同回巴黎來，我們一無所事，於是又同往華李埃戲院看戲去。

有一次兩幕間歇場的時候，我們在戲場外面散步，在甬道的廊下，看見一個高身材的姑娘走在前面，我的朋友向她招呼一下。

我問朋友：「你招呼的人是誰呀？」

他告訴我：「瑪格麗特·哥吉耶。」

「她已經大變模樣，我簡直不認識呢。」我說時情不自禁，等一等你就會明白是爲了什麼。

「她害着病；這個可憐的姑娘恐怕不久人世呢。」

這些話我還記得清楚，彷彿有如昨天。

我應得告訴你，我的朋友，我已經有了兩年了，每次遇着這個姑娘，腦筋裏總引起一種稀奇的印象。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總臉色蒼白，心脈緊張。我有一個朋友，是研究星相學的，他拿我感覺的情形叫做「流體的親和。」我自己祇簡單地覺得命定了要愛上她，心裏起了這個預感。

我的朋友們都知道了我的心。他們一想到誰是我的心上人，便大開我的頑笑。

第一次我看見她是在商會坪裏，許斯店的門前。那裏停着一輛輕便的敞車，有一個穿着一身縞素衣裳的姑娘，從車上走下來。她走進店舖的時候，大家起了一陣低聲的讚嘆。我卻立定在我站着的地方，從她走進店舖的時候起，一直站到從裏面出來。我隔着玻璃，看她在舖子的裏面選着東西。本來我可以進去的，可是我又不敢。我不知道她是什麼人，怕太孟浪，被她猜到了我進去的動機。那時候我也沒有想到還可以再見到她。

她裝束雅緻；羅衫下部兩側滿綴着輕紗的飄襟，肩上一方印度的披巾，四角繡着金縷與綢花，頭上一頂意大利的草帽，腕上只帶一隻手鐲，胸前掛着一條時髦的金質項鍊。

她復坐上她的輕車，漸漸去遠。

有一個店員站在舖子門口，他目送着這位絕豔的主顧車子遠去。我向他走近，想探聽這個姑娘的名字。

他回答我說：『是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

我不敢再向他打聽住址，就走開了。

我再也忘不了她的印象，從此一見傾心，從此我到處尋覓這一個皇后般美麗的白衣女子。

幾天之後，奧伯哈·柯米格戲院有上演一齣名劇，我也去了。我第一眼看見的人，就是臺前包廂裏坐着的瑪格麗特·哥吉耶。

我同伴的青年也認識她，指着她向我說：

『你看這就是這個漂亮的姑娘。』

正在這時候，瑪格麗特拿起她的千里鏡，朝着我們這邊望，看見了我同伴的朋友，對他微笑，並作出手勢叫他去看着她。

他說：『我去和她寒暄一下，不消多少時候我就回來的。』

我不禁羨慕他說，你豔福不淺！

「什麼福氣？」

「你能去看這個姑娘的豔福。」

「難道你愛上了她麼？」

「沒有的事，」我說着，也紅起臉來了，我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說；「我不過想和她認識便是了。」

「和我同去，我給你介紹。」

「你先去徵求她的同意吧。」

「呀！天呀，和她有什麼拘束呢？來吧。」

他的話教我難過。我就憂着將來也許會證實了瑪格麗特真是够不上我的情愛。

在阿爾封斯·卡爾作的小說煙上寫着某一晚上有一個人追求一個漂亮的女子，她是他一見傾心的。只爲想親吻她的手，他已經感覺到渾身都是力量，感覺有從事一切的勇氣，戰勝一切的決心。她揚起衣裳時露出了誘惑的下腿，他簡直看也不敢看。他一心想怎樣把這個女子弄到手的時候，她卻站在路角，拉他到她家裏去坐坐。

他卻立刻掉頭不顧，穿過街心，大失所望地回到家裏。

我記起這件故事，此刻本來正打算爲當前的這個女子受苦的，因此也就心怕她太容易接見我，怕她太容易愛我，我卻是願意經過長期等待和重大痛苦，才將她得到手的。這些男子總希望這樣的。而且做着美夢，可替感官留住一點詩意。肉體的欲求也剩有這一點魂靈夢想的餘地。

倘使有人向我說：你今晚可將這個女子弄到手，可是你明天就得被人殺死，我卻寧願答應。若是再有人說：給她兩百佛郎，你就可以作她的情人，我要斷然拒絕，我寧願哭泣一場，像小孩子夢醒時哭泣他失掉的夢境一樣。

可是，我還是願意認識她的，這是考察她究竟是怎樣的人唯一的方法。

於是，我向我的朋友說明，我一定要請他先去徵求她認識的同意。他走後，我隨意在甬道裏踱步，心裏想像着她走來看我，

我的態度應該怎樣。一面我在腦筋裏，拚命思想和她接談的話。

愛情不啻如兒戲呀！

「會兒，我的朋友又下來了。他說：『她在等着我們的。』」

「她只有一個人在那裏麼？」

「還有一個女伴。」

「有別的男子吧？」

「沒有。」

「我們去吧。」

「我的朋友向戲院門口走，我對他說：『走錯了呀。』」

「她囑咐了我，我們先去買點糖果。」

我們走進了歌劇場夾道的一家糖果店裏。我簡直想把整個店裏的東西買了去；我留心我的朋友到底想買些什麼東西，他正對夥計說：「蜜餞葡萄一斤。」

「你知道她愛吃這個東西麼？」

「誰都知道的呀，她從來不吃別的糖果。」

他走出店門之後，繼續着說：「你知道我要介紹給你的，是怎樣的一個姑娘麼？你不要想她是一位公爵夫人，明白地說她，就是一個妓女，毫無疑義的妓女，所以我的好朋友，你也不必跟她拘束，你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吧。」

「好了，好了。」我吞吞吐吐地回答，一邊跟着他走，一邊思量着壓下熱情去。

瑪格麗特見我走進包廂的時候，就哈哈大笑起來。

我卻是愛着她的愁容的。

我的朋友替我介紹，瑪格麗特向我微頷，隨即說：

『我的糖果呢？』

『在這裏。』

拿糖包時她的眼睛注視着我。我眼光低垂，臉上紅漲起來，她和同伴附耳低語幾句，接着兩人都哄然大笑。

一定是我成了她們的笑柄，我僥倖無措。我在這期間裏，本有一個情婦，那情婦溫柔多情，可是她待我的情感和來信的哀愁，每令我發笑。此刻從我自己感到的苦痛推想過去，我才明白從前我教她怎樣難堪；片刻之間，我非常記念起她來。

瑪格麗特吃着葡萄，不再理會我了。我的介紹人在旁也看不上眼。

我的朋友說：『瑪格麗特，都華勒先生沒有跟你說話，你別當他木訥，你打攪得他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了。』

她說：『我看這位先生陪你到這裏來，就因為你不高興一個人來的緣故。』

我說：『未必這樣吧，我爲什麼要請埃爾內斯特來要求你允許介紹我呢？』

『這也不過是爲了遲延躲不脫的時間罷了。』

只要稍微和瑪格麗特性格一樣的女子往來過的人，大概都知道她們對於第一次會面的人，常常喜歡用點小聰明纏夾別人的意思，來調侃人家。這自然是她們對於每天在一齊厮混的人，常常使她們忍受委屈的報復。

此外同她們酬答還得要有某一種的習慣，我所沒有的習慣；並且我從前想到瑪格麗特的一些念頭，也是她開頑笑的材料。我隨即立起身來向她告辭，說時掩藏不住我異樣的音調：

『小姐，如果你想我真是這樣，那我只好請你原諒我的鹵莽，並且只好向你告辭，請你相信我決不至於再來冒犯。』說完之後，我行禮出來。

我才關上包廂間的門，又聽到了第三次的哄堂大笑。這時候我心力交瘁切望着有人能攙扶着我。

我回到我的池座裏。臺前正敲着開場鑼。埃爾內斯特也回到我的身邊。

他坐下以後和我說：『你怎樣了，她們當你瘋了呢。』

『我走了以後瑪格麗特說些什麼話？』

『她笑了，她向我說她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可笑的人。可是你不要當初便失敗了。但你對於這種女子也不必那樣必恭必敬。她們也不懂得什麼叫做大方和禮貌，正像些狗一樣，你拿香料給牠們，牠們倒覺得氣味不好，它們祇愛倒在臭水溝裏。』

我強自鎮靜說：『不要緊，我永遠也不再見這個女子了，在我未認識她以前我還滿意她，現在認識了以後，情形就正相反了。』

『呵！總還有一天我可以看見你和她緊坐在包廂裏，可以聽到你爲她毀滅自己的消息。自然，你並不錯事，可是她是沒有受過好教育的，不過她是很好的一個情婦呢。』

幸虧臺上開幕，我的朋友才停住說話。我也不知道這時候臺上在演什麼戲，那時我常擡起眼光，望着剛剛匆匆離去的包廂，還記得時刻有些新的客人在這包廂裏來去。

可是我也不能忘記瑪格麗特。這時候我心裏起了另一種的感情。我覺得現在應該先撇開她給我的侮辱和我自己的可笑，不去管它；我打算着我要弄過這女子來，那怕拿我所有的家產花完。我要堂堂地取得我方才放棄了的地位。

戲臺還不曾開幕，瑪格麗特和她的朋友就離開了她們的包廂。我也起身離開我們的池座。

我的朋友問我：『你走了嗎？』

『是？』

『爲什麼？』他看出來包廂裏已經空了，又說：『去吧，去備好運氣，或者不如說碰最好的運氣。』

我出來了。

在石階上，有衣衫絳繚的響聲，和細語聲。我躲在一旁，不讓他們看見，我瞧見那兩個女子走過，還有兩個青年男子陪伴着。

在戲院進門的敝廳裏，一個小僕向她們走來。

瑪格麗特說：『去叫車夫到英國咖啡店門口等着，我們一直步行到那裏去。』

幾分鐘以後，我蹣跚在大街上的時候，看見了瑪格麗特正坐在一間雅座的窗下，倚着窗外的欄杆，片片地摘去她那茶花束裏的花瓣。

兩個男子中的一個，斜靠在瑪格麗特的肩上，在同她低語。

我走進對面的金屋咖啡店，坐在第一層樓的客座裏，我的眼光仍然看着對面咖啡店的那一扇窗戶。

在午夜一點鐘的時候，瑪格麗特和她的三個朋友一齊坐上她的車子。我也跳上一輛小馬車，追蹤前去；她的車子走到昂丹路九號的門前停止了。瑪格麗特下車，一個人回到她家裏。

我很湊巧知道了她的住址，這樣湊巧使我很高興。

從此以後，在遊藝場中，在尚賽利塞樹林裏，我常看見瑪格麗特。她老是那樣愉快，我也老是爲她動情。有一會，隔了半個月的時間，我到處沒有看見她了。我去尋加斯東打聽她的息消。

他告訴我：『那個可憐的姑娘正病得厲害呢。』

『害的什麼病呀？』

『她本來有肺癆病的，她過去的生活又是不許她自己珍重，現在她已經躺在牀上，也許離死不遠了呢。』

人心真是奇妙莫測，我差不多高興她害那個病。我每天都到她那裏去打聽她的病狀，也不留下我的名片，更不記下我的名字。後來我知道她病好了，又知道她動身往巴奈爾去。

時間過得很快，且不說紀念的話，就連這一回事的印象，也日漸消蝕。我自己四處跑動；許多工作，許多生活習慣，還有新的愛情故事，替代了這個念頭；即使想到了牠，也只當作青年人的逢場作戲，過後也付諸一笑。

並且自從瑪格麗特動身以後，我也見她不着，便更加沒有什麼值得紀念這件事情了，所以，前面我已經同你說過，弄到後

來她在華立哀德戲院的環廊裏從我身邊走過的時候，我簡直不認識她了。固然她那時候是蒙着面幕的；但是，在兩年前不管她怎樣蒙着的，我連不用着細看也認得出她來；就是猜猜也就猜到了。

雖然是這樣，我一旦知道了是她，心裏也不禁仍復鼓動，兩年的離別，和別後產生的冷漠，只須一朝輕輕地觸着她的衣衫，我們的隔膜便一齊化作輕煙消失了。

八

（亞猛停了一會之後繼續講下去）可是我一面雖然自己明白還在愛着瑪格麗特，一面又覺得比從前自尊些；我在重新和她往來的欲望中，也想讓她知道我是比她高一等的。

人們爲了要達到內心的要求，往往不惜繞出多少灣路，編出多少理由的！

因此，那時我也不再在環廊裏傻待着了，我回到我的座位上，眼光向全場一掃，看看她坐在那一間包廂裏？

她只一個人坐在樓下的臺前廂房裏面。我已經說過，她的模樣改變了，我再不能從她的嘴唇上，找出漠然的微笑來，她被病纏着，臉容清瘦。雖然已經是四月的天氣，可是她還穿着冬服，全身都是絲絨。

我注視着她，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看了我一會，又拿出視遠眼鏡來細看，她對我似曾相識，卻又不能確實說出我是誰，因爲當她放下視遠眼鏡的時候，她唇上泛着一陣微笑（這女子媚人的敬禮！）這笑容像是準備回答我向她招呼的禮節的。但是我並不招呼她，故意對她冷淡，裝出她回憶起來了，我倒忘記了的一副神氣。

她當看錯了，又掉過頭去。臺上幕開了。我已經在戲院裏逢見瑪格麗特好幾次，可是我從來沒有看見她在正經地看戲。我呢，也不留心臺上的戲，只關心着她，同時也盡力不教她覺出。

我看見了她向對面包廂裏面坐着的一個人招呼；我再留心看看那一間包廂，原來是一個略爲面熟的女人，她從前也會竇過笑，後來打算做坤角，沒有成功，再後來決意營商，靠着她認識一般巴黎的時髦女子，於是開了一家女時裝店。

我在她身上找到和瑪格麗特碰頭的機會了，想着趁她眼睛朝我這邊看時，我就向她招手問好。果然達到目的，她招呼我到她的廂房裏去。

女成衣的名叫坡于當司·都凡諾亞，她是一個四十來歲的胖女人，向她們這種人探聽點什麼事，大抵不用什麼手段，尤

其是像我所想探聽的這一類的事情。

我趁她再向瑪格麗特招呼的機會問她：「你這麼招呼的是那一位？」

「瑪格麗特·哥吉耶。」

「你認識她麼？」

「對了她是我店裏的主顧，又是我的鄰居。」

「那麼你住在昂丹路？」

「昂丹路第七號。梳妝間的窗戶正對着我房間的窗戶。」

「有人說她是一個迷人的姑娘呢！」

「你不認識她麼？」

「並不認識，但是我很想認識她。」

「讓我請她到我們包廂裏來好嗎？」

「不，我想最好是你介紹我給她。」

「可是在她家裏嗎？」

「是呀。」

「這恐怕不十分便利。」

「爲什麼呢？」

「因爲有一個妒嫉的老公爵保護着她。」

「保護」倒是一件漂亮事情呢！」

坡于當司說：「是的，是保護。可憐的老頭兒，做她的情人未必很便當呢。」接着坡于當司告訴我瑪格麗特怎樣在巴奈爾

認識老公爵的故事。

「她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今天只一個人到這裏來麼？」

「是啊。」

「但是停一會兒誰陪她回去呢？」

「便是那個人。」

「那麼他就要來找她麼？」

「一會兒便來的。」

「可是誰陪你回去呢？」

「沒有人呀。」

「讓我自己推薦吧。」

「可是你還有一個朋友在一起吧，我想。」

「那麼，我們都來奉陪好了。」

「你的朋友是誰？」

「是一個漂亮的孩子，聰明伶俐，他一定很高興認識你的。」

「好，就這樣吧，看完這齣戲就走，因爲我看過前一齣。」

「好的，我去通知我的朋友。」

「你去吧。」

「喂！我正要走的時候，坡于當司又招呼一聲，「你看那個公爵走進瑪格麗特的包廂裏來了。」

我留心看過去。一個七十歲光景的男子，剛剛來坐在那個青年女人的後面，遞給他一袋糖果。她隨即微笑着從袋裏取糖，

後來又拿這口袋向廂房前面遞送，向坡于當司做一個手勢，意思是說『你不要』。

「不要。」坡于當司說。

瑪格麗特拿回糖袋，轉過頭去，開始和公爵絮語。

這些瑣事不值得多談，但是她的一切，還清晰地在我腦海中，今天簡直禁不住一一浮在心頭？

我走下來告訴加斯東我的手段，他也贊成。我們離開了池座，走上都凡諾亞太太的包廂裏。剛剛我們打開了池座後面的門，我便被擠得停在一旁，讓瑪格麗特和公爵走過，他們已經出場了。

這時候我真寧願減卻我十年的生命，換得像這個老頭兒所處地位的片刻。

他們走上了大街之後，他請她坐上了一輛輕快的馬車，他親自趕着，兩匹駿馬得得地戴着他們遠去。

我們走進坡于當司的包廂，散場之後，我們出來雇了一輛街車，直送我們到了昂丹路七號。在門口坡于當司請我們到她家裏去參觀她自鳴得意的店舖。我當然十分贊成。

我彷彿覺得漸漸和瑪格麗特接近了似的，在談話中馬上便談到她，我問坡于當司：那個老公爵此刻正在你的鄰居的家裏？

「不，她大概是一個人吧。」

加斯東說：「她得淒涼地獨守空閨啊！」

「我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度過的，有時她從外面回來，便喊我過去。她從來沒有在夜間兩點鐘以前睡過，再早她便睡不着。」

「爲什麼呢？」

「她有肺病，幾乎每晚身體發熱。」

我問：「她沒有情人麼？」

『我走的時候從來沒有看見有人還留在那裏；可是我並沒有說是我走了以後再沒有人來。我有時晚上在她那裏，見到某一個伯爵，他想着夜晚十一點鐘來看她，算是對她獻殷勤；儘管她要多少珠寶他都奉獻給她；她卻看他很討厭。其實她這點事做錯了，那伯爵是一個很有錢的公子呢。有時候我勸她也是白費口舌，我說：『我的好孩子，這正和你相配呢！』她平時本來還順從我的話，可是一聽到這句話，就掉過背去，回答我一聲說是他太蠢了；我也承認他是蠢材，但是這對於她總算有了一個地位，那個老頭兒公爵差不多風燭殘年了呢。老年人都是自私的，他的家庭父老是怪他不該愛瑪格麗特，你看這就有兩方面，都是叫他一點不留給她什麼。我規規矩矩地勸她，她老是回答說，等公爵死了之後，還有的是時候，再弄伯爵上手。』

坡于當司又說：『她這種生活法也有她的理由。我知道是辦不到的。如果是我，我老早搬走這個老頭兒了。這個老貨真不要臉，他喊她是他的女兒，看她像小孩子一樣，老是跟着她。我相信現在就在這門口街上，一定他的僕人正在來回地踱着，看有什麼人從她屋子裏出來，尤其是要看有什麼人進她屋裏去。』

『呀！可憐的瑪格麗特！』加斯東說着，坐近鋼琴前面去彈奏華爾茲跳舞曲，『我還不知道這件事情呢。可是我看她近來的神氣，卻不像從前那麼高興了。』

『喂，別響！』坡于當司說，一面側着耳朵聽。加斯東停止了他的琴聲。

『我以爲她在喊我。』

我們也用心聽。果然有人在喊坡于當司。

『對不住，先生們，你們請走吧。』都凡諾亞太太向我們說。

『哈哈！你說招待便下逐客令嗎？』加斯東笑着說，『我們要高興走的時候才走呢。』

『爲什麼我們要走？』

『我要到瑪格麗特那裏去。』

「我們等在這裏好了。」

「不成。」

「那麼我們跟你一起去。」

「更不成。」

加斯東說：「我和瑪格麗特認識的，有資格到她那裏去拜訪她。」

「但是亞猛和她素昧生平呀。」

「我可以介紹的。」

「這不成。」

我們又聽到瑪格麗特喊坡于當司的聲音了。坡于當司跑到她的梳妝間裏去。我和加斯東也跟在後面。她開了窗，我們兩人藏着，不讓外面看見。

「我喊了你十分鐘了，瑪格麗特站在她的窗口不耐煩地說。」

「你叫我做什麼？」

「我馬上要你來。」

「爲什麼？」

「因爲N伯爵還在這裏，他簡直麻煩死我了。」

「現在我走不開。」

「有誰阻擋着你？」

「我家裏有兩個少年，他們不肯走。」

「對他們說你要出來。」

『我已經告訴他們了。』

『就讓他們留在你那裏好了；他們看見你出來了之後自然就會走的。』

『他們要把東西都翻得亂七八糟的！』

『他們想怎麼樣呵？』

『他們想來看看你。』

『他們叫什麼名字？』

『有一個你認識的，他名叫加斯東·R先生。』

『呀！是的，我認識他；另外一個呢？』

『亞猛·都華勒先生。你不認識他吧？』

『不認識他；但是都讓他們來好了，除了伯爵以外，誰都可以來。我等着你呀，快點來。』

瑪格麗特關上窗，坡于當司也關上了窗。

瑪格麗特方才在戲院裏，還記得我的面貌的，可是忘記我的名字了。我寧願她記着我，那怕對於我不利，卻不願意她忘記了我。

加斯東說：『我早知道她高興見我們的。』

坡于當司回答說：『她未必是高興吧。她接待你們爲了好趕走伯爵。留神不要像他那樣土氣呀，否則我是知道瑪格麗特的，她會和我不行。』

我們和坡于當司一同下樓。

我身上彷彿寒顫，覺得這一次拜訪，會對於我的生活大起影響。我覺得比上次在奧伯哈·哥密格戲院的包廂裏面介紹的時候還更加動感。

走到她的門前時，我的心跳得很利害，甚至像失卻了知覺。

鋼琴聲傳到我們的耳裏。

坡于當司伸手按鈴。

鋼琴的聲音停了。

一個可以說大姐不像女僕神氣的女子走來，替我們開門。

我們走進大客廳，從大客廳裏走進裏座，這個裏座在這時候同你從前看見時是一樣的。

一個青年倚立在壁爐前。

坐在琴前面的瑪格麗特，雖然她的手指在鍵上滑溜，可是總不入調。

這是多氣悶的一幕景象。男子因為對方沒有看他在眼裏，非常窘困，女子卻討厭這個晦氣人物的拜訪。

瑪格麗特聽到了坡于當司的聲音，就立起身來，向都凡諾亞太太送了一個道謝的眼色，使望着我們走來，並且說：

『先生們，請進來，不勝歡迎之至。』

九

瑪格麗特向我的同伴說：『晚安，我的好加斯東。我很高興見到你。在華立哀德戲院裏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坐到我的包廂裏來呀？』

『我不敢造次。』

『朋友們。』瑪格麗特特別加重說出這幾個字，彷彿故意要給在場的別人聽到，意思是說那怕她待加斯東這麼親密，加斯東從往日到現在仍然只是一個朋友。『朋友們決不會有什麼造次的。』

『那末這樣說來，你允許我向你介紹亞猛·都華勒先生了？』

『我已經囑咐坡于當司辦這件事了。』

『小姐，我並且是，』這時候我開口說，鞠着躬，好容易吐出勉強可以聽得出的幾個字音，『我已經有過被人介紹你的光榮呢。』

瑪格麗特閃着眼睛，彷彿在回憶，但是她記不起來了，也許裝作沒有記起。

我又說：『小姐，我感謝你沒有記起這第一次的介紹，因爲我那時太可笑。而且也一定很煩擾了你。這是兩年以前在奧伯哈·哥密格戲院裏的事，同我一道的還有埃爾內斯特。』

『呵！我記得了！』瑪格麗特微笑地說。『那並不是你的可笑，那是我的淘氣，現在我也還有一點兒淘氣，但是到底比從前好多了。你已經饒恕我了吧，先生？』說完向我伸出手來，我握住親吻着。

她又說：『這是真的，你想想看我那時候脾氣多壞。第一次會見的人們，我老是喜歡要使他們難受。我真是太傻。我的醫生說因爲我是神經質，而且常常鬧病的原故；請你相信我的醫生好了。』

「但是你現在像是很健康的。」

「呵！我害過一次大病。」

「這事我知道的？」

「誰讓你知道呢？」

「大家都知道；我常常來候你的消息，後來才欣悉你病好了。」

「一直沒有人將你的名片交給我。」

「我總是沒有留下的名片。」

「據說有一個青年，在我病的時候，他每天都來打聽我的病況，並且從來都不願意留下他的名字，難道你便是這個青年嗎？」

「對了。」

「那樣一說，你不單饒恕了我，還這麼對我好心。伯爵，你呀，你就辦不到。」她對我丟了一個眼色以後，掉過頭去望着伯爵說。這種眼色是女子們常用以補足她們對於一個男子的意見的。

伯爵答辯說：「我認識你祇在兩個月前呀。」

「那麼這位先生，他祇在五分鐘前才認識我呢。你老是說些傻話。」

女人總愛尖利地攻擊她們不喜歡的人。

伯爵咬着他的嘴唇，臉色發紅，我很可憐他，看去他彷彿同我一樣地鍾情，瑪格麗特這麼老實不客氣地待他，尤其是當着兩個生人的面前，太令他難堪了。

「剛才我們進來的時候，你在奏着音樂，」我插了嘴，想變換談話的方向。「你可以拿我當熟朋友看待，仍然彈下去麼？」她說着躍向沙發椅上坐下，還以手招呼叫我們也坐下來，「加斯東很知道我按的是那一種譜子的。這只有單是我同伯

爵在一起的時候是好的，但是我不願意教你們受這種罪。」

「你在這一點上，倒特別看得起我呀？」N先生說時，帶着勉強做出的清秀俏皮的微笑。

「你不用怪我；還就只有這一點特別看待呢。」

這一句話之下，這個可憐的孩子不能再說別的話，他彷彿哀求似的望着瑪格麗特。

「說起來，坡于當司，」她說，「我託你辦的事已經做了沒有？」

「已經做了。」

「好的，停一會，你再告訴我吧。我們現在有話談，我沒有和你談完話你不要走呀。」

我說，「恕我們的冒昧。現在我們——或者不是說我——已經得到了第二次介紹，可以忘記第一次的事了，我們少陪了，加斯東和我。」

「不，我並不是說你們的。正好相反，我希望你們留一會兒，」

伯爵掏出一只貴重的時錶來看看鐘點：

他說：「這是我到俱樂部去的時候了。」瑪格麗特不說話，伯爵只好離開了壁爐，走向她說：

「再會，小姐。」

瑪格麗特立起身來，答說：「再會，親愛的伯爵，你已經要走了？」

「是的。我怕的煩擾了你。」

「你今天也並不比往日更煩擾我。幾時再見到你呢？」

「隨便你允許我什麼時候。」

「那麼，再會吧。」

你總承認吧，她真是忍心。

幸虧伯爵是受過很好的教育，而且性情涵養。他只好握着瑪格麗特憤散地向他伸出的手親吻一下，向我們行個禮就走了。

他走到門口的時候，瞧着坡于當司，這一位聳一聳臂膀，神氣是說：『你叫我怎麼辦？能辦到的我都辦了。』

瑪格麗特在喊：『娜寧，拿燈照一照伯爵先生。』

我們聽到了樓下開關門戶的聲音。

瑪格麗特轉回後叫起來說：『好了，他總算走了；這個孩子真討厭死我了。』

坡于當司說：『我的好姑娘，你對他也真太薄情了，他這樣好心腸和這樣客氣待你。你看你的壁爐上面又是他送你的一只錶，我想，這錶的原價至少要五千佛郎。』都凡諾亞已經走近了壁爐，拿着她才談到的寶貝在手裏頑，模樣很是羨慕。

瑪格麗特坐近鋼琴面前說：『親愛的，若是我將他的贈品和他的談話比較，我覺得我允許他的拜訪太廉價了。』

『這個可憐蟲正愛着你呢。』

『若是我要去聽所有愛我的人的說話，那我要連吃飯的功夫都沒有了。』

她的手指放在琴上來回按了一陣，掉過頭來向我們說：

『你們要吃點什麼？我自己想喝一點五味酒。』

『我想吃一點雞。』坡于當司說：『我們就吃夜飯好吧？』

加斯東說：『是啊，我們去吃夜飯吧。』

瑪格麗特說：『我們不必出去，就在這裏吃吧。』她按了鈴，娜寧應聲來了。

『叫他們預備夜飯？』

『要吃些什麼呢？』

『隨便，可是立刻就要，立刻！』

娜寧走出去。

瑪格麗特雀躍地說：「得啦，我們吃夜飯吧。那個蠢伯爵真討厭！」

我越看這個年輕的姑娘，越覺得她迷住了我。她的美麗令人沉醉，她的豐姿有似弱柳臨風，我簡直迷失在幻想裏。

我不知道心裏在想些什麼。我全副的心靈寬恕她的放浪，全副的心靈讚賞她的美麗。她不屑於接受一個年輕有錢的男子對於她那麼傾倒的情愛，這一件實證，使我原諒她所有已往的過失。

她身上流露着一種誠實天真。雖在她的墮落生涯中，我們還可看得出她還保留着純潔。她的穩定的步態，柔和的身材，紅豔而張開的鼻孔，說明她是這麼樣的一種強烈的氣質。肉慾的香氣蕩在周圍，正像東方那種的香水瓶兒一樣，不管你封閉得怎樣嚴密，仍然吐露出瓶裏含着的異香來。

不管是她的氣質或病態，從這個女子的眼光裏，時常可以閃灼着希望。這愛過她的人真可以說是天堂的啓示。但是愛過瑪格麗特的人已經算不上數，她不理那一回事了，還有她愛過的人也還沒有算上。

總之，從她的身上，同時我們看出一個名花墮落的處女，也看出一個容易轉變為聖潔的處女的娼妓來。她的靈魂裏還保存着驕傲與自立。這兩種感情，在損傷了以後就和羞恥是同樣的意義了。

我不能說一句話。我的靈魂集注到我的心坎上，我的心集注到我的眼光裏。

她忽然對我說：「我記起來了，從前我病的時候，天天來打聽我的消息的，就是你呀！」

「對了。」

「你知道這是很漂亮的事，這件事！那麼我怎樣酬謝你呢？」

「允許我常常來看你便好了。」

「只要你高興，在下午五點到六點，十一點到夜半儘管過來。喂，加東斯，請你彈一曲「來舞華爾茲。」」

「爲什麼？」

「一來爲了我高興聽這曲；二來因爲我一個人還不會彈這譜。」

「到底你不會彈那一節呢？」

「第三段，變高半音調的那一節。」

加斯東站起身來，坐近鋼琴，開始按麥衛伯爾製作的這一曲妙樂，樂譜放在琴前譜架上。

瑪格麗特一手扶在琴上，眼光望着琴譜，好似隨着一個個的音符流轉，口裏還在低聲唱和；加斯東按到了她說過的一節羅蘭的時候，她就放聲唱出來，一面手指放在琴鍵上按彈。

「*Re, mi, re, do, re, fa, mi, re,*」就在這裏我不會彈，你再來一遍。」

加斯東重彈一遍，彈完後瑪格麗特向他說：

「現在讓我試試看。」

她坐下來試彈，她的指頭彷彿不服從指揮，又在一個音符上弄錯了。

她像小孩子一樣的聲音說：「爲什麼呢？我老是不會彈這一個關節！有的時候，爲了這一點，一直弄到夜間兩點鐘，你可相信吧？我想起那個蠢貨伯爾，他能不要譜子彈得很好，就是爲這一點也叫我厭恨了他。」

她再彈一遍，又是不行。

「真見鬼，什麼衛伯爾，什麼譜子，什麼鋼琴吧！」她拿起樂譜冊，扔向房間的那一邊。「怎麼我老是不會彈這連續的八步短音呢？」

她組着手臂，望着我們，腳在地上蹬着。臉上血也泛紅，一陣輕微的咳嗽，使她的兩唇微開。

坡子當司正脫去了帽子，對着鏡理她的頭髮，見了這說：「看！你又在那裏動氣，來摧傷自己。還是讓我們去吃夜飯吧；我簡直要餓死了。」

瑪格麗特再按一次鈴，又坐到琴前，曼聲低唱一支小曲，琴聲很和諧地伴奏着。加斯東也知道這一個曲子，於是他們和着

唱起來。

我親切地向瑪格麗特帶着懇求的口氣說：『別唱這些淫詞吧。』

『呀，看你真貞潔呵！』她笑着回答我，向我伸出手來。

『這是爲了你，並不是爲了我。』

瑪格麗特做出一個姿勢，彷彿在說：『呵！我久已和貞潔絕緣了。』

娜寧在這時候來了。

瑪格麗特問：『夜飯好了吧？』

『小姐好了，一會兒就好了。』

坡于當司向我說：『恐怕你還沒有好好看過這一棟房子來，我領你去看看。』

你是知道的，客廳多華麗呵。瑪格麗特陪着我們走了一陣，後來她招呼加斯東一聲，和他一起往餐室裏去看夜飯預備公當了沒有。

坡于當司看見一具古董陳列架上，隨手取出一尊薩格斯彫像來，說：『哦，我不知道你有這麼一個小寶貝人物呢！』

『什麼東西？』

『手裏擎着一只鳥籠，裏面還有一隻小鳥的那一個牧人。』

『若是你喜歡，你拿了去吧。』

『謝謝，我怕叫你割愛了。』

『我本來打算給我的老媽子的，我覺得它難看的很，既然你喜歡牠，拿去好了。』

坡于當司其實只看了禮物，至於禮物是怎樣來的，她卻並不關心。她把彫像放在一邊，引着我到梳粧間裏，指着壁上懸掛的兩塊浮彫像告訴我說。

「這是G伯爵，他曾經迷戀過瑪格麗特的，也曾爲她脫籍的，你認識他麼？」

「我不認識他。還有這一塊像呢？」我指着另一塊像問。

「這是L小子爵，他是被迫走的。」

「爲什麼？」

「因爲他差不多爲她毀了。這又是一個愛瑪格麗特的！」

「想來她也一定很愛他吧？」

「她可是怪僻，誰也從來不知道她到底愛什麼。他走的那一天晚上，她照常在戲場裏，可是在他動身走的時候，她哭了一場。」

正談着，娜寧來了，請我們去用夜飯。我們走進餐室的時候，瑪格麗特斜倚着牆壁，加斯東牽着她的手，低低地向她說話。

瑪格麗特回答說：「你別傻，你很知道我是用不着你的。也犯不上要整整兩年的時光，才始認識得出我這種女子來，還想要求做她的情人。我們這種好對於一個人，要則馬上愛他，不要則永遠也不愛他。好了，各位先生，請坐。」

瑪格麗特避脫了加斯東的手，安置他坐在她的右邊。我坐在她的左邊，接着向娜寧說：

「你先去關照廚房裏一聲，若是有人叫門，不要睬他。」

她吩咐這話時，已經是夜間一點鐘的時候。就餐時大家吃喝和笑語。過了片刻，大家高興到了最高度，甚至說着愛語和情話，引得娜寧，坡于當司，瑪格麗特們鼓掌狂笑。加斯東很高興；他本是一個好心腸的孩子，可是性格有點被幼年的不良習慣教壞了。有一個時候，我想忘記了自己，勉強讓我暫時同污合流，也隨着一起高興，好似逢場作戲一樣。可是，我終於不能和他們一起喧笑。我的酒杯裏始終還是滿滿的，我眼看着這樣二十來歲的一個美姑娘，她喝起酒來談起話來簡直像一個腳夫，笑起來愈是旁人說得不堪愈是笑得起勁，我漸漸地爲她傷心起來。

我看這種高興，和這種喝酒談笑的態度，對於別的同席客，雖然認爲是墮落生活習慣力量的結果，對於瑪格麗特卻是一

種忘記現實的要求，是一種病態和神經的激刺。她每喝完一杯香檳酒時，兩頰上就泛起火燄樣的紅暈，又引起一陣咳嗽，初就餐時還咳得輕微，後來愈咳愈凶，末了她每咳時，都仰起頭來靠在椅背上，兩手用力地按捺胸部。

她身體柔弱，每天受着這樣的磨難，我真替她悲傷。

後來，我就心着的一件事終於臨到了。晚餐將畢，瑪格麗特咳嗽得更厲害。我彷彿覺得她的胸口內部正要碎裂似的。可憐的她，臉上都紫漲起來，痛楚得閉住眼睛，拿起飯巾擦她的嘴唇，巾上隨即染了一滴血色。這時候她立起身來，跑到她的梳粧間裏去。

加斯東問：『瑪格麗特她怎麼了？』

『她怎麼了？她笑得太多了。笑得吐出血來了。』坡于當司說：『呵！沒有什麼事，每天她都來這麼一回的，她一會兒便來。讓她一個人去好了，她願意這樣。』

我忍不住了，坡于當司和娜寧在驚訝之下，她們喊不住我，我跟隨瑪格麗特走上前去。

她走進的那一間房裏，只有桌上點着一枝蠟燭。她躺在一張大沙發椅上，敞開外衫，一手按在心口，一手垂在椅子外面。一盞銀盆放在桌上，盆裏貯着半盆清水，水面浮着幾縷血絲，像大理石的雲紋。

瑪格麗特的臉色慘白，半張着嘴，想換過氣來。胸部鼓着窒息的氣，呼出以後，似乎稍稍使她輕鬆了一點，她也因此得到幾秒鐘舒適的感覺。

我走近她去，她並不驚動，我坐了下來，握着她放在沙發椅上的那一隻手。

她微笑地向我說：『哦，原來是你。』

也許她見我的臉色慌張得很，因為她便問：

『難道你也病了麼？』

『不，你還覺得不舒服麼？』

她用手帕擦着咳嗽催出來的眼淚說：『不，現在我已經弄慣這毛病了。』

『你太摧殘自己了，小姐。』我深情地說。『我情願做你的朋友，你的親屬，我要勸阻你別這樣再使自己受苦。』

她像苦笑地說：『這不是大不了的事呀。你看看別人還有誰關心到我也因為他們都很明白這個病是沒有法子治的。』

她說完後，站起身來，拿起蠟燭放在壁爐上，對着鏡子自照。

『我多麼慘白呀！』她說時一邊扣起外衫，舉起手來掠掠她散亂了的頭髮。『呀！別擔心！我們再去坐上桌子吧。你來麼？』

我本來是坐着的，一動也不動。

她知道我的心爲她感動，便走近我的身邊，向我伸出手來，說：

「看吧，來呀。」

我握住她的手，拿到我的脰邊吻着，我的淚珠真的忍不住了，流出來潤濕了她的手。

「怎麼了？你還像一個小孩子！」她又坐下來靠近着我，「看你曾哭過了，你可有什麼事？」

「你看我一定很不懂事的，——可是我剛才看見的事情，使我感到異樣地難過。」

「你的確是好心，可是你叫我有什麼法子？我夜間失眠，只好聊以消遣。並且像我這種女子，多一個少一個有什麼關係？醫生告訴我說我咳出的是肺血，我祇有裝出相信他們的神氣，這就是我所能做到的事了。」

我情感激發地說：「瑪格麗特，你聽我說吧，我也不知道你的地位對於我的生命會有多大的影響，可是我想在現在，再沒有誰，甚至連我的妹妹也算在內，使我關心她像關心你這樣的了。從我認識你以來就是這樣的。那麼好吧，看上帝的面上，你善自珍攝，別再這樣糟蹋自己了。」

「如果我能自己珍攝，那反而催我早死。現在支持我的生命的，就是靠我現在過的這種放浪的生活。說到珍攝，只是家庭有朋友的太太小姐們的橫利；我們這種人，一天換不到情人們的歡笑，一天襯不住他們的虛榮，他們便丟了我們，度日似年，儘够我們受苦，我很知道這種事情。我臥病兩個月，睡到第三個星期的末了，再也沒有一個人來看我了。」

我說：「實在我不够做你的什麼，可是如果你不嫌棄，我願意像一個兄弟樣地看護你，也不離開你。這樣也許可以醫好了你。等到你復元強健起來，如果你高興，你再恢復你過的這種生活。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更喜歡過清閒的日子。這可以使你更幸福，也可以保持你的青春長在。」

「你今天晚上這樣想，大概是喝了一點添愁酒，可是你沒有你所自詡的耐心。」

「瑪格麗特，請你允許我說一句話。在你兩個月的病中，我每天都來候你的病況。」

「這是真的，但是你為什麼不上樓來呢？」

「因為我那時候還不會認識你。」

「難道你對於像我這樣的姑娘還要拘禮嗎？」

「對着姑娘們總是有點拘禮的；至少在我是這樣。」

「據你說，你真的可以看護我嗎？」

「是的。」

「你可以每天伴在我身邊嗎？」

「是的。」

「每夜也可以嗎？」

「只要不使你厭煩，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

「這叫什麼呢？」

「是忠誠呀。」

「這種忠誠從那裏來呢？」

「我對於你同情，情不自禁，所以這樣。」

「照那樣說來，你是愛着我了？請你老實說吧，說出來簡單多了。」

「自然可以說出來。可是如果我應該有對你說明的那一天，也不用今朝。」

「最好是永遠不要對我說明。」

「爲什麼呢？」

「因爲你說明白了，只有兩種結果可以產生。」

「那兩種呢？」

「如果我拒絕了你的愛，那麼你就會恨我；如果我接受你的愛，那你就會有一個多愁的情人。我是神輕氣質，多愁善病，快。」

活時也悽然無歡。一個吐血的女子，一個每年化費十萬佛郎的女子，她對於一個有錢的老年人像公爵樣的倒也還算好；可是對於一個像你這樣的青年人，卻是討厭的事：所有曾經和我要好的一些情人，不久就都離開了我，便是證據。」

我沒有話回答，只聽着她說。這一段近於懺悔的自白，這種被金色帳幕掩蓋着的苦痛生活，可憐的姑娘，以放浪狂醉和長夜失眠，逃避生活，現在供出她的實境，這許多情形感動得我找不出一句話說。

瑪格麗特繼續着說，「別談了，我們簡直說些小孩子的話。你把手遞給我，我們到飯廳裏去吧。他們會不知道我們逃席算什麼意思呢。」

「只要你願意，你回去吧。可是我希望你肯留在這裏。」

「爲什麼呢？」

「因爲你那種的高興，反而叫我難過。」

「那麼，我發愁好了。」

「聽，瑪格麗特，讓我對你說一件事，這也是別人常對你說過，你的耳朵也聽熟了，你也不會相信的，可是我說的一點也不假，我也不對你再說第二遍。」

「這是……」她說時帶着微笑，彷彿年輕的母親，傾聽她的孩子們講述些傻事。

「說起來這就是從我一見了你，就不知道怎樣也不知道爲什麼，你便在我的生命上佔了一個地位；我盡力想忘掉你，可是也終歸無效；你的影像永遠留在我的腦中；我兩年沒有見你，今天重逢你時，你在我的心頭和精神上還佔據了更重要的地位；現在你是接見了我，我是認識你，我是知道了你的一切的神奇，我再也不能缺少你了，請不要說是不愛我，就是你不讓我愛你，我也會發瘋了。」

「可憐的孩子，我要學D太太的話對你說？「那麼你很有錢吧！」你難道不知道我一個月要花上六七千佛郎，我的生活上萬不能少這一點錢嗎？我的可憐的朋友，你難道不知道，我立刻可以毀掉你，你的家庭就會禁止你和我這樣的一個女

子一起生活麼！你像一個好朋友一樣地愛我吧，不要想別的念頭，常常來看看我，我們好談談笑笑，但是不用看得我太高，因為我是不值什麼的。你心腸真好，你需要有人愛你，可是我們在社會裏的生活，你還是嫌太年青也太易感了，你去找一個結過婚的女人好了。你看，我爽爽直直地對你談，我是一個好心的女子呢。」

「哈哈！你們在這裏搗什麼鬼呀！」坡子當司一聲叫喊起來，我們也沒有看見她進來。她立在門限上，披著頭髮，敞開衣衫。我認得出這是加斯東的大手筆。

瑪格麗特說：「我們在正經地討論，不要打攪我們吧，少停我們就來的。」

「好的，你們談吧，孩子們。」坡子當司一邊走着，一邊關上門，彷彿爲了加重她說出最後幾個字的音調。瑪格麗特繼續着說：「那就如此規定吧。只有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你不要再愛我了。」

「我便走了。」

「爲什麼要到這種地步呢？」

我先前太接近了她，此刻不便向後退讓；她攪昏了我。這種歡忻、悲愁、坦白、竄笑的生活，還有促進她神經興奮和感覺銳敏的這種疾病，混和在一起，一切都令我_{知道}如果我在最初的時候，對於這個善忘而輕浮的女人，沒有取什麼決然的手段，她已經不是我的了。

她說：「那麼，你說的是真話麼？」

「的確真的。」

「但是你爲什麼不早對我說呢？」

「早一點時候，我有什麼機會對你說呢？」

「在奧伯哈·哥密格戲院裏介紹過以後的第二天便可以的呀。」

「我想如果我那時來看你，你未必會客氣地歡迎我。」

『爲什麼呢？』

『因爲上一晚我是傻頭傻腦的。』

『這倒是真的？可是你在那時候已經愛着我嗎？』

『對呀。』

『愛是愛的，可是誰也管不了你在看完戲以後回到家裏很安安靜靜地睡你的覺，我們懂得這種愛情是怎麼一回事。』

『對不起，你是弄錯了。你可知道我在那天晚上，做了些什麼事？』

『不知道？』

『我先等你在英國咖啡店門口。後來又跟着那載着你和你的三個朋友的车子，在我看見你一個人下車來又一個人走進你住宅的時候，我感到很是有趣。』

瑪格麗特笑了。

『你笑什麼呢？』

『不笑什麼。』

『我請求你告訴我吧，否則我會相信你現在也還在譏笑我。』

『你不生氣吧？』

『我沒有動氣的理由啊。』

『那麼好吧——那晚上我一個人回到屋子裏來，是有一個巧妙的理由的。』

『什麼理由呢？』

『因爲有一個人在此等着我。』

我聽完這句話，我好似心上被她割了一刀，便立起身來，伸出手來對她說：

「再見。」

「我早知道你會動氣的，」她說。「男子們一聽到使他們難過的事，就要發瘋。」

我彷彿要表示我已經完全克服了我的熱情，便冷冷地說：「請你放心，我並沒有動氣。那時候有人在那裏等你是很普通的；正像此刻到了夜間三點鐘我要走一樣的普通。」

「是不是你家裏也有人在等着你呢？」

「不，可是我該走了。」

「那麼，再見吧。」

「你叫我走嗎？」

「決不是呀。」

「你爲什麼這樣叫我難堪？」

「怎麼難堪法呢？」

「你對我說有人等着你。」

「實際上我借了那樣一個巧妙的理由，才一個人回家來的，在你看去卻感覺那麼欣慰，我想到這裏禁不住要笑。」

「小孩子一樣的心情本來能教人愉快的，可是讓愉快不揭穿那麼麼好，偏是一定要毀掉牠，這也就太壞了。」

「但是你到底看我當了什麼人呀！我既不是大家閨秀，又不是一個貴婦淑女，我無非只在今天才認識了你，我的行爲也不用對你負什麼責任。就算有一天我會作你的情婦吧，你也該知道我除你之外，還有別的情人。假使你現在便跟我吃醋爭風，那以後又該怎麼樣呢，如果有一個「以後」的話！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的男人。」

「這就因爲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愛過你。」

「好了，你直接了當地告訴我，你到底真的很愛我嗎？」

「我想，我盡我的能力來愛你。」

「這是從幾時起……？」

「從我看見你由馬車上下來走進許斯店的那一天起；到現在整有三年了。」

「你知道這是很漂亮的事麼！那麼，我應該怎樣報答這深情厚愛呢？」

我說：「應該稍稍愛我一點。」我說時心頭顫動，幾乎使我說不出話來；因為，雖然在她這一片談話中總是帶着半含諷意的微笑，我卻又彷彿看出她已開始爲我移情，我覺得已經接近了這期待許久的關頭。

她說：「但是，那公爵呢？」

「那一個公爵。」

「我的那一個老奴漢。」

「他不會知道什麼的。」

「若是他知道了呢？」

「他會原諒你的錯誤。」

「不，決不！他會丟棄了我，那我又怎樣辦呢？」

「你讓他丟棄，再找另外的人好了。」

「你怎麼知道的？」

「從你今晚上吩咐不許一個人進來的命令上知道的。」

「真話呢，不過那一位是一個正經朋友。」

「你在這夜深時候還叫人擋他的駕，他也是不蒙你青睞的。」

「你不該攻擊我這一點呀，這原來是爲了接待你們的，接待你和你的朋友。」

漸漸地我東挨近瑪格麗特，我伸出兩手去圍住她的腰身，彷彿軟玉溫香，已經入抱。

我低低地對她說：『你知道我是怎樣地愛你！』

『這是真話嗎？』

『我可立誓的。』

『那麼，假使你答應我一切的要求；不說一句話，不發表一點意見，也不提出什麼問題，也許我會愛你。』

『我照你的意思吧。』

『可是我要先通知你一聲，我願意一切都讓我的高興去做。我生活上再細微的事件也不告訴你，我早想找到這樣的一個情人。他是年青而不剛愎的；多情而不是多心的，被我所愛而不是當作權利的。我一直不曾找到這樣的一個，男子們總是這樣的：起頭好容易達到渴望已久的希冀，他們還不滿足，得步步進地，要打聽他們情婦的過去和現在，甚至於她的將來。他們和她漸熟悉，便想要管理她；她越順從他；他們要求得越多，假使我現在打定主意再找一個情人，我希望有下列三種的好處：他要相信我，順從我，還要心裏藏得住話。』

『好吧，我願意聽你的話。』

『我們否將來吧。』

『將來什麼時候呢？』

『停一些時候。』

『爲什麼呢？』

瑪格麗特從我手臂的環抱中，抽出身來，又從一大束紅色茶花裏取出一朵，插在我的衣襟花鈕上，說：『因爲當天簽訂的條約，總不能當天就實行呀。』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什麼時候可以再見你呢？」我說着兩臂擁抱住她。

「到這一朵茶花換了顏色的時候。」

「它換顏色在什麼時候呢？」

「明天夜間十一點到十二點鐘的時候。你滿意了吧？」

「還用得着問我麼？」

「不要讓你的朋友知道，也不要告訴坡于當司，不要告訴無論那一個。」

「我應許你。」

「現在，吻我一下，再就回到餐室裏去吧。」

她轉過紅唇向我，理一理她的髮髻，我們走出這一間房的時候，她邊走邊唱着，我幾乎魂銷了。

我們走到客廳裏，她停着步，向我低聲說：

「我這樣似乎準備馬上就接受你，你該有點覺得稀奇。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嗎？」

「這因爲。」她繼續着說，握着我的手，拿牠放在她的胸部，我覺到她的心跳得很利害。「這因爲既然我是不久於人世的，

我自己許下了願心，要活得加緊一點。」

「我懇求你不要這麼說。」

她笑着說：「請你放心吧。不管我還有多少時候活着，我活的時間總還要比你愛我的時間要長久些。」

她說完唱着走進餐室去。

「娜寧那裏去了！」她只看見了加斯東和坡于當司兩人便這麼問。

「她睡着在你的臥室裏，她等着伺候你上牀呢。」坡于當司答說。

「可憐的孩子！她被我折磨死了好吧，先生們，請便吧，時候不早了。」

十分鐘以後我和加斯東兩人走出來了。瑪格麗特和我握手道別，坡于當司還留在那裏。我們走到外面以後，加斯東問我：『喂，你說瑪格麗特怎麼樣？』

『她是一個天仙，我真給她迷住了。』

『我有點不大相信：你將這告訴她嗎？』

『我說過了。』

『她對你說過她相信你不？』

『沒有。』

『她不像坡于當司一樣。』

『坡于當司相信了你？』

『不僅是相信呢，好朋友！你簡直想不到；這個胖子都凡諾亞還算很不錯呢！』

十一

亞猛說到這裏，便停住了。

他對我說：『謝謝你給我關上窗，我有點冷起來了。這時候我想到牀上躺着呢。』

我關上窗戶，病體未復的亞猛脫去了他的便衣，躺上牀去，他枕着頭休息了一會，他的模樣好似遠足賽跑以後的疲勞，或者給痛苦的回憶攪得心神不寧。

我對他說：『也許你話說得太多了，你想我走了讓你睡下去好吧？等一天你再完全告訴我這故事吧。』

『你討厭了這故事嗎？』

『那裏！』

『那麼讓我再說下去；如果你走了剩我一個人，我也睡不着的。』

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又講起來了，彷彿不用什麼思索，可見這些情節，他還歷歷如在目前。）我也並不想睡；自己一味地迴想這一天的遭遇。所有這一天裏我和瑪格麗特的見面介紹，和他對我的密約，連續發生得那麼快和出乎意外，使我以為在做夢。可是像瑪格麗特這樣的一個女子，在第一回會見一個男子的時候，就應許了他的要求，約定了第二天的幽會，卻也並不是破天荒的事。

我雖然這樣想着，但是我這位未來的情婦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究竟太深，我不能忘卻。我像普通人一樣的有虛榮心，固執地自念，以為她不像旁的一般女子；我簡直相信她對我傾心，一定像我對她的傾心一樣。

但是，我自己又看到另一方面，聽說瑪格麗特的恩情，是隨着節季變換市價的。

再說，我們在她家裏親眼看見她不斷地拒絕那一位青年伯爵的求愛，卻又去怎樣調和和解釋法呢？也許可以當作因為

一則她不喜歡他，二則她已經有了公爵那麼闊綽地供養着，所以她落得挑選一個她中意的人去愛。若是這樣說，她何以不要漂亮、聰明、有錢的加斯東，卻喜歡這個第一次和她見面時鬧笑話的我呢？

自然有的時候，常是一剎那間的巧合，勝過一整年的殷勤。在昨夜同餐的那些人裏面，只有我一個人看見她離席感覺不安。我跟着她，我情不自禁，我涕泣地吻着她的手。這些的情形，再聯起從前她臥病的兩個月裏，我逐日的訪問，使她認我爲出類拔萃。也許她心裏想着對於這種表現法的情愛儘可以像從前作過多少次數的那樣做，那麼一切對她也就沒有什麼影響了。

你看這一些假定，差不多都有理由，可是不管她所首肯的到底是什麼理由，有一件事總是靠得住的，就是她已經首肯了。現在，我愛瑪格麗特是愛完了，我可以去看她，什麼多的也不能向她要求。但是，我可以再說一遍，她雖然是一個妓女，也許爲了要使他添含詩意的緣故，我卻總想叫這一回事結果團圓，甚至於越接近了無須奢望的時光，心裏越是懷疑。

我差不多一夜沒有睡。

我自己簡直神經錯亂了。有時我自己覺得還不够漂亮，不够富裕和華麗，够不上占有她。有時又覺得我占有她使我充滿了驕傲；後來又耽心着瑪格麗特恩情似露，隨即預感着一陣短驟的破裂的不幸，私心以爲不如晚上不要去，還是馬上離開她寫一封信給她，訴述我的憂慮。從這裏又轉念到無限的希望，無邊的信心上去。我又做了許多渺茫的未來的好夢；我以爲這個女子會因我而治好了她肉體和精神的痛苦，我會和她此後同度終身的生涯，她的情愛會比最純貞的情愛還更使我幸福。

總之，我的心亂如麻，一時說不完。牠們從我心頭不斷地湧湧，直到天明我入睡了才忘了一切。

我醒來時已是下午兩點鐘，天氣清和。我彷彿過去的生活沒有這樣幸福過。昨晚的回憶純淨無塵，流暢地陳列到我的意識裏來，又高興地勾起今晚的希望。我連忙穿好衣裳，歡樂和情愛使我心弦顫動。我微微地感到昏亂。昨晚使我展轉不寧的那許多念頭也不再苦我了。我只看見結果，只想到可以會見瑪格麗特的時光。

我不耐煩在家。我的房間像似太小了，安裝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整個的自然供我馳騁，供我傾吐。

我走出了門。

我走過昂丹路。瑪格麗特的馬車正在門口等她；我向尚塞利塞走去。我遇到一切的人們，不管是不是認識的，我都一例愛着。

愛情能引起深切的同情的。

我來回走了一個鐘頭，從瑪爾利馬像到圓場，又從圓場到瑪爾利馬像。我遠遠地看見瑪格麗特的車子；我並不認識它，只猜起來是的罷了。

車子正在尚塞利塞場角轉灣的時候停住了，一個高身材的青年從正在接談着的一隊人裏出來走近了她，又跟她談話。他們談了一會；青年又回到他朋友們的地方，馬又走開了。我本來站近那一隊的，我看出方才和瑪格麗特談話的那一個人，就是從前坡于當司指着他的刻像，說是造成瑪格麗特今日地位的G伯爵。

他也就是昨天晚上她囑咐不給開門的那個人；我設想她停住車子，是爲了向他說明昨晚擋駕的理由的，我並且還希望她同時也借了別的托辭，再請他今夜不去看她。

那一天我怎樣度過另外的時間，我就不知道了；我走着，吸着煙，又談了許多話，但是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止，我卻絲毫記不起來，我談了些什麼話，我和什麼人接談。

我還記得起來的，就是後來我回了家，我打扮三個鐘頭了，我看了我的鐘我的錶總有一百次，不幸牠們都一樣走得太慢。到十點半鐘的時候，我心裏想着該可以走了。

我這時住在撲方斯路；我順着白山路走，穿過大馬路，再經路易大帝路，馬洪門路走到了昂丹路。我望着瑪格麗特的樓窗。窗裏有燈光亮着。

我按響門鈴。

我叩問看門人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是否在家。他回答說：她從來沒有在十一點或者十一點一刻以前回來過。我瞧瞧我的錶。

我本自以為慢慢地走來的，實際上從撲方斯路到瑪格麗特家裏，我只走了五分鐘。於是我就在這一條街上來回散步，這裏沒有鋪面，這時路上冷落無什行人。

半點鐘之後，瑪格麗特到了。她下車後，眼光望着四圍，像找什麼人似的。

車子又緩緩走開了，停車柵原來不和住宅連在一起。正當瑪格麗特叩門的時候，我上前走近她，對她道一聲：

「晚安。」

「哦！是你呀？」她說時口氣平淡，不像熱切地想見我。

「你不是應許我今天來看你的嗎？」

「真的，我倒忘記了。」

這句話澆熄了我在早晨的一切迴念，澆熄了一天來的一切希望了。但是，我已經知道她的脾氣，我並不走開，像似從前也一定這麼做過的。

我們走進屋子裏，娜寧已經先開了門。

瑪格麗特問：「坡于當司已經回來了沒有？」

「沒有，小姐。」

「去說一聲她一回來就叫她來。可是先滅去客廳裏的燈，如果有什麼人來，說是我還沒有回來，並且今天不回来了。」

這女人像有什麼心事，也許還討厭有人打攪她。我簡直一無所措。瑪格麗特走到她的臥室裏去，我仍舊木立在原來的地方。

「來呀！」她對我說。

她脫去帽子和絲絨的外衣，一起擲在牀上。就身倒在火爐旁邊的一張大靠椅上面，她的爐裏到初夏還燃着火。她手裏一面玩弄着鍊練，一面對我說：

「喂，有什麼新聞報告我吧？」

「什麼也沒有，除了我今晚不應該來的消息以外。」

「爲什麼呢？」

「因爲你像怪煩惱似的，我一定令你生厭了。」

「你并不教我生厭；不過我有點病，不舒服了一天，我昨夜沒有好睡，頭有點痛。」

「我走開讓你好睡覺吧。」

「不！你可以不必走，假使我要睡，我會當着你睡的。」

正在這時候，有人按響門鈴。

她做着一種不耐的姿態說：「誰在這時候還來呀？」

過了一會，門鈴又響了。

「難道竟沒有人開門麼？要我自己去開門了。」

她立起身來，望着我說：

「你在這裏等一會吧。」

她穿過幾間房，接着我聽到開門的聲音。——我靜聽着。

她開門引進一個人到餐室裏。一聽到幾個字音，我知道是青年N伯爵了。

他說：「晚上好呀。」

「不好，」瑪格麗特生硬地回答。

「我打攪了你吧？」

「也許。」

「我親愛的瑪格麗特，我到底有什麼對不住你，你對我這樣冷漠？」

「我的好朋友，你什麼也沒有得罪我，我生了病，我應該去睡了，所以你最好是走吧。天天晚上，回來不到五分鐘，就看見你擺在這裏，真叫我頭痛。你到底要怎麼樣？要我做你的情婦嗎？那麼，我已經對你說過一百遍辦不到，說過你簡直瘋死，我說過你可以另打主意。今天我再最後對你複說一遍：我不高興！你就這樣是了。再見。看娜寧走來了，她可以照着你去。晚安。」

瑪格麗特也不再說。也不去聽那青年人嘴裏的絮叨，她就走轉房間裏來，重重地掩上了門，娜寧也隨即進來了。

瑪格麗特對她說：「你聽我說，你以後對這個傻東西，總說是我不在家，或者說是我願意見他。我真受不住。老是看見這樣的一些人們來向我要求同樣的事，他們以為給我錢，使算是愛我了。假使那般動手幹我們這個醜行業的女子們，知道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們最好是去做老媽子。可是又辦不到，我們想穿好衣裳，想坐車子，想要珠寶，我們免不了虛榮。人們總是相信他想到的東西的，原來娼妓也有她的理想，於是心腸，身體，姿色一天天給毀敗了；人家看她像害怕的野獸和無賴的地痞。老是被一般人包圍着，他們向你取去的總比他們給你的多，死去了像一匹狗一樣。她毀敗了多少人。終於連自己也一起毀掉。」

娜寧說：「看吧，小姐，寬寬心吧，今晚上你神經太錯亂了。」

「這件衣裳累死我了，」瑪格麗特又說，用力扯了她胸前的紐針，給我一件睡衣吧。哦，坡于當司呢？」

「她不會回來，若是她一回來，馬上就有人叫她到小姐這裏來的。」

「看哪又是這麼一個，」瑪格麗特繼續地說，她脫去衣衫換上了一件白睡衣，「看哪又是這麼一個。只要在她用得着我的時候，她便來找我，可是總不肯好好地替我做點事。她知道我今天晚上等回信的，我必須要這回信的，我雖在關切，可是我相信她一定到處亂跑不管我的事。」

「也許她正爲了這就攔了。」

「叫他們給我一點五味酒。」

娜寧說：「你又在磨折你自己了。」

「那有什麼，還替我拿點水果冷葷或是一塊雞翅膀來，不管什麼要馬上拿來，我餓了。」

我也不用說我看到這情景所生的印象了；你可以猜得到，對吧？

她對我說：「你伴我一起吃夜飯吧，在等着的時候，你拿一本書看看好了，我要到梳妝間裏去一會。」

她點起大燭臺上的蠟燭，推開牀頭的一扇門，走進去了。

我卻一味地想這個女子的生涯，我不覺由愛生憐。

我大步地在這房間裏踱着，正想得迷亂，坡于當司進來了。

「呀，你在這裏？」她向我說，「瑪格麗特呢？」

「在她的梳妝間裏。」

「我等她好了，喂，她很愛你呢；你知道這回事嗎？」

「不知道。」

「她沒有跟你說過嗎？」

「完全不會。」

「你怎麼在這裏的呢？」

「我來看看她呀。」

「在半夜裏來看她嗎？」

「爲什麼不可以？」

「開頑笑的！」

「她當我不速之客一樣。」

「她以後會好好地接待你的了。」

「你這樣想吧？」

「我給她帶了一件好消息來了。」

「別管牠，她真的對你談到了我？」

「昨天晚上，或者不如說是昨夜裏，你和你的朋友走了以後……說起來，你的那一位朋友好嗎？他的名字是叫加斯東R吧？」

「是的呀，我說，我想起加斯東對我談過的心事，又看到坡于當司差不多還不大知道他的姓名，我不禁微笑了。」

「他像很好，他幹什麼事的？」

「他一年有兩萬五千佛郎的進款。」

「呵！真的呢！够了，再談到你，瑪格麗特曾經向我問過你的一切；她問我你是什麼人，你從前做過什麼事，你曾經有過怎樣的情婦；總之是關於你的一切她差不多全打聽過了。我對她說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還加上一句說你是一個迷人的孩子，完了。」

「我謝謝你。現在，再請你告訴我，她昨天托你辦的是什麼差使。」

「那有什麼大的差使。她只叫我遣走那一位伯爵罷了。但是她托了我一件今天要辦的事，此刻晚上我就是送回信來的。」

這時候瑪格麗特從梳妝間裏走出來了，頭上愛嬌地戴着睡帽，帽上飾着幾束稱作白菜花的黃色緞帶。她這樣的裝扮真媚人。

她赤着腳，拖着一雙緞子的睡鞋，正剔完她的指甲。

她看見了坡于當司便說，『怎樣？你見到了公爵沒有？』

『見到了！』

『他對你說什麼話？』

『他給我了。』

『有多少？』

『六千佛郎。』

『你帶來嗎？』

『是的。』

『他是吝嗇地吧？』

『沒有。』

『可憐的人！』

這一句『可憐的人！』的口氣簡直是再也學不像。瑪格麗特拿了六張一千佛郎的鈔票。

她說，『是時候了，我親愛的坡于當司，你要錢用麼？』

『我的孩子，你知道，再過兩天就是十五號了；假使你能够借我三四百佛郎，你就幫了我一個忙了。』

『好，明天早晨再說吧，此刻去換錢也來不及了。』

『別忘記了呀。』

『放心吧，你跟我們一起吃夜飯麼？』

『不，查理斯在我屋裏等着我的呢。』

「他也叫你迷住了嗎？」

「我的寶貝！你發昏了！明天見，再會，亞猛。」

都凡諾亞太太走出去了。

瑪格麗特打開她的壁櫃，放那幾張鈔票進去。

「你允許我躺上牀去吧？」她微笑地說，一邊走向牀前。

「我不僅是允許你，我還正請求你呢。」

她揭起鋪在牀上的單單，丟在牀前，隨即躺下了。

她說：「現在來坐在我的旁邊，我們談談吧。」

坡于當司說的對，她帶給瑪格麗特的回信真使她高興些了呢。

她攔住我的手問我：「你原諒我今天晚上的壞性子吧？」

「我什麼都能原諒你。」

「你愛我麼？」

「我愛得你發瘋了。」

「我的壞脾氣不要緊嗎？」

「什麼都不要緊。」

「你對我立誓好嗎？」

「可以的。」我低低地對她說。

娜寧走進來了，拿着幾只盤子，一只冷雞，一瓶波爾多酒，一些楊梅，和兩份刀叉。

娜寧說：「我沒有叫他們替你預備五味酒，你喝波爾多酒要好些。先生，是不是？」

「是的，」我答說，心裏還留着瑪格麗特最後幾句話給予的感動，眼光火熱地凝望着她。

她說：「好，你把這些都放在小桌子上，再把桌子搬到牀邊來；我們不用別人招呼。你有三個晚上沒有睡覺，你應該睡一睡了，你去睡吧；我再不要什麼了。」

「門得好好鎖上吧？」

「我正想到呢！尤其是要告訴他們，明天午時以前，不要讓什麼人進來。」

熹微的晨光，開始透入窗帷的時候，才早晨五點鐘，瑪格麗特對我說：

『請你原諒我，你現在可以走了，公爵每天早晨都來的，等一會兒他來時，有人會告訴我正在睡着，他便會一直等到我醒呢。』

我兩手抱着瑪格麗特的頭，柔髮散亂地披拂着。我給她最後一吻，問她說：

『幾時再見呢？』

她說：『我告訴你，你先拿着壁爐上的這一隻小金鑰匙，去打開這扇門，再把鑰匙送到這裏再走。今天白天裏，我會寫信告訴你一切。你知道你應該絕對服從我。』

『一定能够；可是假使我現在要求你一點事呢？』

『你要求我什麼事呢？』

『要求給我這只鑰匙。』

『我從來沒有答應過人這件事。』

『那麼，答應我吧，因為我向你立誓，我愛你和別人同樣的。』

『也好，便給你吧；可是我預先通知你用這鑰匙的權力還是在我，我可以叫它對於你一點用也沒有。』

『爲什麼呢？』

『因爲門裏面還有一道暗鎖。』

『糟糕！』

「我可以叫人移去它。」

「你真的有點愛我？」

「我也莫明其妙，可是彷彿有那樣一點呢。現在你去吧；我要睡了。」

我們交臂擁抱着片刻，我便出來了。

那時街上悄無行人，巴黎像正沉睡著，到處拂着一陣柔和而清新的氣息，再過幾個鐘頭就會被人聲侵擾了。

彷彿這一座睡城現在屬了我似的；我盡力記起過去所散義的幸福的人們的名字；可是我覺得現在比他們更幸福。

的確，一個純潔的青年女子愛你，做她情竇初開時的對象，是最大的福氣，可是這也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取得一顆沒

有愛的經驗的心，好似取得一座沒有防衛的城池一樣。雖然有教育、家庭和責任觀念來保護，可是也不能周密到不受一個

十六歲年齡的女子欺騙的，自然借着她所歡戀的男子的聲音，對她作第一次情愛的勸告，這勸告越是顯得純淨無瑕，它的

力量便越加猛烈。

心裏向上的女子是容易就範，即使不是對於情人，至少對於情愛這回事是如此的；因為不生疑心也就沒有力量，所以要

博得她的歡愛，是一切二十五歲年齡的男子都能夠的。試看她們是怎樣的被防衛着，若要關住這些玲瓏的小鳥，那末修道

院的門牆還不够高深，母親的枷鎖還不够堅實，宗教的責任還不够恒久——他們甚至於連花朵都不肯向籠裏拋擲。結果

這些姑娘們反而神往於她們所不知的世界，她們該想到這世界是怎樣的誘人，她們該是怎樣地願意傾聽隔籬吹進的啓

示祕密的第一聲，她們該是怎樣地祝福那第一隻揭開神奇帳幕的一角的手！

至於要得到一個妓女的真情，那卻是不容易了。她們的靈魂已被肉體摧殘，心神已被感官燒壞，情感已經墮落，人家向她

們說的話，她們早已知道了；人家運用的手腕，她們也都認識了；甚至於她們逗起的情愛，她們自己卻早已賣掉了。她們的愛

不是出於本心，而由於金錢。她們的算計防衛着她們自己，比母親和修道院的力量防衛一個貞潔的閨女還更可靠；她們發

明了一個名叫「風情」的名辭，所謂風情，便是她們有時也肯給予的一種無需買賣的情愛，她們拿風情當作休息饒恕和

安慰；正像那那些放印子錢的人，他們剝削了成千的人們，在某一天，慷慨借出二十佛郎給一個快要餓死的可憐蟲，不向他索取收據，也不計較利息，以爲這樣便可以贖回他們的罪過，這比喻正是一樣。

其次，在上帝允許一個娼女愛人的時候，這種情愛，開始彷彿是對她的一種原恕的，後來差不多變成一種懲罰了。世界上沒有一件寬赦不是因爲自己懺悔的。在一個懺悔過去生涯的女子，一旦自己覺出落入從未感到的熱誠和深情時，又在她坦白地招供出這情愛的時候，這時候被她如此愛戀着的男子該是怎樣統御了她！他該是怎樣地自豪有了這種殘忍的權利可以對她說：『你的真情還是因金錢賣笑一樣。』

這時候她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證實她們的真心。曾有這樣的一段故事：有一個小孩子在野外玩膩了的時候，忽然大喊『救命』，使在農場裏工作的人拚命走來，他卻很開心，後來有一天熊來吞他，再真地喊出救命來，卻沒有一個人睬他。這般可憐的姑娘認真愛上了一個人的時候，也正像這種情形。受她們騙的人太多，沒有人再肯相信，結果在痛悔的心情中便給愛火吞噬了。

在這種情景下，產生出那些偉大的服役和艱苦的修行來。

但若是有一個男子喚醒了她們這一點超度的愛情，他同時又有了一副慈悲的靈魂，願意忘懷過去接受了，他，如果他沉溺在這裏面，總之如果他也像他被愛一樣地愛她，這個男子立刻便可以享盡地上的一切情熱；有了這一樣愛情，她的心永遠對着他一個人了。

對於這許多的思想，我在早晨回家的時候還不曾想到。這應是一種預感，雖然我愛着瑪格麗特，其實並不會見到這樣的結果。今天我可是想到這些上面了。一切都有必然的歸宿，這些思想自然也不是憑空發生的。

現在再說我們發生關係的那一天吧。我在回家的時候，簡直高興如狂。一想到我和瑪格麗特已經心心相印，想到她現在是屬於我的，想到我的影象在她腦子裏，想到她房門的鑰匙，在我口袋裏而且我有權利可以用牠，我揚揚得意，我滿覺人生的快意，也讚美上帝，謝他給我這許多的幸福。

好似有那樣一天，一個青年男子走在街上，他追隨着一個女子，他釘望着她，再轉過頭來，仍然走自己的路。至於他對於這個女子，並不認識她，她有她自己的苦樂和恩愛，於他卻都無緣。在她眼光裏並沒有他，甚至於假使他向她談話，也許她竟會譏笑他像瑪格麗特曾經待我的一樣。許多日子過去了，喲，忽然有一天，本來他們在不同的方向自找命運的，偶合的機緣教他們會合在一起。這個女子竟至於變作這個男子的情婦而且愛他。怎樣愛上的？爲什麼愛？兩個生命從此化作一個彷彿三生石上早訂舊盟，在熱愛的他們，所有從前的種種譬如昨日死，我們應得承認，這事多稀奇呀。

就我而言，我簡直想不起昨夜以前是怎樣生活法的。我的整個生命都激發出迴憶起這定情那夜密語的歡忻。不是瑪格麗特善於騙人，便是她對我定情之後就發生了那一種驟起的熱情，這種熱情有時倏生倏滅的。

我越想越覺得瑪格麗特沒有理由假裝出一種她並不會感到的情愛來，於是我懸想女子們原來有兩種愛法，這兩種愛法還可以互爲影響。她們不是拿心愛人，便用她們的感官愛人。常時一個女子愛上一個男子簡單只爲了服從感官的要求，可是不知不覺地了解了超物質的愛的神祕，於是往後完全過着心靈的生活；又常時一個姑娘起初只想在婚姻上追尋兩方純潔的恩情的結合的，可是從這結合裏陡然地領會了肉感的愛的啓示，這一種靈魂的最純潔的印象所產生的強有力的歸結的啓示。

我被許多思想所縈繞，慢慢地睡着。瑪格麗特的信來了，我驚醒讀信：

『這裏就是我的命令：今天晚上在法德威勒戲院裏見面。你在第三間幕（Entracte）時去。瑪格。』

我將信放在抽屜裏，爲的在我起疑心的時候，好立刻取出這實境到眼前來，這種情境原來也有時會發生的。

她不會叫我白天裏去看她，我不敢到她家裏去；可是我又渴念在晚間以前遇見她，於是我跑到尚塞利塞，像前一天一樣看見她來回地走過。

七點鐘的時候，我在法德威勒戲院裏。

我在過去，從來不會這樣早進戲院的。

那些包廂漸漸地都坐滿了人。只剩樓下近臺的一間空着。

等三幕上場的時候，我聽見這一間包廂裏開門的響聲，本來我的眼光就不斷地望着這一間的包廂的。瑪格麗特來了。她走到包廂間的前面，探望着池座，看見了我，用目光向我致謝。

這晚上她多美麗呵！

我不知道她打扮是不是爲了我？她愛我够不够程度？至於相信我愈覺得她美麗便愈感到幸福呢？不管這些，不過真是這樣，她的美麗是成功了，因爲在她露面的時候，滿場的人波起似地望着她，臺上的演員也掉轉頭來注視這一位傾倒全場的佳人。

至於我，我手裏有一把可以打開這個女子的房門的鑰匙，而且在三四點鐘之後她又是我的了。

有的人對於那些爲坤伶或妓女毀家的人們很是苛責；我還覺得奇怪的就是他們這般人爲什麼不再多發點瘋，必得要像我這樣，度着這種生活的，才知道她們令情人在日常細微的虛榮上滿足，更添加他對於她的愛情（除了愛情以外我們也沒有別的適當的字。）

坡于當司隨後在包廂裏坐了下來，還有一個男子，像是G伯爵，他坐在後面。

我一看見了他，心上掠過一陣酸意。

大概瑪格麗特看出在她包廂裏的那個男子，令我不高興，她又對我微笑，並且轉過來背向着伯爵，彷彿細心聽臺上的戲。到了第三間幕時，她又轉過去，對着伯爵說了兩句話；伯爵出去了，瑪格麗特以手招呼我去看她。

我走進出的時候，她向我說：『晚安！隨即伸出手來。』

『晚安，』我對瑪格麗特和坡于當司答禮。

『請坐。』

『我占了別人的座位吧。G伯爵會再來嗎？』

「他要來的；我叫他去買糖食，好讓我們倆談一會心。都凡諾亞太太決不洩露的。」
這一位太太說：「對了，孩子們，你們儘管放心，我決不胡說。」

瑪格麗特說：「你今晚上到底有點什麼事呀？」她一面立起身來，走向包廂的角裏，吻着我的額。

「我彷彿不大舒服。」

「你應當去睡才好，」她說時，俏皮的音調恰好跟她的那一副細緻伶俐的頭臉一樣。

「叫我睡到那裏去呢？」

「在你家裏呀。」

「我在家裏不能睡着，你是明白的。」

「別在這裏假癡假呆，你是不是才看見我的包廂裏有一個人呢？」

「不是這緣故。」

「我知道一定這樣的。但是你錯了。好了，別再說吧。散戲後你到坡于當司家裏去，在那裏等到我來。知道了嗎？」

「知道了。」

難道我還能夠違抗她麼？

她說：「你還是愛我不？」

「這不用問了。」

「你想到我嗎？」

「整天想着你。」

「你要知道，我正在很耽心怕要愛上你呢？你問坡于當司吧。」

坡于當司接着說：「喲，簡直愛得嚇人呢。」

「現在，你回到你自己的地方去吧，伯爵要回來了，不要讓他在這裏看見你。」

「爲什麼？」

「因爲你不高興看見他的。」

「不會的；但是假使你早對我說今晚要來看戲，我也能和他一樣送你包廂票券的呀。」

「他自己送給我包廂票券，我並沒有跟他要，並且他還要求陪着我来，你自然知道的我不能拒絕他。我所能辦得到的，就是寫信告訴你，無論我到那裏去，叫你也能見到我，同時也因爲我自己也高興早一點見着你。可是現在你不原諒我的苦心，我卻學得一點乖了。」

「是我錯了，原諒我吧。」

「好吧，客客氣氣地回到你的座位裏去吧，再不要吃什麼醋了。」

她再吻我一次，我便走了出來。

我在迴廊裏看到伯爵回來。

我回到我的座位裏。

其實，G伯爵和瑪格麗特一起坐在包廂裏，本不用驚奇。他曾經作過她的情人，他送她一張包廂券，陪她來看戲，本是很平常的；我愛上像瑪格麗特這樣的路柳牆花，自然也應該承認她的習慣。

戲院裏的後半場，我很無聊。在散場的時候，我看見坡于當司，伯爵和瑪格麗特三個人一起走上等在門外的馬車，我惆悵地走開了。

可是一刻鐘以後，我已到坡于當司的家裏，她才回來。

十三

坡于當司對我說：『你差不多和我們同回來的。』

我機械地回答：『是瑪格麗特呢？』

『她在這裏。』

『只有她一個人嗎？』

『和G先生在一起。』

我在客廳裏來回地踱着大步。

『喂，你怎麼了？』

『你當我高興地在這裏等G先生從瑪格麗特家裏出來麼？』

『你太不講情理了！你不知道瑪格麗特是不能攆走伯爵的麼？G先生和她是老朋友，他給她很多的錢花；現在還照舊供給她。瑪格麗特要花到十萬多佛郎一年？她又還債。本來老公爵可以完全供給她；可是她不敢儘向老公爵要。因此她不能再和伯爵鬧翻，因為伯爵一年至少也要供給她上萬的佛郎。親愛的朋友，瑪格麗特是很愛你的；可是你們的關係，就她和你的利益上說，不應該怎樣認真。你一年祇有七八千佛郎的收入，是不能供她揮霍的。甚至不能維持她的一輛馬車。你須要知道瑪格麗特是怎樣的人，只須認作一個聰明漂亮的好姑娘就夠了；安分地做她一兩個月的情人吧；送她點花束，糖果或是包廂券；可是別再想其他的事，也不必吃乾醋。你的對手是什麼人，你很明白；瑪格麗特並不是一個聖女。只要你們互相戀愛，別的什麼再不要放在心上。我看着你多愁善感得很惹人愛的；你占有着巴黎市上最迷人的情婦呢！她在她的華貴的住宅裏接待你，她遍身都裝飾着珠寶，她不要你花錢，只要你願意；可是你還要不滿足，太不應該了。』

「你的話是對的，但是我卻不能克制自己，我想到那個人是她的情人，便要不禁心傷。」

坡于當司繼續地說：「一則你要明白，現在他究竟是不是她的情人呢？他只是她用得着的一個人罷了。這兩天之中，她已經給他閉門羹，今天早晨他來了，她也只好受了他的包廂券，陪他一起去聽戲。後來他又送她回來，在她屋子裏坐了一會。有你在這裏，他不會留得很久。據我看來，這也很平常的。而且你對於老公爵麼，也不是能容忍嗎？」

「是的，可是他是一個老頭子呀，我相信瑪格麗特一定不真的愛他。況且，一個人家也只能容忍得下一件旁的關係，那能容忍兩件呢？這種自利的玩意簡直是便宜的計算，那同意於這計算的人，就是爲了愛而同意，也好似市井中拿這種同意作買賣，從買賣裏逐什一之利的人。」

「好朋友，你太固執了。有許多高貴漂亮的人物，都像我勸你的這樣做去，他們無須費力，沒有羞慚，也沒有愧悔。這種事情很平常的。一個巴黎花柳場中的姑娘，倘使同時沒有幾個情人，你可有什麼方法，能夠叫她們維持這種排場？就是他有非常多的家產，他也不能單獨供給得下一個像瑪格麗特的姑娘的花費的。一個人有五十萬佛郎一年的收入，他也可算法國的大財主了。好朋友，你要知道，五十萬佛郎的收入還是不夠開消，理由是這樣的：一個有這樣一筆收入的男子，總得有一所華麗的房子，有幾匹馬和幾輛車，有幾個僕人，有許多朋友；他還要打打獵；而且他大概是結過婚的，他又有幾個孩子；他還要跑馬賭錢，有時出門旅行，有些我還不知道呢。他養成了這些習慣，若是一旦儉省，別人倒疑心他已破落式微，反而使人驚訝。這樣一算，他從他每年五十萬佛郎的數目裏，一年至多也只能花四五萬佛郎在一個妓女的身上，這已經算很多的了。那麼，她得有別的交通，才能維持她的生活。瑪格麗特總算好了；她是天之驕子，有一個千萬家財的老頭子愛她，他又沒有妻女，他的姪兒外甥們自己都是有錢的，所以他一切都可供給她，也不向她要求絲毫交換的條件。可是她至多一年也只能向他要六七萬佛郎，我相信倘使她再向他多要一點，縱然他家財很多，或怎樣憐愛她，他也要拒絕的。」

「那些巴黎的風流少年，一年收入兩三萬佛郎的，（這就是說這些收入只可給他們在應酬場中敷衍，）大家都很明白作了像瑪格麗特一樣姑娘的情人，他們給她的那點錢，簡直連付房租和使役費都不敷他們也並不對她說明，他們只是假

癡假呆，一等到他們玩够了，大家便都走開。倘使他們想幫幫場面，獨自照顧她的一切，他們簡直會像傻子一樣毀滅自己，結果要逃到非洲去自殺才畢，而且還得在巴黎留下十來萬佛郎的債。你以為他能討好她嗎？簡直沒有那樣的事！而且相反地，她還要說她爲他們犧牲了地位，並且她還倒貼了許多錢在她和他們往來的時候。呵！你看這些情節是不是難爲情得很？那都是實在的。你是一個知趣的孩子，我滿心都很愛你；我在花柳場中混了二十年，我明白了她們的一切，也明白她們有多少價值，我不忍見你因一個漂亮的姑娘，對你的一點風情，便認真起來毀滅了自己。

坡于當司斷續說：『就說，瑪格麗特是愛你的，竟能毅然拒絕伯爵，在伯爵發現了你們的關係之後，老公爵就要她在你與他兩個人之間，選擇一個，她竟至於能夠拒絕伯爵，這樣她一定爲你蒙了很大的犧牲，就你這一方面說，又該使她受到多大的犧牲呵？你若是你將來對她厭棄的時光，你將怎樣去賠償她爲你受到的損失呢？一定是什麼都沒有。你將使她隔絕她那財富和前途所寄托的世界，她的青春完全給了你，可是你終於忘掉了她。若你是一個普通的男子，那麼，你看到她過去的出身，你可以說你像別的狎客一樣忘掉了她，於是她一定終身困苦；若你是一個有良心的男子，你的良心叫你永遠留她在身邊。這樣你和她同歸于盡，因爲這種關係，年青人不免逢場作戲，對於中年人可就不行了。她在一切事情上都妨礙着你，不能讓你好好成家，也不能讓你再有別的希望。朋友，好好相信我吧。看準一件事情該值多少就給她多少，看準一個女子該是怎樣就還她怎樣，無論在那裏，不要使一個妓女做你的債權人。』

她的話很娓娓動聽，我真想不到會是坡于當司說出來的。我除了說她的話有理以外，沒有話回答她；我向她伸手，謝她的勸告。

她又說：『好了，別再說這些無聊的理論，還是快活一下吧。好朋友，人生是美滿的，只在你對於人生抱什麼態度。譬如，看看你的朋友加斯東，對於愛情所抱的態度，像我一樣。你應該自己放明白一點，否則變成了一個沒有趣味的孩子，你要知道，現在她正在她的家裏，不耐煩地等着另一個男子滾蛋，她正在想念着你，正爲你留着她的良夜，我相信她是愛你的。此刻你跟我站到窗臺前吧，我們好看著伯爵走開，他不久總要退讓給我們的。』

坡于當司開了一扇窗，我們並倚在窗外的陽臺上面。

她看着行人稀少的街上，我卻在幻想。

我的心中翻騰着她的話。我不能不承認她的有理；可是我對於瑪格麗特的真情，總覺難於贊同她的理由。於是我太息了，坡于當司聽了掉過頭來，她聳聳肩膀，模樣像醫生對於病人絕望的神情。

我自語說，「人們的思想變得太快，甚至使自己覺得生命太短促了。我認識瑪格麗特只有兩天，這兩天中她成了我的情婦，可是她已經這樣佔有了我的思想，我的心靈，我的生命，甚至於這一位G伯爵來看她，我便不高興。」

終於伯爵出來了，他跨上他的車子，漸漸去遠，坡于當司關上了窗。

那時瑪格麗特在叫我們。

她說：「快點來呀，正在擺桌子呢，讓我們喫夜飯去吧。」

我走到瑪格麗特家裏的時候，她跑近我的身邊，跳起來圍住我的頭頸，盡力抱吻着我。

她對我說：「我們是不是很討厭的？」

坡于當司答說：「不，此刻倒好了。我對他講了一番大道理，他答應從此識相點了。」

「哦，那好極了！」

我眼光落到牀上，牀上依舊很整齊，瑪格麗特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大家圍着桌子坐下。

愛嬌，溫柔，多情，這一切瑪格麗特都齊備的。我真不能對她有別的奢望。我知道別人處在我的地位，一定也感到幸福；我如道我享受一位天神，或者說是一位女神，他賜給我的快樂。

我很想照坡于當司教給我的話做去，試想學着我的兩個女伴一樣的高興；可是在她們是自然的，我卻很勉強，我矯揉造作的歡笑，幾乎引出眼淚；她們卻不知道我的心。

吃畢夜飯，剩我和瑪格麗特在一起。她照常坐到火爐前面的氈墊上，脉脉含情，望着爐裏的火焰。

彷彿她在幻想呢！我不知道她在想什麼。我呢，我又愛又怕地看着她，我情願爲她犧牲一切。

「你知道我才能在想什麼嗎？」

「不知道。」

「我才想起一件主意呢。」

「什麼主意？」

「現在我還不能告訴你，可是我可以對你說這件事會有怎樣的結果。結果是在一個月之後我可以自由了，我可以不欠什麼債，我們兩個人可以同到鄉下避暑去。」

「可是你不能告訴我什麼方法嗎？」

「不能，你只要愛我像我愛你一樣，結果定可美滿。」

「你只是一個人想起這主意？」

「是的。」

「而且也只有你一個人去做麼？」

她說：「只是我一個人受到煩惱，可是我們兩個人分受利益。」我永遠不忘她說時的那一種微笑。

我聽到「利益」兩個字，不禁慚愧。我想起了曼郎·搥實戈和格流兩個人享用B先生的金錢的故事。

我立起身來，微帶強硬的口氣說：

「親愛的瑪格麗特，你應當允許我，只分享我自己計劃，自己經營事業的利益。」

「這爲什麼呢？」

「我的意思懷疑G伯爵幫助你成功那一件事。如果如此，我是不負擔責任也不享受利益的。」

「你真是小孩子呀！我原來還相信你是愛我的，那麼我錯了，好吧。」

她便立起身來，揭開她的鋼琴，動手彈「講跳華爾茲舞」的曲調，一直彈到有名的大調那一節，那常常使她停住的。我不知道還是她的習慣如此，還是她使我迴想我們定情那晚的情景？我所知道的，就是在這個曲音中，我記起了往事。於是我走近她的身邊，抱着她的頭。

我對她說：「原諒我好不好？」

她答應我說：「你很明白的，不過你要知道今天還只是第二天，我已經有原諒你的事情了。你說遵守你服從的信約，卻不會十分堅守呀。」

「瑪格麗特，你叫我怎樣？我太愛你了，我差不多很容易吃醋。你才向我提議的事，叫我非常高興，不過實現這件計劃這樣的神祕，又叫我心裏難過呢。」

「看，我們來講講這個道理看，」她說時握住我的兩隻手，望着我帶着誘惑的媚笑。「你愛我，是不是？你當然高興只和我一個人在鄉下度兩三個月的夏天。我自然一樣高興我們兩人共享這清福。我不單是高興，這樣也有益於我的身體。我要離開巴黎這麼長久，總得清理一下我的事務，像我這樣一個女人的事務又總是很麻煩的。那麼，我正好找出方法來安排一切，安排我的銀錢事務和我爲你的愛情；是的，你別笑，我是爲你的，愛你要發狂呢！可是你又在這裏板起大面孔，打官話了。小孩子，不知事理的小孩子！你只要記住我愛你，什麼都不用憂愁。——就這麼同意了好嗎？」

「你知道只要你高興，我什麼都同意。」

「那麼，沒有一個月功夫，我們就能够同在某一鄉村裏的小河岸邊散步，喝着牛奶。我說這種話在你也許覺得稀奇，我瑪格麗特·哥吉耶，因爲這種使我幸福的巴黎生活，已經沒有趣味，我已厭倦了，於是神往着一種安靜的生涯，它可以使我憶起童年時代。無論長成時變成什麼模樣，誰都有一個兒童時代的呵！你放心吧，我並不會對你說我是一位退職的軍官的女兒，說我是在聖丹尼養成的。我是一個可憐的鄉女，在六年以前我還不識字呢。你現在可放心了吧？爲什麼我要你同享我渴慕的快樂呢？因爲我知道你是爲我而愛我，並不是爲你自己，至於別人卻都只爲他們自己而愛我的。」

『我過去常在鄉間，可是從來沒有說是願意去過的。現在這一件容易得到的幸福我是算在你的帳上了，那麼不要忍心不讓我不成功吧。你自己這麼說：「她不應該憂傷以終老呵，有一天我要悔恨竟不曾爲她盡力她第一次要求我的事，而且那事是這樣的容易！」』

她軟語款款，我簡直無從說話。我的心中還存留着初夜的恩情，而且正期待着第二夜呢。

一個鐘頭之後，瑪格麗特在我的懷抱裏，這時候倘若她叫我去犯罪，我也會聽她的。

早晨六點鐘的時候，我要走了，在未走之前，我問她：

『今天晚上見？』

她熱吻着我，可是並不回答什麼。

在白天裏我收到她的信，上面寫着：

『親愛的孩子：我生了些小病，醫生叫我多休息。今晚我要早一點睡，不再見你了。不過爲了向你道歉，在明天正午，我靜候你來。我愛你。』

我立刻想到她在騙我！

我的額前流着冷汗，我太愛這個女子，我經不住這一點疑心來苦我了。

可是我幾乎每天都該防到瑪格麗特有這一着的，我從前和別的情婦們也常發生過這種情形，卻並不十分關心。到底這個女子怎樣會這般控制住我的生活呢？

於是我仍想照例地去看她，而且我有着她家裏的鑰匙。這樣我可以揭穿她的祕密，倘若我看見別的男子，便給他喫耳光。

我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到了昂丹路。

瑪格麗特的窗戶裏沒有燈光。我仍舊按着鈴。

着門人問我找誰。

我對他說：『找瑪格麗特』

『她不會回來呢。』

『我進去等她吧。』

『她家裏沒有人』

我手中有着鑰匙，本可以勉強走進去的，可是我又怕令人笑罵，於是走出來了。

我也並不回家；我不能離開那一條街，眼睛也離不開瑪格麗特的屋子。彷彿我還要探求什麼事，至少要證實我的疑心。

午夜十二點鐘的時候，一輛我熟識的馬車，停在第九號的門前。

G伯爵從車上下來，打發了他的車子，便走進屋子裏。

那時我希望有人像對我一樣，也對他說瑪格麗特不在家裏，那麼我可以看他垂頭出來；可是我一直等到早晨四點鐘，還在等着。

我已經受够了三個星期以來的苦楚，可是比起這一夜的苦楚來，簡直比也不能比了。

十四

我回到家裏，哭得像小孩子一樣。若是上過女人的騙的男子，他一定知道那時我感受的痛苦的。

那時我憤火中燒，心想立刻和她斷絕關係；我想到天明乘車回鄉，挨近我的父親和妹妹，這他們愛我是不會欺騙我的。但是我又不願意不聲不響地走了。只有一個恩斷義絕，決心不再愛他的情婦的男子，才默默離開。

我在心中計劃着好幾封絕交信的草稿。

我的對方，是一個像平常妓女一樣的姑娘，從前我看得她太神祕，她看我像一個小學生，她爲了欺騙我，不惜運用侮辱人的狡猾手段，這是明明白白的。想到這我更自尊自重，我必須離開這個女子，可是不讓她知道這破裂所給我的苦痛下面是我寫給她的信，我寫得很堂皇，我寫時眼裏含着瘋狂和苦痛的淚水：

『親愛的瑪格麗特，

我希望你昨天的小恙，不會有大的關係。我在十一點鐘的時候，曾來打望過你的消息。G先生比我更加幸福些，因爲過了不久的功夫，他也來了，他在早晨四點鐘的時候，還留在你家。

請你原諒我使你度過了幾點鐘討厭的時光，並請你相信我永遠不忘你那賜給我幸福的時刻。

今天我本來早就可以來望你的消息，但是我有事要回到我的父親那裏去。

瑪格麗特，再會，我很想愛你，既不能够，也不能够敷衍地來愛你。大家都忘卻吧，你只要忘卻一個對你非常平淡的名字，我卻忘卻一件成爲空中樓閣的幸福。

我將你的鑰匙奉還，我從來不會用過它，假使你常似昨天這樣地鬧病的話，它對你也許還有用的。』

你看，我在信末終於大發牢騷來攻擊她。這足見得我還念念不忘她。

這封信我反覆讀了十多遍。一想到它會叫她難過，我稍微平了平氣，我還努力使自己不要給信裏的情感軟化。八點鐘時，我的僕人進我房間裏來，我把信交給他，要他馬上送去。

『要不要等回信？』約瑟夫（我的僕人名字叫約瑟夫）問我。

『倘若有人問你要不要回信，你便說不知道，你等着好了。』

於是我靜心等着她會有回信。

人類真是可憐的弱者啊！

我等着我的僕人，心裏非常紊亂。有時想到我怎樣獲到瑪格麗特，我自問自己到底有什麼權利寫這無禮的信給她，原來她正可以答復我說並不是 G 先生欺騙我，卻是我欺騙 G 先生。這是許多女子常時應付好幾個情人的推理，又偶然想起我和她的山盟海誓，我還覺得我的信太溫和，那裏面還沒有嚴厲的話，足以儆戒一個看輕我情愛的女子。於是，我又以為再好，是不要寫給她信，還是白天裏到她家裏去，讓她哭泣，使我快心。

末了，我思量着她答復我的話，我想相信她自解的恕詞。

約瑟夫回來了。

我問他：『怎麼樣？』

他說：『先生，小姐還睡在牀上，不曾醒來，但只要等她按鈴喊人時，馬上送信上去，並且若有回信，便有人送來的。』

她還睡着沒有醒呢！

我幾次想派人去追回那一封信，可是我總這麼想：『若是她已經收到了信，那麼這樣顯得我有後悔的意思了。』

越是接近了她應該寫回信給我的辰光，我越是追悔不該寫那一封信。

十點，十一點，兩個鐘頭過去了。

本來在十二點的時候，我要去踐她的約，彷彿一點事也沒有的樣子。但我想不出好方法使我心中免去難過。

我像許多期待中的人們常有的迷信一樣想，若是我出去一次，也許回來時可以收到她的回信。受人焦急地期待的回信，常常在收信人不在家的時候送到的。

我自己借着吃午飯的理由走出門去。

我不像平日一樣，不到馬路頭的法亞飯店去午餐，卻到皇宮區，好打昂丹路走過。我每遠遠地看見一個女子，總以為是娜寧，遂回信給我。可是我走過昂丹路，連商店跑街的夥計，也沒有看見一個。我到了皇宮區，走進斐力飯店。堂倌給我些東西喫，其實卻隨他高興給了我些食品，因為我全不會喫。

我的眼光儘望着牆上時鐘。

飯後回家，我相信瑪格麗特的回信一定來了。

看門人不會收到什麼信。我還希望有信在我的僕人那裏，可是他從我出門以後，也沒有見到別的人。

若是瑪格麗特有回信給我，她應該老早便寫了。

這時候，我又追悔信裏的話：若是我默不作聲，反而可以引起她的不安，因為她看見我昨夜不曾赴約，一定要問我是什麼理由，在這時候我可以告訴她一切。這樣一來，她會對我敘述苦衷，我也希望她對我敘述苦衷，我已經願意相信她一切的辯辭，只要我能夠再見她。

我甚至於盼望她會親自來看我，但是時光漸漸地過去，她總不會來。

看起來瑪格麗特真異乎尋常的，因為，她收到了像我方才寫的那樣一封信，卻仍不動聲色。這種女子真是少見呢。

在五點鐘我跑到尚賽利塞。

我想：『若是我遇見她，我就裝出一種淡淡漠不關的神氣，她心裏就會以為我忘卻她了。』

我看見她坐在車子裏走過皇家路的轉角，這邂逅太突然了，使我臉色蒼白。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看見了我的動感；我甚至在慌張地只看到她的車子。

我不高興再流連在尚賽利寒道上，我瀏覽着戲院的廣告，藉此還有機會看見她。

這一天皇宮戲院正在演新戲，我想瑪格麗特一定要到場的。

七點鐘時我走進戲院裏，

包廂裏人山人海，可是我沒有看到瑪格麗特。

於是我離開皇宮戲院又走到那些她常去的戲院裏去：德威法勒，華立哀德，奧不哈哥密格。

可是我不會看見她的影蹤。

也許她看了我的信心中悲傷，沒有心緒來看戲嗎？還是她怕和我遇見，好免去一番解釋呢？

我在路上走着，我的虛榮心使我正這樣想着的時候，我看見加斯東，他問我從什麼地方來。

『從皇宮戲院裏。』

他說：『我是從歌劇院來的，我還以為你也在那裏。』

『爲什麼？』

『因爲瑪格麗特也在那裏呀。』

『呀！她在那裏嗎？』

『是的。』

『她只有一個人嗎？』

『不，和她的一個女朋友在一起。』

『還有呢？』

『G伯爵到她的包廂裏來了一會；可是她是和公爵一起走的。我總以為在那裏可以看見你。在我旁邊有一個空座位，我

先還以為是你定就了的呢。』

「爲什麼我要到瑪格麗特去的地方去呢？」

「自然，因爲你是她的情人呀！」

「誰對你說的？」

「我昨天碰到坡子當司，她告訴我的朋友，我向妳道喜，她是一個漂亮的情婦，不容易到手的呢。好好地抓住她，她會得替你爭體面的。」

加斯東這幾句簡單的話，使我自愧起來。

倘使我昨天看到加斯東，他也昨天就對我這些話，那我今天早上便不會寫那一封傻信了。

我很想到坡子當司那裏去，託她去對瑪格麗特說我有話跟她談；但是我又怕她報復我，答復說不能接待，於是我只好由昂丹路回到家裏。

我又問看門人我有信沒有。

沒有！

我睡在牀上想：「也許她想看我還有什麼新的方法，是不是我肯取消今天信裏的意見。不過她既然看見我沒有再寫信去，她明天就會寫信來的。」

那晚我的心中非常痛悔，我孤另另地睡也睡不着，滿纏着不安和妒忌。我想着若是依舊做去，此刻我正該假在瑪格麗特的身邊，聽她軟語款款，這些話我共聽過兩遍，在我寂寞無聊的時候，它們燒灼着我的耳朵。

我現在最難過的，便是一推想起來，一切都是我的不好？事實上證明瑪格麗特是愛我的。第一，她祇和我兩個人在鄉下避暑，第二我本來沒有資格做他的情人，既然我的財產不夠她的需要，甚至於不夠她的隨意開消。所以她從我身上只有找得出得出一種真摯的情感的希望，這情感是能夠調劑她朝夕相處的賣買愛情的，然而我才到第二天就打破了這希望，她兩夜的愛情，只換得我無禮的嘲笑。所以我做的事太可笑太孟浪了。我不會給她錢，那有責備她的權利呢？才到第二天就自己抽

了身，我是否有一種愛情寄生蟲害怕人家討問飯錢的嫌疑呢？什麼話呵！我認識瑪格麗特才只有三十六個鐘頭，做了她的情人也只是二十四鐘頭的事，可是我便這樣容易動氣，不給她給我的爲幸福，卻想一個人完全佔有她，想強迫她一下子就割斷了舊時的關係！我還有什麼責備她呢？什麼也沒有。她寫信告訴我不舒服，卻並不會像某種女子常有的卑鄙模樣，乾脆地就對我說她要招待一個情人，然而我偏不肯相信她的信，不肯到巴黎別的街上去走走，偏要到昂丹路，不肯去找朋友們消遣這個晚上，明天依照她指定的鐘點再去找她，我却偏要像 Othello（註）一樣的妒忌，我偵探她，我自以爲不再見她就算懲罰了她。其實她正該高興這回的離絕，她正該看得我多麼愚蠢呵！她並不是恨我而沉默，她簡直看輕我了。

（註）Shakespeare傑作之一，主角 Othello 的名字變成了一種妬嫉多疑而凶暴的丈夫的典型。）

這樣說來，我應該送點什麼禮物給瑪格麗特使她知道我的分量。而且可以借此當她妓女一樣，就和她一筆勾消。但是我不願我和她的愛情成了買賣，即使不是唐突她對我的情愛，至少在打我自己的耳光，並且我和她的愛，既然純潔到不能容許他人分享的程度，那也就不能拿一件禮物（不管是怎樣名貴的禮物）買換從前受過的幸福了，無論這幸福的期間是怎樣地短促。

這夜我心潮澎湃，上面這些話是每一時刻都想去告訴瑪格麗特的。

到天明時我仍不寐，我像生了熱病，我簡直不能想別樣事，除了想瑪格麗特之外。

你可以想得到，我得毅然決然，或者和這個女子完帳，或者是自己不再疑心，假使她還肯如舊接待我。

但是，你知道決心是不容易下的。我既不能老等在家裏，又不敢到瑪格麗特那裏去，我於是想出試和她接近的方法，這方法在成了功的時候是不妨推託到偶然的機會上敷衍我的面子的。那時已九點鐘，我跑到坡于當司那裏去，她問我一早光臨有什麼事。

我不敢對她說出真因。我說是早點出來好去定一個往C城公共客車的坐位，我的父親是住在C城的。她說：「你運氣多好，在這樣好天氣離開巴黎！」

我看着她坡于當司，心裏想是不是她也在嘲笑我。可是她的臉色是很嚴正的。

「你想去對瑪格麗特辭行麼？」

「不。」

「這是對的。」

「你以爲對麼？」

「自然，既然你已經和她決裂，再見她有什麼用處？」

「你已經知道了我們的決裂嗎？」

「她拿你的信給我看了。」

「她對你說了些什麼話？」

「她對我說：好坡于當司，你擔保的那個人真不客氣：這種信只好人家心裏想的，那裏可以寫出來呢。」

「她告訴你的時候態度怎樣？」

「她帶笑地說的，她還說：『他在我這裏喫了兩次夜飯，連謝席都還不會呢。』」

我給她的信和我的妬心的結果如此。我多難爲情啊。

「她昨晚做了些什麼事呢？」

「她到歌劇院去聽戲。」

「我知道的。後來呢？」

「她在她家裏喫了夜飯。」

「她一個人嗎？」

「我想和G伯爵一起的。」

這麼看來，我的決裂對於瑪格麗特的脾氣絲毫沒有影響。

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些人會對你說：不要再想這個女子吧，她不愛你了。

我苦笑地說：「好的，我很高興知道瑪格麗特不爲我憂傷呢。」

「她也有理呢。你照著你所應該做的做了，你比她更明白些，其實在她是愛著你的，她老是談起你，也許她會發點什麼瘋。」

「既然她愛我，爲什麼她不回我的信？」

「因爲她已經知道你是薄情郎。而且，女子們有時可以讓人欺弄她們的愛情，可是決不肯讓人傷了她們的體面；做了一個女子的情人，不到兩天就離開她，正是傷了她的體面呢，不管爲什麼決裂的。我是知道瑪格麗特的，她寧死也不願給你回信。」

「那麼我應該怎樣辦法呢？」

「沒有什麼辦法。你們會互相忘卻。你們彼此都沒有什麼可埋怨的。」

「若是我再寫信求她恕罪呢？」

「不要那麼做，她會原諒你的。」

我差不多都想跳起來抱住坡于當司了。

我在一刻鐘之後，回到家裏，寫信給瑪格麗特說：

「現在有一個人對於他昨天寫過的一封信，正很懊悔。若是不寬恕他，他明天就要離開巴黎了。這一個人很想你告訴他，什麼時候也能够獻上他的悔心來到你的面前。

什麼時候他可以單會見你一個人？因爲，你知道，表示懺悔，是用不到見證人的。」

我疊起一首散文獻詩式的信箋，叫約瑟夫送去，約瑟夫親交瑪格麗特，她說她停一會便有回信來。我吃晚飯時出去一會，等到晚上十一點鐘，她的回信還不曾來。

我於是決定不再多喫苦，明天就要動身了。

我下了決心之後，知道今夜一定要失眠，便開始收拾起行李來。

十五

我和約瑟夫兩個人收拾我動身的東西，約有一個鐘頭，忽然門鈴響了。

約瑟夫問我：『要去開門麼？』

我叫他去開門，心想着有誰這時候還到我這裏來，並不敢相信就是瑪格麗特。

約瑟夫回來告訴我：『先生，是兩位太太呢。』

『是我們亞猛，聽去是坡于當司的口音。』

我走出了我的房間。

坡于當司正立着的，她觀賞着我客廳裏的幾件古董，瑪格麗特卻坐在沙發椅上，正在凝思着。

我進去之後，便走近她，向她跪了下去，握住她的兩手，情不自禁地對她說：『原諒我吧。』

她吻着我的前額說：

『我原諒你，這已第三次了。』

『我明天要走了。』

『我的拜訪怎麼能改變你的決心呢？我並不是來勸你不離開巴黎的。我來是因為今天我白天裏沒有時光寫回信，我又不願意讓你相信我是在對你生氣。而且坡于當司還叫我不用來呢，她說我來也許會打攪了你。』

『你，打攪我，你，瑪格麗特！那一定不會的！』

『天呀！你也許有一個女人在你這裏，』坡于當司說，『她看着再來上了兩個，才真不大高興呢。』

在坡于當司這樣說的時候，瑪格麗特小心地看着我。

我說：『親愛的坡于當司，我不知道你說的什麼意思。』

坡于當司又說：『看你的屋子多華麗，我去看看你的臥室好麼？』

『可以的。』

坡于當司走進我的臥室裏去，說她是爲了去參觀房間，倒不如說她是爲了對於方才說過的傻話賠罪，好讓我和瑪格麗特兩人清靜。

我問她：『你爲什麼要和坡于當司回來？』

『因爲她本來就和我一起，在戲院裏。而且我也要有一個人從這裏陪我回去。』

『難道我不在那裏嗎？』

『對啊。但是一則我不願麻煩你。二則我相信如果你陪我去，到了我家門前的時候，你會得要求到我家裏去；可是我不能答應你這種要求的，所以我不願意讓你恨恨地離開。』

『你又爲什麼不能讓我進去呢？』

『因爲我受着嚴厲的監視，而且少許的嫌疑，就可以鑄成大錯。』

『就只好這個理由嗎？』

『若是還有別樣理由，我一定可以告訴你，我們兩個人之間，用不到有什麼隔膜。』

『瑪格麗特，我不願意繞着道兒說話。老實說吧，你究竟愛不愛我？』

『我很愛你。』

『那麼，你爲什麼欺騙我呢？』

『朋友，若是我的丈夫是公爵，我一年收入二十萬佛郎，如果我是這樣，那末我做了你的情婦，再一面去愛別人，你可以有權力問我爲什麼騙你；但我是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呀，我欠着四萬佛郎的債，而家無分文，一面一年卻要花十多萬佛郎。』

因此你是白問我，我也不用答復你。」

我說：「這很對，可是我將愛你成狂呢。」那時我的頭垂到瑪格麗特的膝上。

「啊，朋友，你該不是少愛我一點，便是多明白我一點。你的信多使我難過呀！如果我是自由之身，第一我前天的不會接待伯爵，即使接待了他，我一定要到你這裏，像你方才向我一樣，我要向你求原諒。而且以後一定不會再有別的情人。我曾經相信可以設法得到六個月期間的這種幸福，你又不願意；你一定要知道我用的是什麼手段，嚇！天呀，這手段很容易知道的。我因採取這種手段而受到的犧牲，是你所料不到的。本來我可以要求你：「我要兩萬佛郎；」你是愛我的，你一定可以籌到這筆錢，可是你將來也許再來埋怨我。我情願不要你費心。你卻並不會明白我的這點細心，這正是一種細心呢。像我們這般女子，是步步留心的，我們對於自己說的話，做的事都不像別的女子一樣。所以我再向你說一遍：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一方面想出還債的法子，一方面不向你要求一個錢，那些手段是一種細心，你正應該從中討點便宜，什麼話都不要講。假使你只到今天才明白我，你一定以為我許你的一切使你太幸福了，也決不再管我前天的事了，我們有時不得不破費我們的肉體去購買靈魂上的滿足，如果沒有這滿足的機會，我們更加苦痛了。」

我一邊傾聽着，一邊凝望着瑪格麗特，心裏油然而起敬，當我想到這神異的姑娘（從前我曾經慕過吻她的腳，）許我在她的腦筋裏有地位，許我在她的生活裏算一個角色，使我的欲望那麼快地就得到滿足的時候，而我卻還想得隴望蜀，這時候，我真不禁自問：人們的欲望是有止境嗎？

她又說：「真的，我們這般飄動可憐的生物。我們是有些想不到的欲望和愛情的，我們有時為某一種事情委身，有時又為另一種事。有的人為我們傾家敗產，我們仍不會真心愛他；又有的人只用一束花，就可以弄我們到手。我們的心有些不近情的習氣；這也就是它唯一的消遣和唯一的恕詞。我很快地愛上了你，我向你發誓。我為什麼呢？因為你見我吐血時曾經握住我的手，因為你因此流淚，因為你是唯一憐惜我的人性的生物。我對你說一句笑話：我從前有一隻小狗，他在我咳嗽的時候，憂愁地看着我，這是我愛過的唯一的生物。」

「這隻狗死了的時候，我哭得如喪考妣。原來我母親在她生平有十二年的期間常常打我。因此我是立刻就愛上了你的。我痛愛你像愛我的狗。假使男子們懂得一滴眼淚能得到些什麼東西，他們一定會多受到些情愛，我們也不至於這麼毀人了。」

「你的信看輕了你自己，因此我見到你心地不十分聰明；牠傷了我的愛情，比什麼事情還重。固然，你是由於嫉嫉，但太沒有理由了，我收到你的信，心裏非常難過，我希望午間可以見你，和你在一起吃飯，總之我一看見你，我便可以安心，但是我從未認識你之前並不這樣的。」

瑪格麗特繼續說，「而且，我相信我在你的面前，思想和談話可不用拘束，我原來以為唯有你才是我這樣的人。那些包圍妓女的人們，總高興追究他們頂不相干的談話，高興從他們頂無意義的行動裏找出結果來。我們沒有知己的朋友只有自私自利的情人，如他們所說，他們花了錢，並不是爲着我們，單是自己幫場面。」

「爲了他們這種人，我們伴着他們快活，伴着他們歡飲，他們什麼都不相信，我們也就得和他們一樣。我們是被禁止了不許有心腸的，否則要給人笑罵，給人鄙棄。」

「我們不是我們自己所有，我們彷彿不是活人，只是玩物。我們在他們的自尊心，是排在第一位，在他們的尊敬上便排在第末位了。我們也有些朋友，只是像坡于當司這樣的朋友，她們是過去的賣笑者，現在年華老大，還高興揮霍揮霍，可是已不能毀了。因此她們才成了我們的朋友的，或者不如說變成了我們同伴的食客，她們的友誼有時可以給你做走狗，可是她們總能先顧她到自己的。她們所貢獻給你的主意只是自己的如意算盤。我們加添十來個情人於她們本沒有什是關係，她只要借此能賺得到一隻手鐲，幾件衣衫，只要能夠時常坐上我們的車子出去逛逛，能夠時常到我們包廂裏看看白戲便毀了。我們贏一晚上的花束，第二天就給了她，她們也可以借我們刷實的披肩，她們從來沒有說是替我們幫了一點忙（無論是多麼細小的忙），而不要兩倍的謝禮的。那晚你親眼看見，坡于當司爲我去向公爵要求六千佛郎，她送來了，當時便借去了五百，這筆錢自然不會還我，或者還我幾頂決不會從匣子裏拿出來的帽子。」

「所以我們只能，或者不如說我只能有一件幸福的希望，就是，像我們這般多愁多病的人，總要找到一個能够不要探問我的生活，而愛我的生活印像更甚於愛我的肉體的上等人。我找着老公爵便是這樣的人，可是公爵已經年老，而風燭殘年的人，是不能保護也不能安慰人的，我曾經自以爲能够接受他安排我的生活；但是你叫我有什麼法子？我簡直很是煩惱，一個的人只要命定了是要被毀滅的，跳在火焰裏燒死，和給炭氣窒死是一樣的。」

「淺巧我在這時候碰着了，你是年輕，幸福和有力。於是我試想使你成爲我在嘈雜的寂寞生活中的理想者。我所愛你的，並不是已成的過去的你，而是應該做到的未來的你。你卻不肯接受這個地位，你以爲他辱沒了你而捨棄牠，那末你也不過是一個平常的情人罷了；如果這樣，你就照別人一樣，拿錢和我買笑，不要再提別的了。」

瑪格麗特滔滔地說完這篇的懺悔辭，非常疲乏，身子向沙發椅背上倒下，以手帕按在唇上，堵住了一陣輕微的咳嗽，手帕又從唇角抹到眼前。

我低聲說，「寬恕我吧，一切我全明白了，我的心肝，我不過要聽你親口講出來呀，忘卻過去的事吧，我們只須牢記一件事：我們是互相隸屬的，我們都還在青春，我們互相熱愛着的。」

「瑪格麗特，我一切都聽你吩咐吧，我是你的奴隸，你的狗；但是，看上帝的分上，毀滅了我寫給你的那封信，不要讓我明天走吧，我簡直要死了。」

瑪格麗特從她的上衣裏拿出信來，媚笑地交給我，說：

「看，我已經替你帶回來了。」

我撕掉了信，含淚吻着遞信給我的手。

這時坡子司當回來了。

瑪格麗特說：「坡子當司，你說說看，你知道他要求我什麼事麼？」

「他向你求恕。」

「不錯。」

「你原諒他麼？」

「可以原諒自然原諒他；但是他還想別的呢。」

「他想什麼？」

「他想和我們一起去吃夜飯。」

「你應許麼？」

「你以爲怎樣？」

「我以爲你們是兩個天真無邪的孩子。但是我的肚皮餓得很，你快一點應許，我們可以快一點去吃夜飯。」

瑪格麗特說：「走我們三個人都坐在我車子裏好了。」

她又身子掉向我說：「看，哪寧恐怕已經睡了，你去開門好了，拿我的鑰匙去，留神不要再丟掉了牠呀。」

我抱着瑪格麗特，幾乎悶死了她。

這時候約瑟夫進來了。

他揚揚自得地說：「先生，行李已經收拾好了。」

「完全收拾好了？」

「先生，是的。」

「好，仍舊放開來吧，我不走了。」

十六

我本來可以（亞猛對我說）簡單地向你講述我們這一場關係的開始，不過我想使你明白因為什麼事故又經過怎樣的階段我們才達到這個地步，我可以同意瑪格麗特所要求的一切，叫瑪格麗特只有和我在一起才能够生活。

在她來找我的那晚的第二天，我送那本漫郎攝實戈給她。

從此以後，我既然不能够改變我的情婦的生活，我就改變了我自己。第一我要使我的心中，沒有餘閒去思量我所新接受的地位，因為如果思量一下，我一定要悲從中來，所以我的生活，平常是很寧靜的，現在忽然顯得雜亂了，你也不要以為占有一個不圖利的妓女的愛情，是不必花錢的。她各式各樣的嗜好，像鮮花，戲園的包廂，晚餐，旅行等等，都是決不能拒絕她的要求，然而這都是很花錢呀。

我對你說過，我不是財主。現在我的父親還是G城的總收稅員。他在本地方是有名的老成忠實，因此他能够借到就職所應繳的一筆保證金。他靠了這個職位，每年薪水四萬佛郎，他在十年以來，陸續地償還了所借的保證金，並且為我的妹妹儲積了一點盜資。我的母親過世時，她留下一筆每年可以收入息金進六千佛郎的款項，我的父親是個最顧體面的人。他得到了他所尋求的職位，就把這筆息金平分給我和我的妹妹了。後來我到了廿一歲的時候，父親每年另外加給我五千佛郎，他希望我在司法界或醫界找一個自立的地位。我每年有這八千佛郎，在巴黎很可過得舒服，於是我就來到巴黎，學習法律，考得律師資格，像許多青年人一樣，袋裏裝了文憑，胡亂地在巴黎度着無聊的歲月。我雖然用錢很節省，不過我全年的進款只殼八個月的開銷，到了夏天便到父親的跟前，去過四個月，這就合到一萬二千佛郎的年金，還得到了好兒子的名譽。而且我也不會負債。

這是我初認識瑪格麗特時候的景況。

你總可以明白，我的費用自然增加了。瑪格麗特嬌養已慣，而且她也是那種依種種娛樂爲生活，從不覺到費用浩大的一個放蕩女人。所以，她因爲要多和我親近一些，往往早晨寫信約我去共餐，但是不在她家裏，總要在巴黎的或附近鄉間的飯館子裏。我總去接她，同去吃飯，吃完飯看戲，看過戲往往再吃晚飯，我一天就用了一百多佛郎，這樣一個月要用到二三千，我一年的進款就只能維持三個月，我一定要舉債，否則我只能離開瑪格麗特。

然而我可以忍受一切，卻不能離開瑪格麗特。

請你原諒我的絮叨，不過等一等你就可以知道這些情節和以後的關係，我所對你講的，是一段坦白的實事，其中的細情我都不曾掩飾，牠們發展的經過我也老實地說出來。

無論如何我不能忘卻我的情婦，我知道必須想出一個方法，來維持我爲她而增加的費用。我爲她所迷亂，只要一離開瑪格麗特，我便過不下去。我彷彿需要放縱沉醉於任何一種情慾，使我免掉離開她的寂寞。

我憑着我那小小的資產，先去抵借了五六千佛郎，便從事於賭博了，因爲自從公賭場取締以後，到處都可以賭博的。從前走進法拉司加底（巴黎公賭場）的時候，是可以有發財的機會的；那裏輸贏全是現錢，輸的人們也可以自己安慰自己說：『將來一定會贏得着的；』至於現在，除了俱樂部裏對於輸贏還是認真以外，別的地方贏了一筆大數目，未必能拿到現錢的。

賭錢的人，總是開支浩繁而又沒有相當財產可以滿足他們需要的青年；有人贏了，輸的人們就供給這般先生們的車馬，贍養他們的情婦，這是很沒趣的。於是他便要負起債來，賭友們的交情只限於賭場裏發生，而以爭論終止，結果在名譽上或者生命上多少總會有點損傷；如果其中有人是誠實的，他也会在十分誠實只不過缺少財產的青年人的手中，傾家蕩產。

至於賭博中的盜竊行爲，也不用我多絮叨了。

我投入這個急促，喧嘈，熱狂的生活中了，我從前想到賭博便要害怕，現在卻成了我和瑪格麗特的愛情裏所不能免的補助了。你叫我有什麼方法呢？

我如果不在昂丹路過夜，一個人睡在家裏，我一定會失眠，嫉妬心使我常常覺醒，使我神馳血沸，只有賭錢可以暫時轉移我的心神，我總要賭到可以到情婦家裏去的時候，到了這時刻，我不管輸贏，便毫不在意地離開賭桌，並且惋惜那一般留在那裏不知道去尋求幸福的人們；由此我才覺到我情愛的熱烈。

對於別人，也許賭博是一種需要；至於賭博對於我卻是一種救藥。如果不愛瑪格麗特，也不會賭錢了。所以我在賭場上是很冷靜的；我只輸出我所能付出的數目，我也只贏進我所能輸出的。

我的賭運很好。我不借債，而我的用度竟三倍於沒有賭博之前。這樣使我並不感覺困難，而能滿足瑪格麗特的種種嗜好，我自然不能捨棄，至於瑪格麗特，她愛我始終如一，而且愛我一天濃一天。

我已經對你說，起初我只能在夜半十二點鐘到天明六點鐘在她家裏。後來卻常能和她同坐在劇場的包廂裏，再後來有時她也來和我吃晚飯。有一天早晨，我留到八點鐘才走，再有一天我竟遲留到正午。

瑪格麗特的精神上還沒有變化，而肉體上已經變化了。我會想法替她治病，這可憐的姑娘為表示她的感激，也猜到了我的意思而聽從了我。我並沒有要費很大的力量，已經得到使她丟去她一切的舊習慣。醫生對我說，只有休息和清靜，才可以使她能健康，我先做到使她的夜飯合於衛生，使她的睡眠有規則。瑪格麗特對於這種新生活，漸成習慣，並且感覺到結果有益健康。她已經可以不去看戲而在家裏待幾個晚上，若是日暖風和，就裹上一件羊毛外衣，兜上頭紗，和我在尚賽利塞路上散步，像兩個小孩子似的，走在黑暗中。回到家裏，她疲乏了，稍微吃一點東西，弄一會音樂，或者看一點書，然後就寢，這是她從來未曾有過的，從前她使我心驚的咳嗽，現在也差不多完全消失了。

我們過了一個半月，伯爵就此被忘卻了；只是我還顧忌老公爵，對他隱瞞我和瑪格麗特的關係，然而也有時因為我在瑪格麗特家裏，而公爵吃了閉門羹，只說小姐正在睡覺關照了不許驚醒她的。

有一次我在賭錢，到了習慣上或者需要上我要去找瑪格麗特的時候，我離開賭場，恰好在一個精明的賭徒剛走了之後，結算下來，我贏了一萬多佛郎，這是我的用不完的資本了。

到了我向例回到我父親和妹妹那裏去的時候，我還不動身；因此我幾次接到他們兩人催我回家的信。我小心地回覆這些催我回家的信，我說我在外面身體很好，錢也够用，我想我雖然遲遲不歸，有這兩個好消息，一定可以使我父親釋懷的。

有一個在這時候的早晨，瑪格麗特被強烈的日光催醒了，跳下牀來，問我可高興帶她到鄉下去玩一天。我們叫了坡于司當，三個人一同出門，瑪格麗特囑咐娜寧對公留說，她趁這良辰美景，和都凡諾亞太太到鄉間去散心了。除去使老公爵放心，必定要有坡于當司同去之外，像她這種人好像是天然爲伴人旅行鄉間而生的。她永不改換的興致和永不磨滅的好胃口，使得她同伴的人們得不到厭煩的時刻，而必須陪着大嚼其雞蛋，櫻桃，牛奶，兔肉……等等，總之是巴黎附近野宴中所例有的一切。

我們還沒有決定到那裏去。

又是坡于司當來指示我們了。

她問：「你們是不是要到一個真正的鄉下去呀？」

「對啊。」

「那麼，我們到坡吉窪，到普安都汝，雅奴寡婦的家裏去好了。亞猛去雇一輛馬車。」

一點半鐘以後，我們在雅奴寡婦的家裏了。

你大約知道這個小棧房的。它平時是旅館，星期日成了酒店。那裏有一個小花園，地位像普通的一層樓那樣高，從這園裏遠眺，可以望見壯美的山河，左邊是馬力村羅馬的故墟，右邊是蜿蜒不絕的山崗，一條小河停在這裏，好如一條印花的銀帶，環流在加碧因平原和克魯雪孤島之間，常被那兩岸的白楊和蕭蕭的垂柳低低地催睡。

在對面正中極遠處，一道廣闊的日光，照着一幢一幢白牆紅瓦的小屋和機家工廠，遠遠的距離掩護了這些工廠裏的刻薄光景和營業性質，倒也點綴了這美麗的風景。

再望到遠處，還可以隱約地聽見給濃霧擁抱着的巴黎城。

正如坡于司當所說，這是一個真正的鄉間，而且我還要補充一句，這裏吃的野宴才是真正的野宴呢。

我並不是因為在這裏得到了幸福，而這樣地描寫，實在是因為坡吉達的風景真好。我曾經旅行過許多的地方，曾經看見過許多更重大的事物，但是從來不曾見過還有比這山麓上的小鄉村更令人流連的。

雅奴太太請我們泛船，瑪格麗特和坡于當司都很高興地答應。

人們往往拿鄉間的旅行和愛情的事件，聯貫在一起，這是很對的；因為世間祇有碧草青天，晴風空野，才可以安放你心愛的人兒，無論愛情怎樣濃厚，無論怎樣信任所愛的女子，無論她的過去是怎樣可以保證將來，男子終究有時要吃醋的。若是你愛一個女子，認真地愛她，你必定會想要使你的愛人和世界隔絕，只是你一個人所專有。無論你所心愛的女子不睬別的人們，她一和人們接近的時候你總好像是會失去她的香氣和完整的。至於我，我比一般人的更富於這種感覺；我的愛情不是一個普通的愛情；我如果愛一個普通的女子，一般人的愛都可以和我一樣。不過我所愛的是瑪格麗特哥吉耶，在巴黎城裏，我每動一步，就可以看見她從前的情人，或者明天就可以做她的情人的，在鄉下，我們所遇見都是生疎的人，他們也不理會我們，在這滿郊春色裏，遠離了城市的喧囂，我可以放心大膽愛我的情婦了。

坡于當司已在遠處，在我的旁邊，是一個愛嬌的少女，我們互相熱愛着，她的名字叫做瑪格麗特。我們忘了過去的一切，祇看到光明的將來。日光照耀着我的情婦，好像是照耀着一個最純潔的未婚妻。我們走在這嫵媚的一角，背誦拉馬丁的詩句，唱和司古度的歌曲。瑪格麗特穿着白衣衫，斜倚在我的臂膊上，在晚上星光燦爛之下，絮述昨晚對我所說的話；遠遠的城市，在繼續它煩囂的生涯，我們美滿的青春和愛情的畫圖中，絲毫受不到它纖塵的沾染。

這就是這一天烈日穿過樹葉的間隙送到我身上來的夢境，我們的游船停在一個孤島上，我們在草茵上躺著，我神往於無限的希望。

從我所在的地方，看見對面岸上有一所有趣的兩層樓的小屋，外面圍着半圓形的柵欄；在這柵欄裏邊，房子的前面，碧草

有如絨氈，房子的後面有一個小樹林，充滿了神祕的隱居人，門前的草茵，第一天給人踏成小徑，第二天早晨便給走苔掩住。攀緣的鮮花，爬上這無人居住的房子的階石，一直蔓延到樓上。

我看這所房子看出神了，心想彷彿這房子是我的了，我剛才的夢境又移到這裏面了。我在這裏，望見瑪格麗特和我自己，白天在山丘上的樹林裏面，晚間同坐這綠草地上，我自己想，世上恐怕再沒有人比我們更幸福了。

瑪格麗特對我說：「多麼美麗的房子呀！」她隨着我的視線，或者她也有和我同樣的思想。

「在那裏？」坡于當司問。

「那邊。」

瑪格麗特用指頭指點着那所房子。

坡于當司接着說：「哦，好極了，你們歡喜它嗎？」

「自然。」

「那末叫公爵替你租了；我保他一定會給你租的。我來負責，如果你願意的話。」

瑪格麗特看看我，好像是問我有什麼意見。

我的幻夢被坡于當司最後幾句話所驚散，使我猛然墜入實境，突然發呆了。

我吞吐地說：「這是一個好主意。」可是我自己也不明白在這是什麼話。

「那我去辦。」瑪格麗特緊握着我的手，說她依着她自己的願望解釋了我的辭意，「我們立刻去看看這是不是出租的。」

這房子是空的，租金要兩千佛郎？

瑪格麗特問我：「你到這裏來高興嗎？」

「我準能夠來這裏嗎？」

「我不是爲你，獨自在這窮鄉做什麼！」

「瑪格麗特，那末讓我自己來租這房子。」

「你瘋了？這不但沒有好處，反而還有危險；你明白的，我只有得一個人的好處的權利，讓我去辦。大孩子，不要多說。」

坡于當司說：「這樣，那我有兩天空閒的工夫，便可來你們這裏小住了。」

我們離開這房子循着舊路向巴黎回去，一路談論着我們的新計劃。我抱着瑪格麗特，在下車的時候，我已經放心地盤算她的計劃了。

十七

次日早晨，瑪格麗特一早便催我離開，對我說今天公爵一定會來得早的，而且應許我等公爵一走，便寫信給我通知晚會。這天白天中，我果然接到這幾個字：

「我和公爵同赴坡吉洋；望於今晚八時，到坡于當司家中等我。」

到了這約定的時期，瑪格麗特已從鄉下回來，到坡于當司家裏來會我了。

「喂，一切都弄好了。」她一邊走進來一邊說着。

坡于當司問：「房子租定了麼？」

「租定了，他立刻就答應的。」

我並不認識這公爵，但是我這樣地欺騙他，自己不免內愧。

瑪格麗特接着說：「可是還沒有完呢！」

「還有什麼事？」

「亞猛的住所我也留心到了。」

坡于當司笑着問：「在同一所房子裏？」

「不，在普安都汝。我和公爵是在那裏吃飯，趁他縱目遠眺的時候，我問雅奴太太，大概是姓雅奴的吧？我問她有沒有合式的房子。她說正好有一處。一間客堂，一間外室，一間臥房。我想這很够了。租金每月六十佛郎。房間裏陳設得很精緻，我租下了這房子。我做得對吧？」

我雀躍得吻着瑪格麗特的頭頸。

她接着說，『還有，你可以帶一把那小門上的鑰匙，我給公爵帶一把柵欄門上的鑰匙，不過他不會拿的，因為他總在白天來的，我和他互相談談，我相信他高興我這避開一時巴黎的塵囂。他家裏也要少說些閒話了。可是他還問我何以我這麼喜歡巴黎的一個人會決意要到這鄉下來住；我對他說我不大康健，到這裏來是爲休養的。他似乎不大相信。這可憐的老頭兒是常聽到有人對他說閒話的。我們要處處小心，親愛的亞猛；他曾派人在那裏監視我的，而且我並不只是要他租了一所房子，不幸我欠着債，還要他替我還債呢，就這樣對於你合式嗎？』

『合式的，』我回答她，一面設法鎮靜着我心中對於這種生活所起的種種顧慮。

『我們在這房子裏仔細觀察過了，將來我們在那裏一定是很舒適的。公爵樣樣都關心到的。呵！愛人，』這癡姑娘吻着我接下去說，『你福氣呀，是一個百萬財主在那裏給你舖牀呢。』

坡于當司問：『你們幾時搬去呢？』

『當然越早越好。』

『你的馬和馬車也帶去嗎？』

『我全家都搬去。你替我看守這空房子。』

一星期之後，瑪格麗特搬進這鄉間的小房子，我也移居普安都汝了。

於是我們又開始一段新生活。

初到坡吉窪的時候，瑪格麗特還不會完全放棄她的舊習慣，天天在家中舉行宴會，她所有的女朋友全來看她；在頭一個月裏，沒有一天沒有十來個客來家吃飯。坡于當司也帶着她相識的人們來玩，並且作主款待，好像這是她的家裏。

你可以知道，這種種都是花用着公爵的錢。可是坡于當司還時時向我來要一張一千佛郎的鈔票，據她說是替瑪格麗特來要的。上面說過，我曾經贏了些錢，我趕緊給予坡于當司那瑪格麗特叫她來要的錢；我恐怕對於瑪格麗特供不應求，便到巴黎去借錢，借了等於我從前曾經借過而已經還清了數目。

於是又有一萬多佛郎在我身邊，我的月費還不曾計算在內。

瑪格麗特接待賓客的興致，因為開支浩繁，尤其是因為常向我要錢的緣故，所以減低一點了。爲要使瑪格麗特得以休養而租這房子的公爵，也不大來這裏了，因為他恐怕總要遇到多數的賓客，而他是不願意被這些人看見的。尤其是有一天，他本來想和瑪格麗特一起吃晚飯的，恰好遇到有十四五個人在那裏吃午飯，直到他打算吃晚飯的時候，她們的午餐還沒有完結。他一開餐室的門，突然發生了哄堂大笑，他在這些女子的失禮的歡鬧之前，只好猛然退出來。

瑪格麗特立刻站起來，到鄰室裏去看公爵，竭力勸慰，使他忘卻這個遭遇；但是這老人的自尊心受了損傷，終究懷恨；他忽然對瑪格麗特說，他不願意再供給一個女子瘋狂的糜費了，她連在她自己家裏，都不知道使他受到尊敬，他就此忿忿地去了。

從這天起他不來了。瑪格麗特雖然屏客杜門，改變了她的習慣，公爵卻總也不給她信息。我倒因此得了好處，我的情婦完全屬於我了！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瑪格麗特再也離不開我。我不顧慮到將來的結果，她公開地宣佈了我們倆的關係，而她在她家裏竟鎮日不出來了。僕人們都稱我先生，正式的當我作主人一樣。

坡于當司對於這個新局面，很向瑪格麗特勸告了一番；但是她回答說她愛我，她不能離開了我過活，不管結果怎樣，她決不放棄我們雙宿雙飛的幸福，而且還說，誰不喜歡這儘可以不必再來這裏。

上面這些話，是有一天坡于當司對瑪格麗特說她有要事和她談天，她們關在房間裏談，我在房門外面聽見的。過了些時候，坡于當司又來了。

當她進門的時候，我正在園子裏；她沒有看見我。我看見瑪格麗特迎上去的光景，使我猜想她們一定又要舉行那天被我竊聽的同樣的談話了，我還是要像上次一樣去聽聽。

她們倆在一間小房間裏談心，我就在門口竊聽。

瑪特麗格問：「怎樣？」

『怎麼樣！我見到公爵了。』

『他對你說什麼？』

『他說他原諒你初次的過失，但是他曉得你現在公開地和亞猛·都華勒先生在一起生活，這他可不能原諒你。他向我說：「叫瑪格麗特離開這小夥子，我和她可以像從前一樣，她要什麼我一切都給他；如果她還戀戀不捨，她就不應該向我作任何請求。」』

『你怎麼回答他呢？』

『我說讓我來把他的意思告訴你，並且我應承使你聽我的好話。親愛的孩子，你小心想，你失掉了地位，亞猛決不能使你重新恢復的。亞猛確是以全副靈魂愛你，不過他沒有相當的財富供給你的需要，總有一天必須離開你的，到這時候便來不及了，公爵便不肯再爲你做什麼事了。要不要我去向亞猛說？』

瑪格麗特並不回答，好像是在思索。我等待她的答話，心頭狂跳起來了。

她回答說：『不！我決不離開亞猛，而且我也不隱瞞我倆的同居生活。這或者是一樁傻事，但是我愛他，有什麼法子呢？而且他毫無阻礙地愛我已經成爲習慣了；如果他一離開我，那怕一天只有一點鐘的工夫，他一定要很感痛苦的。況且我的壽命不久，我不願意去自尋煩惱，去服從一個老頭子的意志，只是看了他的樣子都足以使我變老的。他不給錢也隨他去吧，我過得去的。』

『但是你怎樣過呢？』

『那不用管他。』

坡于當司一定還想絮叨，可是我突然走了進去，趨奔到瑪格麗特的腳下，她的深情催流了我喜極的熱淚，淚水滲了她的雙手。

『瑪格麗特，我的生命是屬於你的，你不用再要那老公爵了，我不是在這裏嗎？我不會拋棄你，而你所給我的幸福，我幾時

還得清呢？我們再沒有什麼束縛了，我的瑪格麗特，我們倆相愛好了！我們別管其他的事呀！」

「是呀，我愛你，我的亞猛！」她兩臂抱着我的頭頸，低聲地說，「我愛你之深不能言喻呢。我們今後可以清靜些，我們會快樂的，我從此永遠脫離這令我臉紅的生活了，你決不會責備我的過去的，是不是？」

我的熱淚阻住我的聲音，我只知道緊緊地擁抱着瑪格麗特，貼在我的心頭，替代答話。

她回過頭對坡于當司頓聲地說，「你去把我們的這番情景告訴公爵，你還說我們並不需要他。」

從此以後，也沒有公爵的問題。瑪格麗特也不是我從前所認識的姑娘了。她盡力避免足以使我回想到她的舊時生活的一切。世界上婦之于夫，姊妹之於兄弟，也決沒有像她所給我的愛情和小心。她是個多病之身，容易接受一切的印象，一切的情感的。她斷絕了舊時的友伴和習慣，也改變了舊時的語調和浪費。當我們出門去泛我新買的小船的時候，看見我們的人決不會相信這個身上穿着白色長衫，頭上戴着大草帽，手臂上搭着樸素的披肩（防備水上的涼氣的）的女子就是瑪格麗特·哥吉耶，四個月前她還以奢華和淫蕩喧傳於巴黎的。

唉！我們拚命享樂，好像早預料到這種幸福是不會常久的。

我們有兩個月沒有到巴黎去。也沒有一個人來看我們，除去坡于當司和我曾經對你說起過的那瑜利·都普哈，我這裏的這本動人的記載，就是後來瑪格麗特交給她的。

我天天伴着我的情婦度着生活。我們開着向花園一面的窗戶，望着花團錦簇的夏景，在樹蔭下面，我們兩人並肩領略這真實的生趣，這種生趣是我和瑪格麗特從來不曾了解的。

她對於一切極細小的事物，都要發生小孩子似的驚異。有時候她好似十多歲的小女郎，在花園裏追逐一隻蝴蝶或蜻蜓。這位姑娘，從前賞玩的花束，它的價錢，足以供給一家人寬裕的用途，現在有時也坐在草地上，坐上一個鐘頭，把玩她所由命名的簡單花朵了。

她在這期間中，常常看漫浪攝實戈，我看見她好幾回正在這本書上寫註解。她老是對我說，如果一個女子愛了男子，決做

不出漫郎所做的事來的。

公爵曾經給過她兩三封信。她認識是他的筆跡，也不拆看就把信交給我。

公爵信裏的措辭，有時使我流淚。

公爵想停止供給瑪格麗特的費用，是能夠叫她回頭的；等到他知道這個方法不生效力，他自己不能堅持到底；他像前回一樣，又寫信來，要求允許他再來，不管她要求他怎樣的條件。

我看過這些迫切而重複的信，便撕碎了，也不告訴瑪格麗特這些信的內容，也不勸她重新接待這老人，雖然我對於這可憐的老人油然而生同情，使我很想勸她；我怕我勸她重新接待公爵，她會誤會要想重新讓公爵來負擔她的費用；我不高興讓她誤會，以爲我想逃避對於她生活的責任。

因此公爵不能得到回信，便不再寫信來了，而我和瑪格麗特仍然雙宿雙飛，毫不顧慮到將來。

十八

要對你講我們新生活的瑣事是不容易的，這一段生活有如天真的兒戲。它對於我們兩人很有趣味，可是對於聽講的人，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你總知道愛了一個女人是怎樣的情景，我們希望着良夜來到。我們整夜沉醉在色情中。你總會知道雙方熱烈的，信任的愛情，能够使人忘記一切。除了自己所鍾愛的女子以外，一切全好像無用。已經後悔曾經在別的女人身上用過了一點心，而在手裏所握住的纖手以外，決想不到還有再緊握別的女子的手的可能。腦子不再胡思亂想，也不能夠追憶往事，總之決不能離開那專一的思想。每天在情人的身上，能够發現一點新的媚態，便得到一點未曾嘗過的愉快。

人生只不過是滿足着連續的慾望，靈魂不過是維持神聖的愛情之火的灶神。

我們到了晚上，常去坐在屋後的小樹林裏，聽聽晚來和樂的天籟，大家都想着不久又可互相擁抱着直到明天。有時我們睡了一整天，連日光都不讓他透進房來。嚴閉着窗幔，隔絕了外面的紅塵，只有娜寧一個人有權來開我們的房門，不過還只限於在送東西給我們吃的時候；我們便在牀上吃東西，而且還帶着歡笑和癡狂，接着又再躺一回，因為我們沉醉於情愛之中，好像喜歡沒水的一樣，只爲吸換空氣才重出水面呢。

可是有時我還看見瑪格麗特傷心，有時還看見她流淚；我問她爲什麼忽然悲傷，她回答我說：

「我們的愛情是異乎尋常的，親愛的亞猛，你現在愛我，好像我從來不曾愛過別的人，我只怕將來你會痛悔，你把我的過去當作罪惡，使我重墮風塵，你想我現在嘗到這新生活的滋味，將來再去過那舊生活，我一定不成功的。你對我說，永不離開我。」

「我對你發誓，我永不離開你！」

她看我一眼，好像察看我的目光，要知道我的立誓是不是誠意的，然後她倒在我的懷中，頭藏在懷裏面，說：

「你不知道我愛得你要命呵！」

有一天晚上，我們依偎在窗臺的欄杆上，看見浮雲掩映着月亮，靜聽西風低語着樹枝。我們互握着手，默默了好一會，瑪格麗特打破了沉寂對我說：

「冬天快到了，我們離開這裏吧？」

「我們到那裏去呢？」

「到意大利去。」

「你在這裏住得膩了？」

「我怕冬天，我也怕回巴黎去。」

「爲什麼呢？」

「原因很多的。」

她不告訴我害怕的原因，卻猛然接下去說：

「你高興走嗎？我賣去我一切的東西，我們到那邊生活去，毀去我過去的痕跡，也沒有一個人認識我是誰。你高興嗎？」

「瑪格麗特，如果你喜歡這樣，那我們就去吧。我們去旅行一下；不過也不用賣東西呀，等你回來的時候，再找到你舊有的東西，你不是很有趣嗎？我的錢雖不_？够在意大利去長住，可是還可以舒服地旅行五六個月呢。」

「正經說起來還是不要去好。」她一面說，一面離開窗口，走去坐在房裏隱暗處的沙發上，「何必到那裏去多花錢呢？我在這裏已經太累你的了。」

「瑪格麗特，你怪我爲你花了錢嗎？何必這樣呢？」

她向我伸着手說：「朋友，原諒我，這風雨天氣使我的神經不快，我的話並不是我心上所要說的。」於是，她吻我之後，墮入長時間的沉思了。

有好次幾發生這同樣的情景，雖然我不曉得所以發生的原因，但是我很看出瑪格麗特頗有對於將來不安的心情。她是不會懷疑我的愛情的，因為我的愛她是日深一日，然而我常常看見她無端傷心，她推託說身體不好，並不告訴我別的原因。我恐怕她厭倦於這鄉下單調的生活，就提議回巴黎去，然而她卻不答應，她向我說，沒有一個地方，能够使她比在鄉間還快樂的。

坡于當司蹤跡漸疎，但是她有時寫些信來；這些信每次總使瑪格麗特眉頭深鎖，而我總沒有要求看過。我只好想像了。有一天瑪格麗特在房裏，我走進去，她正在寫信。

我問她：『你給誰寫信？』

『給坡于當司；要不要念給你聽聽？』

我最惡厭猜疑，所以我對瑪格麗特說，我不用知道她在寫什麼；然而我敢斷定，這封信一定可以知道瑪格麗特真正發愁的原因的。

第二天天氣清，瑪格麗特提議去游一回船，再到克魯雪去玩。她好像還很高興；我們回家已經五點鐘了。

娜寧看見我們進門，告訴我們：『都凡諾亞太太來過了。』

瑪格麗特問：『她回去了嗎？』

『回去了，她坐了小姐的車子去的；她一切都妥當了。』

瑪格麗特興奮地說：『很好，拿飯來我們吃吧。』

兩天之後，坡于當司又來了一封信，於是有半個月光景，瑪格麗特彷彿不再無端傷心，而且不斷地求我原諒她以前的愁態。

可是那馬車總不見回來。

有一天我問她：『坡于當司怎不來還你的馬車呢？』

「兩匹馬中有一匹病了，車子也要修理，趁我們在這裏的時候寧可弄弄好，我們在這裏是用不着車子的，省得再等回到巴黎去修。」

過了幾天，坡于當司再來看看我們，又證實了瑪格麗特對我所說的話。

只她們兩人在園裏散步談話，當我去加入她們隊裏的時候，她們便亂以他語。晚上，坡于當司要回去的時候，說是嫌冷，要瑪格麗特借一件披肩給她。

一個月又過去了，這一月之中，瑪格麗特非常高興和愛我。

然而馬車終究是沒有回來，劇實的披肩也杳無音信，這種種不由得使我疑心；我曉得那一只抽屜是瑪格麗特放坡于當司的信的，我趁她在園裏的時候，就想法去開這抽屜；但是不成功，鎖非常嚴密。

於是我就拘向來放珠寶首飾的抽屜。這些抽屜都一開便開開了，然而找不到首飾，自然，匣子裏的東西也沒有了。

一種尖銳的憂懼緊束着我的心頭。

我想去追問瑪格麗特短少這些東西的真情，但是她一定不肯實說的。

最後我對她這樣說：『親愛的瑪格麗特，請你允許我到巴黎去一輪我家裏不曉得我在什麼地方，或者父親有信給我；他一定正在掛念我，我應該寫封信給他。』

她說：『朋友，你去好了，可是早點回來。』

我便到巴黎去了。

我立刻到坡于當司的家裏。

我直捷地說：『你老實地告訴我吧，瑪格麗特的馬到那裏去了？』

『賣掉了。』

『她的披肩呢？』

「也賣掉了。」

「金鋼鑽呢？」

「在典當裏。」

「誰去賣和當的呢？」

「是我。」

「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瑪格麗特不讓你知道呀。」

「你爲什麼不向我要錢呢？」

「因爲她不願意。」

「賣和當來的錢做什麼用的呢？」

「自然還債。」

「她欠着很多的債麼？」

「總還有三萬佛郎呢。我的朋友，我早就對你說過了，可是你不相信我呀；好了，現任你該知道了。妝飾店裏本來是公爵担任的，有一天去向公爵要錢，被拒絕出來，第二天公爵寫信給他，說他不管哥吉耶小姐的事了。這商人就來這邊催錢，只好和他商量分期付款，這就是我向你看的那幾千佛郎；後來所有的債主都知道公爵已經不替瑪格麗特担保，牠和一個沒錢的少年同在一起，他們一齊來要錢，來扣押東西了。瑪格麗特本想賣去她一切的東西，可是來不及了。而且，我也一定要反對的。她要還帳，又不願意向你要錢，所以她賣掉了她的馬和披肩，當去了她的首飾。你要不要看看買主們的收據和當舖裏的當票。」

坡子當司開了一隻抽屜，取出這些票據來給我看看。

她自以爲有先見之明地說：『呵，你以爲只要兩相愛好，回到鄉下去過夢樣的生活，便沒有問題了？這不行的，朋友，不行的。在理想生活旁邊，還有物質生活呢，純潔的主意常給無聊的牽絆阻住，而這牽絆是鐵索，輕易不能掙斷。瑪格麗特所以始終沒有欺騙你，因爲她的性情是特別的，我是規勸她，可是我也沒有勸錯，因爲我看她犧牲一切，心上很難受。她沒有聽我的話，她說她愛你，她決不能欺騙你，這是很漂亮而富於詩意的，然而這樣生不出錢來還債呀，我再說一次，現在她還要三萬佛郎才能過得去。』

『好，我來給她這筆錢。』

『你去借嗎？』

『是去借的。』

『那你這事情更不行。你去激怒你的父親，斷絕你的月費，而且三萬佛郎也不是一朝一夕借得到的。親愛的亞猛，聽我的話，我對於知道女子比你深切，不要這樣任性，將來你總會後悔的。拿理智出來吧，我並不叫你離開瑪格麗特，不過還是再恢復夏天以前的情形，你讓她自己去設法解除困難，公爵會慢慢地來找她的。如果她肯接待N伯爵，他昨天還對我說過，他可以替她還債，還可以每月供給她四五千佛郎。他一年有二十萬的進款呢。這對於她很有利益的，至於你，你終究要退步的，不要等 you 破了產再退步，尤其是這N伯爵是傻瓜，他決不會隔絕你和瑪格麗特的關係，她起初也許要流淚，慢慢她就會習慣起來，將來會感謝你這樣做法呢。你設想瑪格麗特是有夫之婦，你作爲是欺騙她的丈夫，這不就完了嗎？我已經對你說過一次了，不過那次還不過是一種勸告，現在你卻只有這一條路。』

坡于當司的話真娓娓動聽。

她一面收起方才給我看的票據，一面接着說：『總是這樣，凡是做生意的女子，一定想到客人是會愛她們的，她們卻不會真愛客人，如果這樣，她們靠誰生活？她們要到了三十歲，才能够自給其奢侈生活，才能不以金錢來換情人，我如果早知道這道理的話呵，我總之，你不必去對瑪格麗特說明，帶她回巴黎來。你獨自和她在一起已快半年也已經了，你閉閉眼睛便行了。』

她過半個月就會接待 N 伯爵的，一個冬天她可以積蓄一點錢，明年夏天你們再來消夏。親愛的，這樣做吧。」
坡于當司彷彿提出了她的妙計，然而我忿恨地拒絕了。

若是我這樣做，不但對不住我的愛情和尊嚴，而且我確信瑪格麗特也寧死不接受這種辦法的。

我對坡于當司說：『够了；到底瑪格麗特還要多少錢？』

『我對你說過了，三萬多佛郎。』

『她幾時要呢？』

『在兩個月內。』

『我去籌措吧！』

坡于當司聳聳肩膀。

我接着說：『我籌錢來給你，可是你應許我，將來決不告訴瑪格麗特，說這錢是我籌來的。』

『你放心吧。』

『如果她再送別的東西給你當或賣，你要先告訴我。』

『她已經空無所有了，你放心吧。』

我先回我的寓所，看看有沒有父親的信。

居然有四封信在那裏。

十九

父親在前三封信裏，問我爲什麼不寫信。在最後一封信裏，他說他已經知道了我生活的變化，不久他要到巴黎來。我素來敬愛我的父親的。我就回信說，我出門旅行去，所以久疎定省。我請他告訴我來巴黎的日期，我好去接他。我把我鄉下的住址告訴了僕人，叮囑他一接到有G城郵戳的信，馬上送來給我；然後我回坡吉隆去。

瑪格麗特正在園門口等我。

她目光閃耀着，她跳上攀住我的頭頸，禁不住地問：

「你見過坡子當司嗎？」

「不會。」

「爲什麼在巴黎就攔了這些時候呢？」

「我接着幾封父親的來信，只好寫封回信。」

過了一會，娜寧喘息着跑進來。瑪格麗特立起和她低語着。

娜寧出去之後，瑪格麗特重新坐下，握着我的手，說：

「你爲什麼要騙我？你是去看坡子當司的。」

「誰告訴你？」

「娜寧。」

「她怎麼知道呢？」

「她跟你去的。」

「你叫她跟隨我嗎？」

「是呀。我想你總有重要的緣故，才會這樣到巴黎去的，四個月中你不曾離開我。我恐怕你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或者去看別的姑娘。」

「小孩子！」

「我現在是放心了，我明白你做的事了，不過我還不知道你聽見了些什麼話。」

我把父親的來信給瑪格麗特看。

「我並不是要問這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要到坡于當司家裏去。」

「我去望望她。」

「朋友，不用騙我。」

「我去問問她你的馬好了沒有，你的披肩和首飾她還要不要。」

瑪格麗特臉泛紅霞，但並不答話。

我接着說：「因此，我才明白了馬，披肩，和金鋼鑽的用途。」

「你怪我嗎？」

「我怪你爲什麼不向我要錢。」

「在我們這樣的關係裏，如果做女子，還有一點骨氣，她應該犧牲一切，決不向情人要錢，否則這愛情和賣笑無異。我相信你是愛我的，但是你要知道愛妓女的情熱是不管鏡花水月呀。誰能料定呢？或者在爲難或是厭煩的一天，你就許會在我們的關係裏面看出一個配合得很巧妙的算盤的坡于當司太多嘴了，這些馬對我有什麼用處呀！我賣了牠們正好省些浪費；我沒有馬也一樣過的，養它們的錢倒省去了。我所要求你的，只望你愛情不渝。我沒有馬，沒有外衣，沒有鑽石，你也一定照舊愛我的。」

她的話一點也不矯飾，我情不自禁地流淚了。

我很動情地緊握着她的手，回答說：『但是，親愛的瑪格麗特，你曉得我總有一天要知道你的犧牲的，那時我心中多難受呢。』

『爲什麼要難受呢？』

『親愛的孩子，因爲你不能爲愛我而犧牲到首飾，我也不願意你到了爲難或厭煩的時候。或者因此你追悔我們的同居，如果你和別人同居決不會這樣厭煩或爲難；幾天之內，你的馬，披肩和鑽石，都會物歸原主。這些東西對於你的需要，有似空氣對於生命一樣。而且，這或者是可笑的，你裝飾得奢華的時候，比在簡樸的時候更使我心愛。』

『因此你不愛我了。』

『胡說！』

『若是你是愛我的，你就該讓我依我的意思來愛你；可是你卻總當我是一個驕奢成性的姑娘，而認爲你是應該花錢的。你不願意接受我情愛的表證。你不由自主地想到總有離我的一天，而存心精細免去猜疑，你是對的，朋友，不過我的希望還要大些。』

瑪格麗特說到這裏，便想立起身來；我拉住了她，一面說：

『我只要你高興，要你不因我受苦，我沒有別的。』

『那我們兩下分散好了！』

我響朗地說：『瑪格麗特，爲什麼誰能够拆散我們？』

『你，不讓我了解你的境地，而只以維持我固有的境地爲榮耀；你，要想維持我過去的奢華，以維持我們內心的隔膜；你，不相信我的愛情是不計利害，只想爲我花錢，用你原有的財產，本可以使我們安樂地度日，偏要去爲我傾家蕩產，你根深蒂固的成見多麼可笑！你以爲我會拿一輛車子和幾件首飾跟你的愛情比較嗎？那些虛榮，在平時還可以叫我滿意，我有了愛情，

它便毫無價值，你以為它還是我的幸福嗎？你去給我還債，你為我傾家蕩產，總之，你包養我！這樣又能維持到幾時？就算兩三個月，這時候你再依我的辦法便來不及了。因為到這時候，你就只好依我為生，可是一個有體面的男子，總不肯這樣做呀。至於現在，你還有萬多佛郎的年金，這個數目也够我們日常的開銷了。我賣掉我多餘的東西，也可以一年得到二千佛郎的息金。我們租一所好好的小房子，兩個人同住著。夏天，我們到鄉下去玩玩，不要住在這樣的房子，租一所够我們兩人住的小房子就行了。你心無牽掛，我自由自然，我們來日方長，看上帝的分上，亞猛，不要再逼我到從前無路可走的地方去。」

我無話可答，那裏充滿着感激與恩愛的熱淚，我不由得伏在瑪格麗特的懷裏。

她又說：「我本來想瞞過你安排好一切，把我的債還清，佈置好一個新住所。到十月裏，我們回到巴黎去，一切都不言而喻了；不過既然披于當司都告訴了你，現在就先要你同意一聲了——你愛我的程度能聽我的話嗎？」

我再不能反對她，我熱烈地吻着瑪格麗特的手，說：

「我一切都依你的意思。」

她所決定的計畫，就此算商妥了。

於是她高興得很：她舞着，唱着，她很得意於她未來簡樸的新住所。她和我商酌，這住所將覓在那一個區域裏和如何佈置法。

我看她對她自己這個的決意，非常高興，非常自滿，好像這樣從此可以使我們兩人完全結合了。

然而我也不願意自己白受一切。

頃刻之間我決定了今後的生活，我分配一下我的資產，把我的母親遺留下來的一份息金給瑪格麗特，我這樣做，也許能謝她為我犧牲的萬一。

我還餘下父親給我的每年五千佛郎，無論如何，我總能覓用了。

我也不把我的決意告訴瑪格麗特，因為我相信她一定要拒絕的。

這筆息金是一所房子抵借的六萬佛郎上生出來的，我還從未見過這抵押品的房子。我只知道我父親的經紀人，他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每一季交付我七百五十佛郎，我只給一張收條。

我和瑪格麗特同到巴黎來找房子的那一天，我便到這個經紀人家裏去，問他要轉移這筆息金給別人的時候，手續怎樣。這位先生以爲我虧空了，問我爲什麼要這樣做。這筆息金轉移給什麼人是早晚要告訴他的，所以我馬上老實地告訴了他。

他一點也不反對我，本來他能嚴阻止我的，他卻答應我盡力替我去辦。

我自然叮囑他在我的父親面前嚴守秘密，然後我到瑜利·都普哈家裏去找瑪格麗特。她寧可到瑜利家裏休息，因爲不願意到坡子當司家裏去聽她的大道理。

我們去找房子。那些我們所看見的房子，瑪格麗特都嫌太貴，而我卻嫌都太簡單。然而我們的意見終歸一致了，我們在一個很清靜的區域裏，找到一所小小的偏宅，和主宅是離開的。

在這偏宅的後面，有一個附屬的小花園，很是精雅，牠的圍牆高低合度，足以使我們和鄰居隔開，而不阻礙眺望的目光。

這是正合理的住宅。

我到我原住的地方去退房子，瑪格麗特便去找一個商人，據她說：這個人曾經替她的一個女朋友，辦過她所要去叫他辦的同樣的事的。

她很高興地到普羅方斯路來尋我。那個商人答應受下她全部的器具，給她還清債務，給她收條和她兩萬佛郎。

就你親見的拍賣下來的價錢看起來，這老實人，總算在他的願主身上，賺到三萬佛郎以上了。

我們高興地回到坡子去，互談着我們將來的計畫，因爲我們無所顧慮，尤其是因爲我們相愛至深，我們覺得我們的前途正希望無窮。

一星期後的某一天，我們正在吃午飯，娜寧來對我說，我的僕人來見我。

我叫他進來。

他對我說：『先生，您的父親到巴黎來了，他要您立刻回去，他等您在那裏。』

這個消息本是很平常的，可是，我和瑪格麗特聽了，大家茫然無措。

我們預料到禍事要來了。

所以，雖然她並沒有表示她的印象（這也是我所同有的），我一面伸手給她說：

『一切都不用耽心。』

瑪格麗特吻着我低聲地說，『越早回來越好，我在窗口等你。』

我叫約瑟夫先去告訴我的父親，我立刻就來。

過了兩個鐘頭，我果然已經在普羅方斯路了。

我的父親穿着睡衣，坐在我的客廳裏正寫着字。

我走進的時候，他望着我的態度，令我立刻知道有什麼嚴重的問題在蘊釀着。

可是我仍然向他走近，我伴爲不知地吻着他：

「父親，您什麼時候來的？」

「昨天晚上。」

「您像平常一樣，下車便直到我這裏來嗎？」

「是的。」

「我很抱歉，我沒有在這裏接着你。」

我說完這句話，我便望着父親的臉色，彷彿他要大發宏論。可是他一句話也不說，封上他才寫好的信，差約瑟夫去付郵。屋子只剩我們父子兩人了。我的父親立起身來，身子倚在壁爐上，對我說：

「親愛的亞猛，我有要事對你說。」

「父親，我靜聽你的教訓。」

「你肯老實對我說嗎？」

「我素來不扯謊的。」

「據說你和一個叫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姑娘同居，這是真的嗎？」

「真的。」

『你知道她的出身怎樣呢？』

『她是一個妓女。』

『你爲了她，今年便忘記回家看我們？忘了你的妹妹和我？』

『父親，是的，我承認。』

『那麼你很愛她嗎？』

『父親，你看得出的，既然她使我疏忽了一件重要的責任；這正是我今天要懇求你原諒的。』

我的父親料不到我會這樣老實答復，因爲他彷彿凝思了一會，後來他對我說：

『你可知道你是不能長此生活下去嗎？』

『我有時這樣耽心的，父親；可是我並沒有知道。』

我的父親音調稍硬，繼續地說：『你要有自知之明呀，我不允許你這樣的。』

『我自己想只我不玷辱門楣和毀壞家聲，我便可以度着像現在過的日子樣，這也就是稍可減少我的耽心。』

色膽如天的話真對，我爲了保住瑪格麗特，準備反抗一切的，甚至於反抗我的父親。

『可是，現在你應該走正路啊。』

『父親，爲什麼呢？』

『因爲你現在正在毀壞家聲，你自己卻不知道。』

『我不明白這幾句話的意思。』

『我來教你明白吧！你有了一個情婦，這好得很；你像漂亮的狎客對於妓女一樣地供養她，那更加好；可是你會忘記了最

神聖的事情，你的醜聞四播，一直我的故鄉都風聞到了，玷辱了我家的門楣，那可是無論何時都辦不到的事。』

『父親，請你許我對你說，說我蜚語的人，他自己全不明白。我是哥吉耶姑娘的情人，我和她同居，這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

情。我並沒有拿我襲受得的你的姓氏交給哥吉耶姑娘，我爲她花的錢也只在我進款範圍之內。我不曾欠債。總之我並沒有走到像你所說一樣，讓父親說是敗家子弟。」

「父親總可以指出他的兒子走到壞路上的。你現在還算一點錯事沒有，但是你將來會做得到的呀。」

「父親！」

「先生，我對於人生的經驗，總比你豐富。除了在完全貞潔的女兒身上，別的人再沒有純潔的感情。每一個漫郎都可以找到她的格利歐，而且時異世改，一個社會倘使不能改正它自己的錯誤，也就犯不上要加添年齡了。你得離開你的情婦。」

「父親，我很抱歉不能聽你的話。這是不可能的。」

「我要強迫你聽我。」

「父親，可惜世上已經沒有放逐妓女的聖瑪格麗特島了；並且即使還有話，倘若你能叫人放逐她到那裏去，我也會追隨着哥吉耶姑娘一起去的。你說這怎麼好？也許我是錯了，可是我惟有愛她才能得到幸福。」

「亞猛，你睜開你的眼睛來看吧，認清你的父親，他一向愛你，並且也只願望你的幸福的。難道和一個大家都玩過的姑娘度着夫婦的生活，在你是以爲名譽的麼？」

「父親，只要再沒有一個人玩她，這沒有什麼關係，只要這個姑娘愛我，只要她由她對我的與我對她的情愛上新換了生命，這有什麼關係！總之一點也不相干，只要她悔過自新。」

「喂！先生，你難道以爲一個高尚的男子使命只在勸悔妓女麼？你難道以爲人生只有這滑稽的目的麼？你難道以爲一副心腸，除去這件事之後，再就不應該有別樣值得熱心的事麼？這一番用心將來會落得怎樣的結果，你到四十歲的時候，將會怎樣迴想起你今天說出的話？倘使那時候你還笑得出來，倘使這一場情愛還不至於在你的過去上留下太深的痕跡，你將來回首前塵，一定要失笑。倘使你的父親從前也像你這樣想法，不能堅決地立志成家立業，卻爲了這一類情愛的衝動，就拋棄了他的生活？你試想想看，你現在該成了怎樣的境況？你仔細想想吧，亞猛，不要再說出這種傻話了。你離開這個女人好吧，

你的父親請求你。」

我沒有答話。

我的父親又說：「亞猛，看你過世的母親的分上，你相信我吧，丟掉這種生活，事實上你忘記牠會比你想去要容易些的。你現在自己正着了迷，你有二十四歲了，想想前途吧。你不能够永遠愛這個女人，她也不會永遠愛你的。你們倆都太誇張，你們的情愛了。你自己走上了絕路。再走一步你就不能再回頭的路，要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走吧，隨我一起回去伴著你的妹妹過一兩個月吧。靜心的休息和家庭閒度。誠的情愛，會很快地醫好你這一場熱病的，這也不過一場熱病而已。」

「在這時候，你的情婦自己會想穿的，她會另外再找一個情人；將來你看出了爲了這樣的一個人，幾乎傷了你的父親，幾乎失去他的慈愛，那時你就會對我說我今天來找你是很對的，你還會感激我的。」

「好吧。跟我一起回去，是不是，亞猛？」

我覺得我的父親那番大道理，對於別的什麼女人都講得過去，可我又相信對於瑪格麗特是不合式的。可是他最後幾句話，口氣是那樣的溫和，和懇切，使我不敢答他一字。

他彷彿顫聲問我：「喂，到底怎麼樣？」

我終於說：「父親，並不怎樣，我不能聽你。你對我說的話，我的能力全做不到的。請你相信我吧。」我看見他面色不豫時繼續地說：「你也過於說重了我們將來的結果了。瑪格麗特並不是像你所想的一個姑娘。這一場情愛，永遠談不到使我走上錯路的話，其實正相反地，它能在自己身上發展出最尊貴的感情來。真的愛情永遠是使人向上的，無論喚醒它的是怎樣的女人。倘使你認識瑪格麗特，你就會明白我不生任何危險。她和最體面的女人一樣體面。別的女子是非常貪心，她可是豪爽無私。」

「這也就阻止不住她笑納你的全部財產，要知道你的母親留給你的也是你現在拿來給她的，只有六萬佛郎，你聽清楚我對你說的話，這是你僅有的財產了。」

我的父親也許保留下這個結論和威嚇，當作對我最後的打擊。

我在他的威嚇之下，卻是比在他的祈望之下更強硬些了。

我說：『誰告訴你說我拿這一筆錢給瑪格麗特？』

『我的經紀人一個正直人作了這麼一件事，他自然要通知我，哼！我爲了阻止你爲一個女子而傾家蕩產，才跑到巴黎來的。你的母親臨死時給你作正用的遺產，並不是叫你拿去給你的情婦們買笑呀。』

『父親！我可以向你立誓，瑪格麗特並不知道這一回事。』

『那末你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爲瑪格麗特這一個你譏諷她而要我拋棄她的女人，她爲我們同居而犧牲了她所有的一切。』

『你便接受她的犧牲嗎？先生，那麼你算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肯讓瑪格麗特姑娘爲你犧牲去吧，够了吧。你得離開這個女人。剛才我請求你，現在我命令你了；我不願意我的家有這樣玷辱門楣的事。收拾你的行李，準備和我一起走。』

我說：『父親，請你饒恕我。我不能帶走的。』

『爲什麼呢？』

『因爲我已經到了不再聽受命令的年齡了。』

我的父親聽完這一句答話臉上發白了。

他說：『先生，好了，我知道我怎樣對付你。』

他按響手鈴。

約瑟夫應聲進來。

他吩咐僕人說：『搬我的行李到巴黎旅館。他隨即走進他的房間裏，換整齊了他的衣裳。』

他再出來時，我走近他前面。

我說：『父親，請您應許我，不要做什麼事使瑪格麗特難堪。』
我的父親立定了，向我輕蔑地看了一眼，只寥寥地答我說：

『我相信你發瘋了呵。』

他說完便走出門，走出時狠狠地帶上門扇。

我也下樓，雇着一輛雙輪小馬車，到坡吉洋去。瑪格麗特正在窗前等我。

「好了，你來了！」她叫着，跳起來抱住我的頭頸說，「看你臉上怎樣慘白呵！」

我告訴她我和我父親的爭執。

她說：「天啊，我也想到這呢。約瑟夫來向我們報告你的父親到了的時候，我就戰慄着像似聽了一件惡消息。可憐的朋友！你太爲我受了苦。也許你離開我比和你父親鬧翻要好些呢。但是我一點什麼也沒有礙着他呀。我們安安靜靜地過着，將來日子還要更安靜。他都知道你是一定要一個情婦的，他就應該滿意我這個情婦呀，因爲我既然愛你，也並沒有對你奢望的野心。你對他說過我們將來的計劃嗎？」

「對呀，他對於這一點更不高興，因爲他從這一件決算上，看出我們彼此互相恩愛的證據來了。」

「那末怎樣好呢？」

「好瑪格麗特，當然我們仍舊同居，讓這像一陣風暴樣過去好了。」

「過去了沒有問題嗎？」

「它總要過去的呀。」

「但是你的父親肯就此干休了嗎？」

「你想他將怎樣？」

「我怎麼知道呢？這是一個父親能夠做到叫他的兒子服從他的，他都做得到。他曾對你提起我的往事，也許承他厚情替我編造一點新的故事，好叫你拋棄我。」

「你很知道我是愛你的。」

「是的，但是，我也知道你總違拗不過父親，結果你就會聽他了。」

「不，瑪格麗特，我不會聽他的話。這是他多事的朋友們的閒話，教他生氣；但是他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公道人，他會改變他的最初的印象的。而且，總而言之，這不相干的！」

「亞猛，別這樣說，我寧願傍的一切，可不讓你和家庭鬧翻；等過了今天，明天你仍然回巴黎去。你的父親在他那一面會迴想迴想的，也像你在我這一面一樣，這樣也許你們也許可以互相諒解一點。不要傷了他的道理，你做出願意向他稍微讓步的神氣；不要顯得太關切到我，他會讓一切事情仍然就這樣下去的。朋友，樂觀一些吧，還要相信一件事，就是無論發生什麼事，你的瑪格麗特總是屬於你的。」

「你可能對我立誓嗎？」

「我還用立誓麼？」

聽信一個心愛的聲音的勸告該是多少溫柔的事呵！瑪格麗特和我兩人一整天的時間都費在重溫舊時的計劃中，彷彿我們想實現得越早越好，我們時常怕有什麼事件發生，幸而一天過去沒有什麼新聞。

第二天十點鐘時我往巴黎，近午時到了旅館裏。

我的父親已經出門去了。

我回到我自己的屋子裏，希望在那裏遇到我的父親。可是一個人也沒有來。我又到經紀人那裏，也不看見任何人。我再回到旅館裏，一直等到六點鐘。我的父親仍然沒有回來。

我又回到坡吉窪去。

我看見瑪格麗特時，她不如頭一天那樣等着我，可是她向火坐着，那時，天氣已經用得着生火了。

他正在沉思，我走近她的靠椅，她還沒有聽見，也沒有回頭。我才想吻她的額，她一陣發抖，彷彿這一吻突然將她喚醒。她說：「你叫我吃了一驚，喂，你的父親呢？」

「我沒有看見他。我不知道這算什麼意思。在他那裏沒有找着他。我到他能到的一切地方去。總不會見他的面。」

「好，明天再去找他吧。」

「我很想等他來叫我去呢。我相信我已盡心了。」

「不行，我的朋友，你決不能就此好了，尤其在明天，你必須再回到你的父親那裏去。」

「爲什麼尤其在明天？」

我看瑪格麗特被我一問，臉上泛紅，說：「因爲這樣可以表示你這一方面的更加切心，那麼他可以更早地原諒我們。」

瑪格麗特今日心情若有所失，又是發愁。我對她說的話，總要重複兩遍，她才回答我。她因兩日來所突發的事故，心緒不寧，爲我們的將來擔心。

一夜的功夫我儘勸她放心；第二天她催我動身時，她含着一種我講不出的固執的不安。

我像昨天一樣，找不到我的父親，可是這一回他出門時，留下一封信給我：

「若是你今天再來看我，等我到四點鐘，到四點鐘我還沒有回來，明天再來同我一起吃晚飯；因爲我有話要和你面談。」

我等到四點鐘，父親還沒有來。我又回到了坡吉窪。

昨夜瑪格麗特是憂愁的，今天她是發熱和興奮了。她看見我進來，跳起來抱住我的頸頸，可是又在我腕間盡哭泣了一會。

我問她爲甚麼突然悲傷，令我驚駭。她不告訴我確定的理由，用些一個女子不願吐露真情時候所能藉口的話來掩飾。她心情稍微平靜一點時，我告訴她這一趟旅行的結果；我給她看我父親的信，叫她留心研究，讓我們樂觀些。

她看着這一封信，又聽着我的話，淚珠縱橫，急得我喊起娜蜜來，怕的她太受刺戟。我們放她躺在牀上，她哭着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握住我的雙手不斷地吻着。

我盤問娜蜜，是不是我不在的時候，她的女主人收到了一封什麼信，或者有誰來看她引起她這種情境，但是娜蜜答覆我說既沒有人來看她，她也不會收到什麼信。

然而從昨天以來，一定有了什麼事，瑪格麗特越是隱瞞着我，越使我不安。

晚間她彷彿稍微平靜些，她叫我坐近牀頭，絮叨地告訴她對於我的恩愛。她嫣然微笑，可是這是勉強的微笑，因為無論她怎樣矜持，她總是淚珠欲墜。

我盡力想使她告訴我這一番苦痛的真因，可是她一味固執着，只支吾地回答我，像我已經對你講過的。

後來她終於睡着在我腕間，可是這瞌睡與其說休養，無寧說是她的身體疲勞了；她不時發出一聲叫喊，不是陡然驚醒，等她定神知道我在她身邊以後，她要我發誓永遠愛她。

我一點也不明白她這斷續苦痛的原因，這樣狀況一直延長到天明。這時候瑪格麗特才墜入一種半眠的狀態裏。她差不多兩夜不曾安眠。

她的睡眠，時間也並不長。快十一點鐘的時候，瑪格麗特醒了，她看見我已經起了牀，茫然四顧，喊着：

『你已經要走了。』

我握住她的兩手說：『不，我只想讓你再睡睡。時候還早得很呢。』

『你幾點鐘到巴黎去呀？』

『四點鐘。』

『那末還早呢。你陪我直到那時，是不是？』

『一定的！這還不是我的老習慣？』

『我真幸福呢！』

『我們吃午飯好吧？』她心不在焉地又說一句。

『只要你願意。』

『還有，一直到你要走的時候，你肯抱着我吻嗎？』

『是的，並且我立刻回到你身邊來。』
她興奮地望着我說：『你真回來的嗎？』

『當然。』

『呵，是的，你今晚要回來的，我照常等着你，並且你還要愛我的，並且我們還要是從我們相識以來一樣地幸福的呵。』
她的話斷續零亂，彷彿有難言之痛，這痛苦使我膽心着的瑪格麗特幾乎發瘋。

我說：『聽我說，你病了，我不能就這樣丟下你，我寫一封信給我的父親，請他不必等我。』

她突然叫起來說：『不行！別這樣做。你父親要誤會我不讓你去的。在他想看見你的時候；不行，你一定得去，一定得去！而且，我也沒有生病，我身體養得很好，我只是做了一個惡夢，我不過是不會睡醒吧了。』

從這一刻以後，瑪格麗特努力顯出更高興的神色來。她不再哭了。

我到了走的時候，我吻着她；問她是否願意陪我到車站去；我希望散步可以使她開懷，並且她能換換空氣也好。我尤其是切想能和她相依多久就是多久。

她也高興，便披上一件披肩，伴我同行，還攜着娜寧，因為可以伴她回來。

我躊躇地放不下她。但是從速轉來的希望和怕重新觸犯了我的父親，終於我勉強和她分離，於是車子載着我走了。
『今晚上見。』我別離瑪格麗特時向她說。

她不答話。

從前已經有過一次，她不答我這同樣的一句話，你可還記得那一次是G伯爵在她那裏過夜；但那是過去的事，我早忘記了。現在如果我還有什麼要就心，那就再決不是瑪格麗特騙我的問題了。

我到了巴黎，先去看坡子當司，請她去看看瑪格麗特，希望她的活潑和興致可以令她寬解。

我也不叫人通知就走進去了，坡子當司在她的梳妝間裏。

她神色不安地說：「瑪格麗特是不是和你在一起？」

「沒有。」

「她怎麼樣？」

「她正不舒服呢。」

「是不是她就不來了？」

「是不是她應該來呢？」

都凡諾亞太太臉上泛紅，忸怩地說：

「我的話的本意是這樣：既然你來到巴黎來，是不是她就不來這裏會你了？」

「她不來。」

我望着坡于當司；她低下眼睛，我從她的神色上，看出她怕我久待下去似的。

「親愛的坡于當司並且我來要求你一點事，假使你沒有什麼事，今天晚上去看看瑪格麗特，你可以陪陪她，你也可以睡在她那裏。我從來沒有看見她像今天這樣，我怕她會害病呢。」

坡于當司說：「我今天晚上要到城裏去吃飯，不能去看瑪格麗特；不過明天我可以來。」

我辭別都凡諾亞太太，我看她心緒不寧像瑪格麗特一樣，我到我的父親那裏去，他第一眼便小心地看我的神色。他向我伸出手來。

「亞猛，你兩趟來看我，使我很高興。」他說，「使我希望你已經重新想過了，猶如我在這一面也想過一樣。」

「父親，我可不可以請問你，你想過的結果是怎樣的？」

「那結果是，我從前太看重了別人的蜚語，還有，我決定對你要放緩和些了。」

我高興地說：「父親，你說什麼呀？」

「親愛的孩子，我說青年人們總是要有一個情婦的並且據新近得到的消息你做哥吉耶姑娘的情人也許比任何別的姑娘好。」

「我最親愛的父親！你真使我快樂！」

我們這般地談了一會，隨後同吃晚餐，在吃飯的時候，我的父親態度很和藹。

我急於要回去向瑪格麗特報告這幸運的變遷，我不斷地望著掛鐘。

我父親對我說：「你簡直一刻三秋一樣，看你這樣急於想離開我。呵！年紀輕輕的後生們！你就老是這麼犧牲了誠懇的情愛，換取靠不住的情愛麼？」

「父親，別這樣說！我是確信瑪格麗特愛我的。」

我父親不答我；他的神色，既不像懷疑，也不像相信。

他極力勸我在他那裏過夜，並勸我第二天再走？可是我記着瑪格麗特在不舒服，我對他說明，請他准我早回去看她，並許約他明天再來。

多美麗的黃昏；他還伴我回到車站。我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我企盼了好久的希望，現在快達到目的了。

我從來沒有愛我的父親像這時候這般愛得深切。

當我要離開他的那一刻，他最後還再勸留我一次；我謝絕了。

他問我：「真的你很愛她？」

「我愛她幾乎要發狂呢。」

「那麼你去吧！」他隨即舉手抹過額前，彷彿想驅除一種什麼念頭似的，後來又張開了嘴彷彿要對我說什麼；可是終於只握握我的手，驟然離開我，說：

「就此明天見吧！」

二十一

我坐在火車中，恨火車走得太慢了。

十一點鐘時候我到了坡吉窪。

房子裏沒有一個窗戶是亮着的，我按着門鈴，沒有一個人來開門。

這種情景對於我還是第一次，後來纔算圓丁出來了。我走進去。

娜寧照着火來迎我。我走進瑪格麗特的屋子。

「小姐呢？」

娜寧答說：「她上巴黎去了。」

「上巴黎？」

「先生，是的。」

「她什麼時候走的？」

「你走了一個鐘頭之後。」

「她沒有什麼信留給我嗎？」

「什麼也沒有。」

娜寧走開了。

我想：「也許她替我就心，所以就到巴黎來打聽我對她說過來看我的父親的話，是不是一種想貪得一天安閒的託辭。」我又一個人想：「再不然，也許坡于當司有什麼要緊事，寫了什麼信給她？」但是我一到巴黎就去看坡于當司，她也沒有

令我疑心，大概她也不會寫信給瑪格麗特的。

我記起我對凡諾亞太太說瑪格麗特病着的時候，她問過我的這句話：『是不是她就不來了？』同時我又記起坡于當說完這句話以後，她彷彿有爲難的神色，那一句話彷彿隱瞞着一件約會似的。我記起這件事，又聯帶憶起白天一整天裏瑪格麗特的眼淚，這眼淚被我的父親的殷勤接待使我稍微忘卻了。

我從這時以後，所有一天裏的事故一起兜上心來環繞着我最初的疑惑，逐漸在我腦筋裏牢牢繫住，使我覺得一切都證實這疑惑的一念，我甚至於懷疑我父親的好意。

瑪格麗特催我到巴黎去；在我向她提議說是留着陪在她身邊的時候，她似乎又定心些。難道我是上了當嗎？瑪格麗特會騙我嗎？或者她本可以趕上時間回來，不教我覺察出她的偷空，卻又做什麼偶然的故事牽留住了？爲什麼她不告訴娜寧？又不留給我鸚鵡字？那些眼淚又算什麼意思？她的失蹤和神祕又有什麼意思？

我立在這一間空洞的房間裏，惶恐自問，我的眼光看着掛鐘，鐘上已是夜半，彷彿對我說這時候我的情緒不再回來了。可是，在我們初安排一切計劃妥貼以後，在彼此授受了這些犧牲以後，她會還騙我嗎？不是的。我應該極力信任她。

也許這可憐的姑娘找着了了一個買主，去買她的家具，她到巴黎去接洽這回事情吧？這樣她自然不願意事前通知我，因爲她知道雖然我能同意她，這到底也是我們將來幸福生活的必需品，未免令我難堪，而且對我提起，也怕傷了我的自尊心。她寧願弄妥一切，才再來見我。坡于當一定等待着這件事，有意瞞着我。瑪格麗特在今天大概還不能辦完她的交易，今晚也許耽擱在坡于當家裏。再則或許她一會兒就會回來的，因爲她應該想到我的不安，不忍讓我獨守空房。

但是她又爲什麼要流淚呢？想來是不管她怎樣愛我，這可憐的姑娘捐棄繁華，到底不禁心傷吧，原來她直到現在都是生活在奢華中，而且這些都是曾經使她快活和遭人嫉羨的。我原諒瑪格麗特這種追悔的心情。我很想等着她歸來時，好狂吻着她，她說明我已經猜到她神祕的別離的原因了。

但是，夜闌更深，瑪格麗特仍舊沒有歸來。

我越加不安，我的心和頭彷彿緊束着圓箍。我想也許她發生了什麼事故吧！也許她受了傷，害了病，死去了吧！也許送信人會帶給我關係她不幸的消息吧。也許一直到天亮，我仍舊陷在這同樣的疑心和同樣的愁憂裏面吧！

我在最初等待瑪格麗特時的耽心，怕她騙我，現在不再縈繞到我的腦筋裏來了。她丟我在這裏，一定不是她的本意。我愈是想着，愈相信這原因定是一件什麼禍事。呵，人類的虛榮心，你該有多少形式表現自己呵！

過了半夜一點鐘，我自己計着再等一個鐘頭，在兩點鐘時瑪格麗特倘再不回來，我趕到巴黎去。我在期待中，找到一本書來看，因為我不敢想了。

漫郎攝實戈是攤開在桌上的，我看去卷葉上面，似乎有許多地方都有淚痕。我翻動幾葉以後，重又合上，書裏的字體穿過了一層疑心的隔膜，對我似毫無意義。

時候悄悄地過去，天上遮着烏雲，秋雨打窗，空牀好似墳墓，我害怕起來了。

我打開窗戶，傾耳諦聽，只聽到樹裏的風聲，路上車輛已絕。教堂的鐘樓上淒清地在打半點鐘。

我反而就起心來怕的有什麼人要進來了。在這時候，在這陰暗的天氣，我彷彿覺得將有不幸的事了。兩點鐘又敲着了。我還等待片刻。只有時鐘單調的鏽鏽聲，打破此時的沉寂。

我最後離開這一切都被孤寂不安的心境蓋上了一層愁容的房間。我在相鄰的房間裏，碰到娜寧伏在她的活計筐上睡着了。我開門的聲音驚醒她，她問我是不是她的女主人已經回來。

『還沒有，不過，倘使她回來了，請你告訴她說我耐不住心裏的不安，已經往巴黎去了。』

『現在就去嗎？』

『是的。』

『怎麼樣？現在沒有車子了呀。』

『我步行走去。』

「但是天在下雨呢。」

「不趕緊！」

「小姐就要回來的，即使她不回來，等天亮再去看她爲什麼事耽擱也不遲呀。你這時候走在路上，會給人路劫呢。」

「好娜寧，沒有危險。明天見。」

她替我找着外衣，又替我披在肩上，還勸我去叫醒雅奴太太，請她去雇雇車子看。但是我不贊成，因爲我相信現在要去雇車，也許沒有結果，時間或者倒費得比走了一半路程的還多。

並且我正需要冷清的空氣和身體的疲勞，好克服我過度的興奮。

我拿着昂丹路房子的鑰匙，和送我到柵欄門口的娜寧道別就此走了。

起初我一逕跑着，但是地面泥濘，跑起來很是費力。這麼跑了半個鐘頭，我不得不停歇一會，我全身被汗浸透。後來換了一口氣，我繼續前進。夜色是那般地黑暗，使我時刻都在就心，怕的碰着了路旁的樹，牠們陡然擋到我的眼前，恰像高大的魔鬼向我奔來似的。

我碰着一兩輛運貨的車子，一會兒車夫就走上前超過它們了。

一輛輕快馬車快步地對坡吉去跑來，它走過我面前的時候，我希望瑪格麗特在裏面。

我停着喊起來：瑪格麗特！瑪格麗特！

但是沒有回音。馬車仍然向前走。我目送它遠去，自己重新向前走。

我費了兩個鐘頭，走到了星盤柵欄。

我看見巴黎，鼓起餘勇，向這一條跑過多少趟數的長路上跑去。

路上沒有行人，彷彿走在一座死城裏。

天色漸漸地要黎明了。

我走到昂丹路的時候，這一座大城在完全覺醒之前，已經蠕蠕欲動了。

我走進瑪格麗特屋子的時候，聖和西教堂上正打五點鐘。

我對看門人通過姓名，這看門人幾次受過我幾個二十佛郎的錢幣，可以讓我有權利在五點鐘的時候到哥吉耶姑娘家裏來的。誰也沒有阻擋我進去。

我本來可以問他瑪格麗特是否在家，可是怕他謝絕我說不在家，所以我寧願再多耽兩分鐘的心，因為在就心裏，我還有
一線希望。

我在門口傾聽着，試想聽出一點聲響，一點動靜來。

一點聲響也沒有。靜得彷彿像鄉村裏一樣。

我開了門，隨即走進去。

所有的窗幔都掩得很嚴密，我掀開餐室裏的帷，走到臥房裏去，推開臥房的門。

我跳向懸繫窗幔的長繩，猛力地拉牠。

窗幔分開了；初陽的光透進來，我奔向牀前。

牀上是空的！

我開了每一扇的門，看過每一間的房。

總不見一個人。

我幾乎要發狂。

我又走進梳妝間，推開窗戶，我連聲喚着坡于當司。

坡于當司的窗戶也關閉着。

於是我走下樓去問看門人，哥吉耶姑娘可在白天裏回來過。

看門人說：『是的，她和都凡諾亞太太一起來。』

『她沒有留給我什麼話嗎？』

『沒有。』

『你知道她們後來怎麼樣？』

『她們坐上一輛車子走了。』

『怎樣的車子？』

『一輛自用的四輪馬車。』

這到底算什麼意思呢？

我按問隔壁房子的門鈴。

『先生，你往那裏去？』看門人開門送我之後這樣問我。

『我到都凡諾亞太太家裏去。』

『她還沒有回來呢。』

『真的不曾回來嗎？』

『是的，先生，並且這裏還有一封信，是昨晚有人送給她，我還沒有轉交呢。』

看門人拿出一封信來給我，我不介意地瞥了一眼。

我認得出這是瑪格麗特的筆跡。

我接過信來。

信封上寫着：

『拜託都凡諾亞太太轉交都華勒先生。』

我指着信面上的字，對看門人說：『這封信是給我的。』

他問我：『您就是都華勒先生嗎？』

『是的。』

『呀！我認識您，您常到都凡諾亞太太家裏去的。』

我走到街上，拆開這一封信。

這封信對於我，比晴天霹靂還利害。

『亞猛，在你讀着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是別人的情婦了。我們之間一切，已成了一刀兩斷。』

『朋友，回到你父親的身邊去吧，去看你的妹妹吧，那年輕的貞潔的姑娘，她不知道我們所受的磨折的；你在她身邊，立刻容易忘記了會使你受苦的一個叫作瑪格麗特·哥吉耶的波棄的可憐蟲，這可憐蟲曾經蒙過你一時的恩愛，她永遠感謝你在她的生命上留下了僅有的幸福的時刻，她的生命和希望，現在離毀滅不遠了。』

我讀完最後幾個字，覺得簡直就要發狂似的。

有一時，我真害怕倒在街上。我眼前金星亂閃，太陽穴裏跳着熱血。

後來我稍微清醒一點，舉目四顧，驚訝着別人還照常生活，並不爲我的不幸而停歇片刻。

我一個人支持不住瑪格麗特給我的打擊。於是我想起我的父親現在還在巴黎，在十分鐘之內我就可以同他在一起，他不管我的苦痛是由於什麼原因，一定肯分受我的痛苦。

我像一個瘋人，像一個強盜似地，跑到巴黎旅館裏；我看見我的父親的房門上掛着鑰匙，便立刻衝進房去。他正在閱讀什麼。

他並不以我的突來爲異，彷彿他是在等我。

我連忙倒在他的臂裏，說不出一句話。我拿瑪格麗特的信給他看。溜向他的牀前跪下，我淚如泉湧地痛泣。

當我的生活重入舊軌照常度日的時候，差不多一天一天都是一樣的。有幾次我設想着曾經有過一件記不起來的特別情形，使我不在瑪格麗特家裏度夜，還想着倘使我再回到坡吉窪去，像從前我碰見過她一樣，一定可以碰到她正在期待的不安中；她還會問我是什麼人留住了我，使我這般遠離着她。

在生活已經取得了像這戀愛生活的習慣以後，要想改變這種習慣，而同時不至於毀壞聯繫着生活的其他的發條，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我不由得時反覆地溫讀瑪格麗特的信，好讓我自己相信我並不是在做夢。

我的身體，因為內心的刺激，再也不能動彈。心情的不寧，夜來的步奔，晨間的消息，這一切使我精疲力盡。我的父親乘我無力的時候，再勸我和他一起回家。

我完全聽從了他的話，我需要一種真實的情感來慰安我，好讓我受此波折之後，仍可生活下去。我非常感激我的父親肯安慰我這一場傷心。

我現在還記得的，就是在這天快五點鐘的時候，他和我坐上一輛長途驛車。也不問我一句話；他叫人替我理好行李，和他自己的行李，一起捆載在車子的後面，就此攜我走了。

我回首巴黎，已經不見，前事如夢，路途的寂寞，使我想起心裏茫茫如有所失。於是我不禁涕淚滂沱。

我的父親知道他的話不穀安慰我，他任我哭泣，不對我說什麼，只有時握握我的手，意思是叫我明白在我的身邊有一個關切的朋友。

夜間我不能安眠，我夢見瑪格麗特。

忽然我驚醒過來，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坐在一輛車子裏面。後來才想起一切，我的頭無力地垂到胸膛裏。

我不敢對父親說話，我怕他會對我這樣說：『你看我瞧不起這個女人的愛情，是不是對的！』

可是他也不佔這一點強，我們一直到了C地的時候，他只對我談些和今天使我動身的的事情毫無關係的閒話。

在我吻着我的妹妹的時候，我想起瑪格麗特信裏提到關係到她的話；但是我又立刻知道無論我的妹妹是怎樣地好法，

她終於不能令我忘記我的情婦。

那時打獵的季候到了，我的父親想借此給我遺愁。他找到朋友鄰舍們組織獵會。我隨着去同玩，并不拒絕，可是我沒有興致，正像我離別巴黎以後的一切行動，都是沒精打彩一樣。

大家圍獵射獸，他們也叫我守住一方。我的獵鎗不會添上火藥，我放它在一旁，開始幻想起來。

我仰看行雲緩流。我讓我的思想彷徨在寂寞的原野上；有時我聽到只在十步左右的獵伴的聲音，他叫我看他獵得的野兔。

父親看透了我的情節，他並不會被我鎮靜的外表瞞住。他很明白我長此抑鬱，也會有一天引起可怕的反動的，也許是危險的反動；他一面儘避免做出安慰我的神情，一面卻盡力給我消愁。

我的妹妹她本來不知道這些事情的，自然她不知道爲什麼從前我是那麼高興的人，現在忽然會變到這般悲愁空想。

我在有些時候，在悲愁中被我父親心境不寧的注視所驚覺，我便握住他的手，默示向他請罪。我從前不能自主地曾經使他難過。

這樣一個月過去了，可是我也只能支持到這種程度。我的心放不下瑪格麗特，我過去太愛她了，現在無法使我立刻忘掉她。我必須愛她或恨她。尤其無論是愛她或恨她，我第一必須看見她，而且是馬上要看見她。

我的心中完全牢繫着這種思想，全副意志力的強烈要求，在這久無生趣的身體裏，又出現了。

這並不是說在將來，在一個月或一個星期以後，我必得看見瑪格麗特；我心中起了這一念那一天的次日，我必須去見她。於是我去對我父親說，我要到巴黎去有點事情，但是就可以立刻回來的。

他一定明白我此行的動機，因為他不肯讓我走；但是他看見我當時容易激怒的情境，想來達不到這願望時，定會發生危險的結果，他於是抱吻着我，而且，幾乎落下老淚，請我從速回去。

不會走到巴黎之前我簡直沒有睡着。

到了之後，我應當做什麼呢？這個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無論如何，必須是關於瑪格麗特的事。我走到我的寓所穿好衣裳；看見天氣很好，而且時間也還早，於是我到尚賽利塞去。

半點鐘以後，我看見遠遠從圓場到哥德坪走來了瑪格麗特的馬車。

她的馬匹又買回了，因為車子完全是舊時的模樣，不過她並不坐在車裏。

我才留心看她不在裏面，再回過頭時，正看見瑪格麗特在走着。有一個我從來不曾見過的女人和她同走。

她從我身邊走過的時候，臉色蒼白，嘴角裝出強顏的苦笑。我被一陣猛烈的心跳衝擊着我的胸口；但是我還裝出漠不相關的神色，又冷冷地向我這舊時的情婦招呼一下，她卻便走近她的車子，和她的朋友同坐上去。

我是認識瑪格麗特的：這一場邂逅一定使她心中忐忑。她一定聽到過我離開巴黎的消息，這使她在我們的關係破裂之後，可以放下心來；但是她現在又看見我回來，和我對面相見，又看見我悽惶的神色，她一定懂得我的歸來必有目的，而且她一定要怕發生什麼意外的事。

倘使我看見瑪格麗特現在景況落魄，倘使爲了復仇的原故，結果卻需要我來幫助她，也許我還可以原諒她，也決不至於想到使她吃苦；但是現在她生活很好，至少在外表看起來很好，而且有人比我還慷慨地供給她的浪費，那末，從她那一面發動的我們的破裂，一定由於她的自私。我在自尊心上和情愛上都受了侮辱，所以我必須使她償還我吃過的苦痛的一筆債。我不能漠視她的行爲，所以，能够使她最吃苦的，倒可以使我漠不關心；因此，我必須裝出心無所感，不僅在她的眼前，還得

要在大眾的眼前。

於是我試作歡顏，走到坡于當司的家裏去。

女僕去報告我的來臨，並叫我在客廳裏少待。

終於都凡諾亞太太出來了，她引我到她的裝扮間裏；我正坐下的時候，聽到客廳裏開門的響聲，一陣輕輕的腳步聲在地板上作響；後來前門重重地一聲關上。

我問坡于當司：『我令你不便吧？』

『不，瑪格麗特才在這裏。她聽到通報你來了的時候，便走開了；方才就是她走出去呢。』

『那麼，她現在害怕我了？』

『不，她怕你見她討厭。』

緊張的情緒使我窒塞，我呼了一口氣說：『爲什麼呢？可憐的姑娘，離開了我爲了好重新享用她的車子，她的傢具，她的珠寶，她不會做錯，我也不應該怪她。我今天還看見她呢。』我又隨便地說了這後面一句。

坡于當司問：『什麼地方？』她小心地望着我，似乎在自問着這個人是否就是她從前認識的那樣多情的人。

『在尚賽利塞，她還和另外一個很漂亮的姑娘在一起。那個姑娘是誰呢？』

『她是怎樣的？』

『黃金頭髮，身段苗條，鬢角頭髮卷着的，碧藍眼珠，很漂亮呢。』

『哦！她是奧蘭勃，真的，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姑娘呢。』

『她和誰在一起過活？』

『自然也是送往迎來的。』

『她住在那裏？』

「第弘雪路，第……號呀，你想去弔弔她嗎？」

「誰也不知道。」

「那麼瑪格麗特呢？」

「對你說我簡直完全忘記她了，這也未免太過。不過我是像這樣的一種人，很看重和別人絕交的。瑪格麗特是那麼輕薄地同我完結了，我自己覺得像從前那樣地愛她太傻了，我以前真太愛這個姑娘了。」

你猜想得到我說出這些話時音調怎樣，我額前只流着冷汗。

「你知道，她從前很愛你的，並且她永遠愛你呢！就在今天她看見了你之後，她立刻到我這裏來告訴我，這便是證據。她一到的時候，遍身戰慄，差不多像要生病似的。」

「那麼，她怎樣對你說呢？」

「她對我說：『他一定要來看你的。』她於是拜託我向你求恕。」

「你可以對她說，我是不念舊惡的。不錯，她是一個好姑娘，但是，只是一個姑娘；她曾經怎樣對付過我，我都記得，我正該好好地等着呢。並且我還感激她的決絕，因為今天我想起再照從前那樣和她生活下去，我們會不知伊於何底，從前我太發瘋了。」

「她聽到你這樣適當處置的消息，會很滿意的。好朋友，那時候正該是她離開你的時候呵。那個強盜商人，就是她向他商量說賣她的傢具給他的，他跑去遍問了她的債主，到底她負債多少；這些人弄得恐慌起來，只差兩天的功夫，東西就會都給賣掉了。」

「現在都還她了？」

「差不多。」

「是誰供給她錢呢？」

「N伯爵呀！好朋友！世界上總有這種花錢的人。簡單地說，他給她兩萬佛郎；可是他也就做盡頭了。他很知道瑪格麗特並不愛他，他卻也並不因此就待她不好。你看見了的，他給她買回了她的馬，贖轉了她的珠寶，他又給了她公爵從前給她的那樣多的錢，倘使她願意不生他念，這個人可以永遠地陪着她。」

「她幹些什麼呢？她完全住在巴黎麼？」

「從你走了之後，她再不想回到坡吉窪去了；還是我到那裏去收拾她的東西的，還有你的東西，我替你另外包開，你回頭可以叫人來拿去。你的東西全在裏面，只除去一隻小皮夾，上面還有你縮寫的名字。倘使你一定要，我可以向她討回。」

我喃喃地說：「讓她留着吧。」因為我想起從前我曾經幸福地同居過的鄉村，又想到瑪格麗特竟想保留一件我的東西作紀念；我不覺心酸涕零。

假使她在這時候進來，我一定化怨為愛，一定會跪倒在她的腳前。

坡子當司說：「而且我從來不曾看見過她像現在這樣：她幾乎全夜不睡了，跳舞場裏去跑跑，常常夜宴，有時喝到爛醉。最近，有一次夜宴之後，她躺了一個禮拜；後來醫生才允許她起牀，她又照老樣做，不顧身體。你去看看她麼？」

「我看她有什麼用？我是來看你的，因為你一向待我很好。並且我認識你。比認識瑪格麗特早。因為你我才做了她的情人，也因為你我才又不做她的情人的，可不是嗎？」

「呀！天，我盡力做到使她離開你，我想你將來一定明瞭我的好意。」

我說：「謝謝你的好意。」便立起身來，因為我討厭這個女人。她竟以為我在說着真話。

「你走了麼？」

「不錯。」

我已經走了。

「幾時再看見你呢？」

「不久的將來再見。」

「再見。」

坡于當司送我到門口，我回家時，眼裏是瘋狂的淚珠，心裏是報仇的切望。

這麼看來，瑪格麗特和別的妓女有什麼兩樣！從前她對我的那般深情，敵不過重行拾起舊時生活的欲望，敵不過車馬安享，酒食徵逐的供奉。

我在長夜不寐這樣地想；其實，倘使我曾經如我所願地平心靜氣思量一番；也許我在瑪格麗特改換的這喧鬧的新生活裏，能覓找出足以使我從此斷念的希望來。

不幸我心中充滿惡念，我只想找出一件什麼方法，好使這可憐的姑娘受苦。呵！人們在他狹隘的慾望受傷時，真是太小氣鄙吝呵。

我見過的那個奧爾勃，她即使不是瑪格麗特的朋友，至少也是從她回到巴黎以後常時往來的，這奧爾勃正要開一次茶舞，我想着瑪格麗特一定會到場，所以我想去參加她的茶舞，結果是辦到了。

我心中抑鬱苦痛，走到這跳舞會的時候，來客已躋躋一堂。大家跳舞着，甚至於叫喊着，在一隊舞客裏，我看見瑪格麗特正和N伯爵舞着，這一位顯出驕傲地和她同舞的神氣，彷彿在對大家說：

「這個女人是屬於我的。」

我倚立在壁爐旁，正對着瑪格麗特，看她跳舞。她才瞥見我時，就顯得局促不安。我漫不經心地一瞥眼，一揚手和她招呼。當我想到跳舞散後，她要離我而去，而和這個從前她嘲笑的笑傻子一起的時候，當我設想他們回到她家裏去以後事情的時候，我臉上湧起熱血，心裏更想叫他們離去。

大家分排對舞過了之後，我走到女主人的面前去，對她致禮。她那漂亮的臂膊，和半露的眩人的頭頸，正裸露着。這個姑娘很美麗，並且就身材說，她比瑪格麗特還要美些。在我正和她談話時，瑪格麗特的眼光射到她的身上，我越覺得

如此。做了這個女子的情人的男子，也可以像N伯爵一樣地驕傲，她也很能喚起從前瑪格麗特喚起過我的一種相等的熱情。

她在這時候還沒有情人。要做她的情人自然很容易。只要有錢能殼裝闊，不難得到她的注意。

我打定了主意。這個女人一定得做我的情婦。

於是我向奧蘭勃要求同舞。

半點鐘之後，瑪格麗特，臉色慘白如死，穿上她的皮大衣，離開了跳舞會。

這已經叫她受，但是我還不肯干休。我明白我在這個女子心裏佔着什麼地位，我便懦怯地利用這一點上風。如今我想着她現已和世永別的時候，我自己反省，是否上帝肯饒恕我令她受苦的罪過。

吃畢喧鬧的夜飯之後，大家開始賭錢了。我坐在奧蘭勃的身邊，我注擲賭銀時，非常慷慨大膽，使得她不禁注意我。一會兒，我贏了一兩百路易，我拿牠們一起放在我的面前，她紅着眼凝望在這上面。

只有我一個人不會全副精神傾注在賭博上面，而且還關心到她。一夜的功夫我儘是贏，我又拿錢給她賭，因為她面前的錢完全輸掉，也許連她家裏所有的都輸掉了。

到了清晨五點鐘，大家分開，我贏了三百路易。

別的賭客全下樓去，只剩我一個人留在後面，大家也不會知道，因為這些先生們裏面，沒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奧蘭勃親自拿燈火照着樓梯，我也和別人一樣地下樓，一面又回頭對她說：

『我要跟你說什麼話。』

她說：『明天說吧。』

『不行，要現在說。』

『你要對我說什麼呢？』

『你等一會便可知道的。』

於是我又走進屋子裏。

我說：『你賭輸了。』

『不錯。』

『你幾乎毀家了？』

她遲疑着不答。

『老實告訴我。』

『那末，是真的呢。』

『我贏了三百路易，全在這裏，放在你的地方吧。』

同時我把金幣擲在桌上。

『你爲什麼這樣做呢？』

『因爲我愛你呀，天！』

『不對，因爲你愛瑪格麗特，卻願意借着做我的情人，好向她報仇。好朋友，不要欺騙像我這樣的女子，可惜我還嫌年紀太輕，面貌也還可以，不該接受你請我串演這個角色呵。』

『那麼你拒絕了？』

『是的。』

『你是否情願毫無目的地愛我呢？我可是又不肯接受了。親愛的奧蘭勃，請你想一想，我本來可以串通一個人替我送上這三百路易，帶着我提出的條件來，也許你可以接受吧。可是我更願意跟你直接交涉。請你不要追問我的什麼動機，就接受了。你只要自己明白你是一個美女子，所以我愛你，這是很平常的。這就行了。』

瑪格麗特和奧蘭勃一樣也是一個妓女，但是我在第一次會見她的時候，決不敢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我本是愛瑪格麗特的，我本想在她身上，找出這另一女子個身上缺少的本能。正在我講這件買賣的時候，那怕她有那麼美好的姿色，這個對

手的女子已經使我生厭了。

結果，她沒有問題地接受了；在夜半時，我以她的情人的資格，走出她家。不過我在離去了她的牀以後，就忘記了她的溫存和軟語，這在她是我爲了我留下的六千佛郎以爲是分所當盡的。

然而也有人爲她傾家蕩產。

我從這一天起，不斷地磨難瑪格麗特。奧蘭勃不再和她見面了，你想得到是爲什麼緣故。我送了一輛馬車和一些珠寶給我的新情婦，我也賭博。總之，像愛上了奧蘭勃這樣一個女子的男子，他所做得出來的荒唐事，我都做到了。我這場新起熱情的風聲，立刻遠播了。

坡于當司也相信了，她當我完全忘記了瑪格麗特。就是瑪格麗特，也許她猜着了，我這種行爲的目的，也許她像別人一樣地錯想了，她對於我每天給她的侮辱，以一種高度的尊嚴來報答。但她彷彿有難言之痛，我無論在什麼地方見她，好像愈多看見她一次，就覺得她的臉色愈加慘白，愈加憂愁。我對她的情愛，激昂到變成了憎恨，一見到她這逐日挨着的苦楚，便感得快意。有幾次，在我運用卑鄙的殘忍的情形之下，瑪格麗特無限哀懇的目光，看我甚至使我臉紅，我慚愧自己的行爲，幾乎都要請求她原諒。

但是這種悔心只像電光的一閃，而且奧蘭勃，她不顧一切自尊心，知道她使瑪格麗特過不下去，我可以給她一切，又不斷地刺激我和她爲難，她自己每逢得到機會，也給她侮辱，運用得到了男子允准的女子的那一種卑怯心理。

終於瑪格麗特不到跳舞場和劇院，怕在那些地方遇到我們，遇到奧蘭勃和我。於是我用匿名信件替代當面的侮辱，而且凡是關係到瑪格麗特的，不管怎樣令她難堪，我和我的情婦完全替她說出來。

我真是喪心病狂才這樣做。我正像一個喝醉了烈酒的人，落入神經興奮的境地，手裏做得出犯罪的事來，頭腦裏還什麼也不知道。我在這情境之中，受了無限的苦楚。瑪格麗特對於我挑撥的態度，是一種不含輕蔑的安詳，不帶鄙薄的尊嚴，我看出她比我高超，更引起我搗亂的念頭。

有一天晚上，奧蘭勃不知道跑到了什麼地方去，她在那裏遇到瑪格麗特，這一次瑪格麗特對於這個女子給她的侮辱，沒有讓步，奧蘭勃卻吃了大虧。她氣忿忿地回來，瑪格麗特在昏厥中被人送回去。

奧蘭勃回家之後，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她說是瑪格麗特看見她只一個人，就想報復她做了我的情婦的仇，又要我寫信給瑪格麗特，以後無論我在不在旁邊，她都要尊重我心愛的女人。

我自然答應了她的請求，我在這封信中，盡力寫出苦痛的，可恥的，殘忍的字，就在當天差人送到她家裏。這一次的打擊太利害，不幸的姑娘也不甘沉默忍受了。

我猜想她一定要給我回信。我預備在家等她整天。

快兩點鐘的時候，有人敲門，坡于當司來了。

我淡淡地問她何事造訪，可是這一天都凡諾亞太太也不是那麼會笑了，她用着確實感動了的語音對我說，自從我回轉巴黎以來，這差不多三星期的時間，我不曾放鬆過瑪格麗特，不叫她受苦；她因此致病，並且昨夜的故事和今朝我的去信，使她病倒牀上。

總之，瑪格麗特一點也不恨我，只託她來向我求情，說是在身心兩方面，都再不能忍受我給予她的磨難了。

我對坡于當司說，『瑪格麗特丟棄了我，這是她的權利；但是她要侮辱我的愛人，就因為她是我的情婦，那我可不答應的。』

坡于當司說：『朋友，你受了一個沒有心腸也沒有頭腦的女子的影響了；你愛她是不错的，但是你們不能借此欺凌一個不能自衛的女子呀。』

『只要哥哥那姑娘遣走了她的N伯爵，兩方面全一樣了。』

『你很知道她不會這樣辦的呀。親愛的亞猛，讓她安靜點吧；倘使你重逢她，你這樣待她，總不禁自愧。形容枯槁，嘔心咳血，怕不久於人世了。』

坡于當司向我伸出手來，又說：

『你去訪問她吧，你的訪問，會使她非常快慰的。』

『我不高興看見那一位N先生。』

『N先生從來也不在她家裏呀，她不能容許他。』

『倘使瑪格麗特一定要見我，她知道我的住址，那麼她來好了，我決不高興再涉足于昂丹路。』

『你得好好地接待她？』

『自然。』

『那末我相信她一定會來的。』

『叫她來吧。』

『你今天出去麼？』

『整個今夜我都在家裏。』

『我去告訴她。』

坡于當司走了。

我不寫信給奧蘭勃，便不去看她。我對於這個女子，毫無拘束。一個星期裏面好容易我才到她那裏去度一夜。我想，我對奧蘭勃失了約，她一定會借聽戲消遣的。

我出去吃晚餐，餐畢馬上回來。我屋子裏旺旺地生起火爐，我又打發了約瑟夫出去。

那時我期待着，心裏的念頭和幸情千變萬化，可是，快九點鐘時，門鈴在響，這許多強烈的印象集作一團，使得我走去開門時幾乎絆倒，不得不倚伏着牆壁。

幸而小套房間裏光線黯淡，誰都瞧不出我突異的神色。

瑪格麗特進來了。

她衣衫玄色，臉上蒙着紗巾。我只能勉強辨認出她在紗裏的臉容。

她走進客廳，揭去面紗。

她的臉灰白和大理石一樣。

她說：『亞猛，我來了，你想看我，我已經來了。』

她兩手掩臉，淒泣欲絕。

我向她走近。

我稍微柔聲說：『你怎麼了？』

她握着我的手，並不回答，因為眼淚還梗塞着她的語音。過了一會，她心氣稍微平靜下來之後，便對我說：

『亞猛，你害得我好苦呀，我不會對你做過什麼錯事呀。』

我苦笑地反問：『不會嗎？』

『我迫於環境，或有不得不做的，可是我其餘卻沒有。』

我不知道在你的過去，你有否經驗過，或者將來你會不會經驗到我看見瑪格麗特這一眼的時候心裏的感覺。

上次她來看我的時候，她便坐在這一次坐着的地方，可是從此以後，她已是別人的情婦；她的紅唇已經讓別人吻過，也就

在這紅唇上，我不能自持，這次又送上我的嘴唇了，但是我感到我依舊愛她，或許愛她更甚，然而叫我搭上題目來談話，卻有

點不容易。瑪格麗特一定看穿了我的心事，她說：

『亞猛，我來打攪了你，因為我想要求你兩件事。第一，請你原諒我昨天冒犯奧蘭勃姑娘。第二，請你恩准我別再常使我難

堪。不管你是有意無意，自從你重來巴黎以來，我受毀了你的磨難，現在我簡直支持不下。如今天早晨來所受到的緊張情緒

的四分之一了。你可憐我吧，是不是？像你這樣高尚的人物，除了對一個多愁多病的弱女子報復以外，還有別的大事業好做。

你看，握握我的手看。我正在發熱呢，我力疾起來向你要求，並不要求你的情意，只要求你冷淡忘懷。」

我握着瑪格麗特的手，手果然是燒得燙人，她的身體裹在絲絨外衣裏，只是寒顫。

我推動她坐着的那把小沙發，接近火爐。

我說：「那一晚我先在鄉間靜候了你以後，又跑到巴黎來找你，而結果只找到了那一封幾乎使我發狂的信，你以為我沒有苦吃嗎？瑪格麗特，我從前是那般愛你，你能忍心騙我呵！」

「亞猛，不用再說過去了。我來不是爲的談那件事的。我只願不以仇人的資格來看看你，這就罷了，此外我還想再和你握一次手。據說，你有一個年輕漂亮的情婦，願你和她幸福，願你忘記了我。」

「你呢？你不是幸福的嗎？」

「亞猛，你看我臉上滿是晦氣，還會幸福嗎？別挖苦我了，呵你是比任何人都更懂苦痛的來源和它深切的滋味的。」

「你要不再痛苦，這只在你自己呀；假使你真是像你所說的那麼痛苦的話。」

「朋友，不行，環境使我的意志屈服。我並不是如你所想像地服從了我女性的本能，我只服從了一件嚴肅的要求，你將來，總會明白我屈服的苦衷，這苦衷會使你原諒我的。」

「那末你爲什麼不願意立刻以你的苦衷告訴我？」

「因爲牠們並不能重新促成我倆不可能的結合，也許更會使你遠離了你所不應當遠離的人們。」

「這人們又是誰呢？」

「我不能報告訴你。」

「那麼，你是在騙我。」

瑪格麗特站起身來，走向房門。

我對着她這沉默而顯明的痛苦表情，深受感動，當我自己心裏正拿這當前的一個憔悴哭泣的女子，和昔日在奧伯哈。

哥密格戲院裏笑過我的姑娘對比着設想的時候。

我攔着門說：『你別走吧。』

『爲什麼呢？』

『因爲無論你對我說什麼，我總是愛你的，我要你留在這裏。』

『你是不是明天再驅逐我？不行，這不行呵！我們已經一刀兩斷，也不必重拾覆水。那樣你也許會看不起我，至於現在，你只能恨我。』

我覺得我的全副情愛和欲望，一遇到這個女子，完全再生了，我喊起來說：『不！瑪格麗特，我將忘卻一切，我們將像曾經期許過地那般幸福。』

瑪格麗特搖搖頭疑惑地說：

『我還不是你的奴隸，你的狗麼？我任你處分吧，把我拿去吧，我是你的。』

她說去外衣和帽子，全扔到沙發上，她又解開胸衣的別針，因爲，她的病體常起一種反應，使得她血從心口湧上腦部，使她窒息難過。

接着乾咳得利害。

她說：『去對我的車子說，把我的車子趕回去。』

我親自走下樓去，招呼這個車夫走路。

當我回來時，瑪格麗特躺在火爐前，她的牙齒冷抖得作響。

我擁她在懷裏，替她解衣，她也沒有絲毫的動作；我放在我的牀上時，她全身冰冷。

於是我坐在她的身邊，對她安慰溫存，她不說什麼，只向我微笑。

呵！這一夜，我永不忘記！瑪格麗特全副的生命都好似寄在她給我的狂吻裏，在她熱昏的狂愛中，我愛她愛到心裏自想，情

願和她死則同穴，不願她再屬別人。

如果身心兩方都像這種愛法，不稍一個月的功夫，簡直會只剩下具屍身了。我們天亮時才一同醒來。

瑪格麗特臉色青灰，不說一句話。眼淚斷續地流下來，停在頰上；晶瑩有似幾顆鑽石。她疲乏的手臂，時常張開來緊抱住我，繼而無力地落到牀上。

有一刻，我彷彿覺得我們還在坡吉窪，我對瑪格麗特說：

『你高興我們一起走好麼？我們離開巴黎好麼？』

她似乎恐怖地說：『不行，不行那樣我們會過於不幸，我更不能使你有幸福的時候了。不過只要我還未瞑目的時候，我總可以做你的快樂的玩物。在白天或夜裏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你想要我，你便可以來，我一定是你的，但是不要拿你的將來和我結合，那樣我們都會落入不幸中。現在我有時還算是一個漂亮的姑娘，花開堪折直須折，可是別向我要別樣的事。』

她走了之後，我寂寞無聊。她去後兩個鐘頭裏，我還坐在她適才離去的牀上，凝望着牀上的枕頭，上面她的形像的綉紋猶在，我一面又自問着在愛戀和妬嫉之間，我有什麼辦法。

我五點鐘時走到昂丹路，我不曾預計此行抱什麼目的。

娜寧來開門。

她窘迫地說：『小姐不能招待你。』

『爲什麼呢？』

『因爲N伯爵在這裏，他吩咐好別讓他人進來。』

我支吾地說：『是了，吾忘記了。』

我癡然如醉地回到家中，我在這姘姘癡狂的時間裏，犯了非常可恥的行爲，你知道我幹了什麼事麼？我心裏想是這個女

子在開我玩笑，我設想着她和伯爵卿卿我的狎態，重複地述說昨夜她對我說過的同樣的話，我於是取出一張五百佛郎的鈔票，連着下面兩行字封在一起：

『今天早晨臨行匆促，我忘記付你夜度資，這裏便是你的價錢。』

我送出這一封信，連忙走出來，免得我因這卑鄙而犯罪而疚心。

我走到奧蘭勃家裏，她正試着新裝，屋裏只剩了我和她，她便唱些淫穢的曲調來給我聽。

她正是不顧羞恥，沒有心腸也沒有頭腦的典型的妓女，至少在我覺得她是如此，因為世上也許有一個男子迷戀着她，正像我迷戀瑪格麗特一樣。

她向我要錢，我給她錢，這樣我可以得到自由行動，我便回家了。

瑪格麗特沒有給我回信。

第二天我怎樣在苦惱中度過，此刻我也不用多說費話。

六點鐘半的時候，有一個公司的夥計，送來一封信，裏面除了我的信和一張五百佛郎的鈔票，再沒有別的字。

我給他：『這是誰交給你的？』

『一個女太太，她帶和她的女僕一起乘船到布羅尼去了，她囑咐我等到她的車子走出庭院後，再送這給你。』

我跑到瑪格麗特家裏。

門房告訴我：『小姐今天六點鐘動身往英國去了。』

現在巴黎對我毫無依戀，沒有恨也沒有愛。我因許多打擊弄得心力俱灰，有一個朋友正有東方之行。我告訴我的父親說我願意同行，我父親給了我些匯票和介紹信之類，十幾天之後我在馬賽動身放洋。

我在亞歷山大城，遇到一個公使館的隨員（這個人我曾經在瑪格麗特家裏見過）他告訴我這個可憐的姑娘病了。於是寫了一封信給她，我在都龍收到她的回信，那是你看見過的。

我立刻動身回來，以後的事就你全知道的。
現在讓你看這幾葉信，這是瑜利·都普哈轉交給我的，這些補充的東西，是你必需知道的。

二一五

亞猛講這長篇故事，屢次給眼淚打斷，非常疲乏，他交瑪格麗特的手蹟給我之後，舉起兩手來扶住前額，又閉上眼睛，或許是在凝思，或許試試入睡。

過了一會，聽到他一陣稍稍急促的呼吸聲音，我知道亞猛已經睡着，可是睡得並不安神，些微的聲息就可以驚醒他。下面是我讀到的文字，我不更動一字地照抄下來：

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我病了四五天了，我今天早上躺倒在牀上；天氣陰暗，我抑鬱不樂；身邊沒有一個人，亞猛，我想念着你。當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你在什麼地方？別人告訴我，你離開巴黎遠着呢，很遠很遠地。也許你已經忘記了瑪格麗特吧。也好，願你幸福，你是賜給我生平僅有的歡樂的剎那的人。

我禁不住要向你解釋我的行為，我已經寫過一封信給你了；但是由我這樣的一個姑娘手裏寫出來的信，也許你未必相信。除非死可以用牠的威權超度了它，並且還不能算是一封信，卻可當一篇懺悔詞。

今天我病倒了；因這病而死是很可能的，因為我常有紅顏薄命之感。我的母親是因肺病而死，我從來的生活情形，都只能使這病加重，這是她留給我唯一的遺產。但是我不覺恨而沒，使你也不明白我的本心。假使你有一天回來的時候，還能關懷到你動身以前愛過的一個姑娘。

下面便是這一封信裏要說的話，我自幸能再寫出來，好讓你重新明白我。

亞猛，你記得麼？你的父親來到的消息，是怎樣地引起在坡吉窪的我們的驚嚇？你可記得這消息引起我不能自禁的恐怖？你可記得那晚上你向我述說的你和他之間的種種。

第二天，你還正在巴黎，等候着你那還沒有回家的父親時，有一個人到我這裏來，交給我一封你父親的信。

這一封信（現在一併附上）用最嚴重的詞句，請求我在第二天就假借無論怎樣的理由遠離開你，此外還請我和你的父親見面。他有話要和我談談，並且囑咐我把他的舉動對你守秘密。

你知道在你回到坡吉窪的時候，我勸你再去巴黎的意思，是怎樣地懇切。

在你去後快一個鐘頭，你的父親來了。我用不着說他那嚴肅的臉色所給我的印象。你的父親腦子裏都是舊式的理論，他以為妓女總是一個沒有心腸，沒有理性的生物，只是要錢時刻都能毀像鐵機一樣，磨碎向它伸遞無論什麼東西的手，而且沒有憐憫心沒有辨別力地攪碎驅使它活動的人。

你的父親客氣地寫一信給我請我接見他；可是他當着我的面，並不如他信中那樣的謙和。他起初的幾句談話裏，非常驕傲和無禮，甚至威嚇我，使得我不由得不叫他明白我是在我自己的家裏，我的生活上除去爲了我對他兒子有真情以外，並沒有什麼事必須向他報告。

都華勒先生才平靜些。可是他還對我說他不能眼看他的兒子爲我傾家蕩產。他說，不錯我是美女子，但是，無論怎樣美麗，我總不應該用我的麗質，像現在這般盡情渾霍犧牲了一個青年的前途。

對於這一點，是不是只有一樣事好答復，就是拿出證據來證明自從我作了你的情婦之後，並不會向你要求過於你所能給我的金錢以外的任何犧牲，才始忠實於你。我拿出當舖裏的當票，以及買去我所不能典當的物件的收條來，並且告訴你的父親說我決心變賣我的傢具來還債，又作爲我們同居的生活費，不至於使你加重負擔。我向他述說我們的幸福，你所啓示我的一種安詳愉快的生活。我終於說服了他，他伸出手來，向我要求原諒他來訪的態度。

他接着說：

「小姐，那末現在我再不用規勸和威嚇，可是用祈求，來希望得到你的更重大的犧牲，比你曾爲我的兒子受過的一切犧牲更大的犧牲。」

我聽了他的話不禁感動。

你的父親挨近了我，握着我的雙手，親愛地繼續着說：

「我的孩子，請你別誤會我的話，願你只明白人生有時逃避不了責任，雖是勉強，可是必須降心相從。你是好人，你的靈魂裏，有別的女子所沒有的大度，她們也許看不起你，但是她們不及你。不過是請你想到情婦以外還有家庭；愛情以外還有責任；熱情的年齡過去之後，接着是被人尊重的男子必須堅實地站在規規矩矩的地位的年齡。我的兒子沒有家私，可是他已經將他母親的遺產給你。假使他接受了你正在準備的犧牲，他在名譽和尊嚴上，也必須以這一份產業酬謝你，庶幾你們不致牛衣對泣。但是你的這一件犧牲，他是不能接受的，因為社會上不認識你的人，會猜測這同意由於不正當的原由，或者會玷辱我們的門楣。人家並不管亞猛是不是愛你，你是不是愛他，這雙重的情愛是不是對於他是一種幸福，對於你可恢復名譽。人家只看見一件事，就是亞猛·都華勒居然因了一個妓女（我的孩子請你原諒我這不得已而對你說出的話。）爲他賣去了她自己的東西。以後責難和懊悔的日子到了，對於你們和對於別人一樣，你相信我這句話吧；你們兩個闖上了一根永遠不能折毀的鎖鍊。那時候你們怎麼辦呢？你的青春消逝了，我兒子的前途也毀滅了；做他的父親的我呢，我期待着我的兩個孩子的報酬，也只得到一個的了。」

「你是青年，你是美女，人生會給你安慰的；你是高貴的，現在的犧牲，將來可以減少良心上的譴責。亞猛自認識你六個月以來，他簡直忘記了我。我寫給他四封信，他一次也沒有想到給我寫回信。我要死了，也許他還不知道。」

「無論你怎樣決心屏去奢華，愛你的亞猛一定難因給產不多，他決不肯牛衣對泣度日的，他的財產原來是配不上你的美姿麗質的。誰知道他會做出些什麼事來呢？我知道他賭博過，我也知道他並沒有告訴你過，可是他在金迷紙醉之中，他可以輸去我多少年來爲我女兒的嫁奩，他可以輸去我晚年的休息所辛苦積起的財產的一部。本來可能發生的事，現在仍然可以發生呢。」

「此外，你一定知道你爲他拋棄了的生活，你不會再做嗎？你一定知道，你是愛他的，不會再愛別的男子麼？總之，你不會痛惜你們的關係給予你的情人生命上的障礙麼？這在愛情夢醒之後，接着是雄心壯志的年事變遷中，你也許無法勸慰他的。這

一切都仔細考慮過吧，小姐：你愛亞猛，用現在還來得及證明的唯一方法證明它吧；為他的將來犧牲你的情愛。現在還沒有什麼不幸的事，但是將來會發生的，也許會發生出乎意料的不幸吧。亞猛會至於姍姍曾經愛過你的男子；他會去激怒他，他會和他決鬥，會死在敵人手中。你試想在那時候，對着這一個向你追問他兒子的下落的父親，你該是怎樣的痛苦呵！

「最後，我的孩子，讓我全對你說了吧，我的話還沒有都說出來呢；讓我對你說我為什麼緣故到巴黎來吧，我已經對你說過，我有一個女兒，年輕而美麗，純潔得像天使的女兒。她在戀愛着，她也一樣，正拿這戀愛當她生命上的甜夢。這些話我都對亞猛說過了，可是完全關心他在你身上並沒有回我的信。我的女兒快要結婚了。她要嫁給一個她愛的男子，她要走進一個體面的家庭，這家庭要求我的家庭必須一切也全體面。應該做我的女婿的那個男子的家庭裏，知道亞猛在巴黎過的是什麼生活的消息，向我聲明假使亞猛繼續過這種生活的話，就要取消婚約。一個絲毫不會害你，而且也有權利計劃她的前途的女孩子，她的前途是在你的手裏了。」

「你有這種權利和這種勇氣來毀滅她的前途麼？瑪格麗特，看在你的愛情，你的懺悔分上，將我女兒的幸福，允許給我吧。」

朋友，在這各方面的思量之下，我暗自傷心。這本是我常想到的，從你父親的嘴裏說出來，更加增加了嚴肅的真實性。我又反復思量着你父親不敢對我說，卻已經多次聚在他嘴邊的話，總而言之。我是一個妓女，無論我拿什麼理由來解釋我們的關係，這理由總脫不了一種計算的面孔；我的過去的生活毀滅了我未來的美夢，而且我應該負擔我的習慣和聲名所決不能保障的責任。究竟說來，我是愛你的呵，亞猛。

都華勒先生對我談判時，他的父性的態度；他喚起的我純潔的感情；掙到這正直的老年人的尊重，和我所確信不久也可以得到的你的尊重的希望；這許多提醒了我高尙的思想，這思想在我親自的眼睛裏，擡高了我自己，使我覺到神聖的驕傲。一直到這時候還跟我陌生的驕傲。當我想念着有一天這老年人，這向我為他兒子的前途請命的老年人，會教他的女兒混和我的名字，像似一個神祕的朋友的名字，和在她的祈禱裏面的時候，我自覺精神改換，而深深地自做了。

這頃刻間的激昂，也許誇張了這些印象的真像；然而我是感覺如此的，這新的感情，使得我們同度的幸福時光的憶戀，都不能多享。

我擦乾眼淚，對你父親說：「先生，好了，你相信我愛你的兒子麼？」

都華勒先生說：「不錯。」

「你相信這是一種無私的愛嗎？」

「不錯。」

「你相信我曾經在這愛情裏，寄託了我的希望、夢想，和我的自新的心願麼？」

「確實相信的。」

「先生，那麼，像吻你的女兒一樣，你吻我一遍吧，我敢對你發誓，這一吻，我接受得到的唯一的純潔的一吻，可以使我戰勝兒女情長，一星期之後，你的兒子就會回到你的身傍，也許要過幾天苦痛的日子，但是他從此便醫好了。」

你父親吻着我的前額說：「你是一個高尚的姑娘，你在完成一件上帝嘉獎的功作；但是我很耽心你會在我兒子身上留下什麼影響。」

「呵！先生，請放心吧，他會恨我的。」

我們彼此之間必須有一個深切的對膜，對於你也像對於我一樣。

我寫信給坡于當司，說我聽從了N伯爵的意見，並請她去告訴他說我夜間來，和他們兩人一起去吃飯。我封上了信，並不告訴你的父親說信裏有些什麼話，我就請他回到巴黎的時候，派人送到她的寓所去。

他還要盤問信中的底蘊。

我回答他：「是你兒子的幸福。」

你的父親給我最後的一吻。我覺出有兩顆感激的淚珠，滴落在我的額上。這算作我舊惡的洗禮；在我同意委身給另一個

男子的時候，一想到從這新的過失所能贖回的東西，我不禁驕傲高興起來。

亞猛，這是很自然的，你會告訴過我，你的父親是世界上最正直的父親。都華勒先生重上馬車，走了。

可是我究竟是一個女子，在我再見着你的時候，我禁不住哭了，不過我卻不曾毀了我的決心。

我今天病倒在也許死了之後才始離去的牀上，這般自問：『我的行爲究竟對嗎？』

我們不得不分離的時候，我心中的痛苦，你是知道的。那時候你的父親已經不在那裏支持住我了，有一刻功夫我幾乎向你直說一切，我真怕想到你會要恨我和看輕我。

亞猛，有一件事也許你不肯相信，就是我祈禱上帝賜我力量，足以證明上帝承認我的犧牲的，就是我還有力氣祈禱。在那一餐夜飯的時候，我全無力量。我不願意知道我要幹些什麼事，我真害怕勇氣不盡呵！

有誰還肯對我說，我，瑪格麗特·哥吉耶，只爲了想到又要另愛一個新的情人的一念，就受了這樣的磨難？

我借酒消愁，到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我是睡在伯爵牀上的。這就是我全部的真情，朋友，請你評判吧，還望你原諒我，像我原諒了從那一天以後你給我的一切苦痛一樣。

二一十六

這命定的一夜以後的事情，你和我全很明白，可是從我們分離以來，我受了苦痛，這是你所不知道也從未想得到的。

我聽見說你父親帶你回家，但是我懷疑你遠離了我還能生活，在尚賽利塞重逢的那一天，我略有感覺可是並不驚奇。從此就開始了那一串の時日，每一天我都要受到你的一件侮辱，這侮辱我很是高興地接受的，因為這可以證明你的確愛我，我還覺得現在你越迫害我，在你知道了我真像的那一天，我在你的眼睛裏地位越擡高。

亞猛，你不要驚異這和悅的犧牲精神，你待過我的愛情，已經啓發我的心胸，使好爲高尚而獻身了。

不過我也並不是立刻便能這樣剛強的。

我爲你犧牲，重回巴黎，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中，我不得不要求些疲勞體質的方法，好支持我不至於發狂，好使我茫然沒失在我投入的生活裏面。坡于當司告訴過你，是不是，說我沉溺在歡會，跳舞，痛飲的當中？

我以過度的斷傷來戕賊自己，現在我相信我達到我的目的了。我的身體漸壞，在我拜託都凡諾亞太太去向你求情的那一天，我再無餘力了。

亞猛，我不再對你提起了，我給你那最後一次情愛的證明，你是用什麼態度酬報我的，你是用怎樣的欺凌侮辱驅逐一個垂死的女子離去巴黎的，她抵抗不住你向她要求一夜恩愛的聲音，而且癡騷似的，竟有一刻功夫相信她能夠縮合起過去和現在。你本來有權利做出你所做的事來，亞猛，別人在我那裏度夜，並不常拿出這樣高的價錢。

我於是放棄一切讓奧蘭勃替代了我在N先生身邊，而且據說，她自告奮勇地，告訴我出走的原因給他聽了。

這時候N伯爵正在倫敦。他是這樣的人，對於我們這種女子的愛情關係，恰好只肯看它當作一種賞心的消遣，始終只是他們愛過的女子的朋友，並沒有憎恨，也從不生嫉妬。總之，他是像那一種大員，只肯放開一面心願給我們，不過錢口袋是放

開兩面的。那時候我立刻想起的就是他。我到倫敦尋他去。他招待我非常殷勤，不過他在那裏作了一個交際社會的女子的情人，所以不便和我親近。他介紹我給他的朋友們，大家招待了我一席夜宴，宴後他們中的一個便帶了我去。

朋友，你說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自殺麼？那只增加一種無益的追悔，連累了你應有的幸福生活。再說，我離死不遠，又犯不上自殺呀。

我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沒有思想的化石。這種自動機械的生活，過了幾時，我又回到巴黎，打聽你的消息；又知道你行役遠方，什麼都沒有使我留戀的了。我的生活又變成了兩年前我認識你以前的情形。我試想挽回公爵，但是我太傷了他，而且老年人是沒有耐心的，自然因為他們自知風燭殘年。我爲病魔的剝蝕，形容枯槁，精神愁苦，比從前更加瘦削了呢。那一般購買愛情的人們，在買貨之前，是要考核貨色的。巴黎不少比我更健康肥胖的女人，我是被忘卻了。這些就是過去一直到昨天的情形。

現在我病像日深，我曾經寫信給公爵向他借錢，因爲我沒有錢了，而債主們上門來逼索。公爵會不會給我回信呢？亞猛，你爲什麼不在巴黎呵！你一定得來看我呀，你的訪問能使我安慰的。

十二月二十日。

天氣令人害怕，又在下雪，我只是形單影隻。三天以來，我的寒熱很厲害，我不能動筆。朋友，我每天渺茫地希望得到你的一封信，但是信終於沒有來，而且是永遠不會來的。只有男子們才有不原諒人的勇氣。公爵也沒有給我回信。

坡于當司替我去典質了。

我的吐血也沒有停止。呵！倘使你看見了我，我會使你難受的。你有幸住在和暖的天空底下，不像我這裏，冰凍的冬天緊壓住你的胸際。今天，我起來了一會，從我的窗幃後面望去，我看見了下面的巴黎生活。我很相信我和這生活是已經完全絕緣了。有幾個熟識的臉，在街上匆忙地，喜悅地，無慮無憂地走過。沒有一個人擡起頭來看我的窗戶。不過，也還有幾個青年人到我這裏來掛號探問。從前我已經病過一次，那時候還不認識我的你，除了初會的那一天得到我的無禮待遇以外什麼也不會從我這裏得到的你，你每晨都來探問我的消息。現在我又病了。我們曾經同居過六個月。我對你的愛，是沒有一個女子的

心所能包容所能施與的愛那麼濃厚深遠，然而你是遠行了，你正在咒詛我，我不能從你那裏得到一個安慰的字。但是我確實相信，造成這離棄的，只是偶然的機會，因為倘使你在巴黎，你一定不肯離開我的牀頭，不肯離開我的病室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

醫生不讓我每天寫信。現在我回首往事，只添加了我的病。不過，昨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它使我感到舒適，這舒適在情感上，比在物質上更援助我。所以我今天能寫信給你。這封信是你父親寫來的，裏面這樣寫：

「小姐：

我才知道你病了。若是我在巴黎，我一定親來慰問；若是我的兒子在我身邊，我一定教他來探望，但是我不能離開C城，而亞猛又遠在五六千里以外，所以只能草草寄字，告訴你我是怎樣爲這場病難過，還請你相信我誠懇盼你早日痊可。

「我有一個朋友H先生，他會來看你的，願你接見他。我拜託了他一件事情，我正焦急地等待牠的結果。

「小姐，願你惠然接受我最尊敬的情感。」

這就是我收到的那一封信。你的父親真有一副高尚的心腸，朋友，好好愛他吧；世界上很少有這樣值得敬愛的人。這一張簽着他的名字的信箋，比我們的大醫生所有的藥方，更使我得益。

今天早上H先生來了。他似乎對於都華勒先生託付他的細心的差事，很覺得爲難。原來他替我帶來了你父親的三千佛郎。起初我想璧謝的，可是H先生說是這樣會令都華勒先生不快，他原來託他務必先交到這一筆數目，以後我需要時他陸續送來，我接受了這幫助，從你父親那一面受到的，不能算作施捨。倘使你回來的時候，我已經死了，請你給他看看我談到關於他的話，還請你告訴他說承他看得起寫了這一封慰藉的信給他的那個可憐姑娘流過感激的眼淚，而且祈求了上帝降福給他。

一月四日。

我痛苦地挨着日子。我從前不知道一具肉身會受得住這種痛苦。呵！我的過去的生命呵！我今天加倍地還你了。每夜都有人守着我。我簡直不能呼吸了。我落在昏狂和咳嗽中。

我的餐室裏有朋友們送給我的糖食和禮物。有幾個人希望將來我去愛他們。如果他們看見我病得半死，他們恐怕要嚇得逃走的。

坡于當司也送來些新年的禮物。

正是天寒地凍的時候，醫生說天氣如果長此晴朗，幾天之後，我可望能够起牀走走。

一月八日。

昨天我坐著我的車子出門了。天色晴朗，尚賽利塞的園裏，滿是遊人。這正像春天的初笑。我周圍的一切，都呈出歡欣的神情。我從來不曾猜測到在一縷晴光裏，會藏得住我昨天所尋出的那種歡欣、溫存和安慰。

我遇見一切熟識的人。他們永遠那高興，永遠追求他們的歡樂。有多少幸福的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呵！奧蘭勃坐在N先生送給她的一輛漂亮馬車裏面走過。她蔑視的眼睛向我一瞥。她不知道我是已經永遠離開這些虛榮很遠了。有一個我舊識的花花公子，他走來要求我同去喫夜飯，還有他的一個朋友同行，據他說，這一位朋友很想和我認識呢。

我苦笑一下，向他伸出我火燙的手。

我從未見過他這樣驚訝的臉。

四點鐘時回家了，晚飯喫得還好。

這一輪出門使我覺到舒適。

我真盼望全愈呵！

爲了靈魂的苦悶和疾病的磨難，有些人盼望早離人世，可是看到了別的幸福，也鼓舞起來願意活下去了。一月十日。

我沒有全愈的希望了。你看我又躺在牀上，身上敷著燙人的膏藥。我從前賣笑生活的身體，現在怕沒有人來睬我了。

我們前世一定作了什麼孽，或者來生應當享受一件天大的幸福，才蒙上帝教我受到這所有的贖罪的苦刑，和一切磨難的痛苦。

一月十二日。

我總是病着。

N伯爵昨天叫人送了錢來，我不會收他。我絲毫也不願取給於這個人。使得你不在我身邊的原因，就是爲了他。呵！我們坡吉甯的良辰呵！那堪再追想呢？

倘使我還能活着走出這一間房間時，我一定要去朝謁我們同居過的那一間房子；但是我只能到死時離去這房間了。

誰知道我明天還能不能寫信給你！

一月二十五日。

我已經有十一夜不曾安眠，我幾乎窒息着。我隨時都可以死去。醫生不讓我動筆。看護我的瑜利·都曹哈還允許我寫這幾行字。在我死以前，難道你就真不回來麼？難道我們就從此永訣了麼？我彷彿覺得如果你來時，我就會病好了。可是病好了又有什麼用處呢？

一月二十八日。

今天早上一陣高聲驚醒了我。我正在熟睡，在我房裏的瑜利，急忙跑到餐室裏去。我聽見嘈雜的人聲，瑜利和他們爭執，也沒有效果。她帶淚回來。

人家是來扣押我的東西的。我對她說讓他們這般人幹他們所謂的正義去吧。承發吏走進我的房間裏，也不脫帽。他翻開抽屜，登記下他所看見的一切，他的模樣，彷彿並沒有看到牀上躺着一個垂死的女子，幸而法律的慈悲，這張牀還肯留給我。他臨走的時候，算是說了一聲在九點鐘以前，我還可提出抗議，但是他留下一個監視人，我的天！我會變成什麼境況呵！這一幕故事更加重了我的病。坡于當司想到你父親的朋友那裏去要錢，我不答應她這樣做。

今天早上我接到你的信。我恭候已久了。我的回信還來得及麼？你還見得着我麼？今天可算一個幸福的日子，牠使我忘記了六個星期以來度過的別的日子了。我彷彿病沒稍減。雖然不禁悲從中來，我復你的信，正是在這悲感的印象之下寫到的。到底，一個人也不應該老是不幸呵！

當我想着也許辦得到使我苟延殘喘，你能再回來，我再得到春光，你還愛我，而且我們能重度我們去年的生活的時候，我真瘋狂呵！夢想縈繞筆端，幾乎不能寫下去了。

我無論怎麼樣，總是很愛你的，亞猛，倘使沒有這愛的回憶，再能見你在我身邊的一種渺茫希望支持住我時，我會早已厭

目了。

二月四日

G伯爵又來了。他的情婦欺騙了他。他很悲傷他是很愛她呢。他全來告訴我。這可憐的孩子雖然手頭拮据，可是到底還替我償還了承發吏，遣走了監視人。

我對他談到了你，他也允許我再和你談到我。在這時候我是怎樣地忘卻了我曾經做過他的情婦。他又是怎樣地試想使我忘卻呵！他總算是好心腸的。

公爵昨天差人來打聽了我的消息，今晨他自己來了。我不知道這老年人怎麼還活着的。他在我身邊等了三個鐘頭，共總沒有對我說過二十個字。他看見我面色憔悴，不禁流淚，他一定是憶起他的女兒的永逝。他看見她死兩次了。他彎曲着背脊，低俯着頭，嘴唇下垂，眼色失神，他衰邁的身體，背着這老年和痛苦的兩重負擔。他並不責備我，甚至於我們還可以說他正在暗慶病症對我的摧殘。他似乎自傲是立在地上的，而我，青春方盛，已成蒲柳之姿了。

天氣又壞了。一個人也不來看我。瑜利盡心地看護我。坡于當司因為我不能再給她從前那樣的錢，托故不來了。

現在。我去死不遠，不管醫生們怎樣說，（因為我有好幾個醫生，這也可以證明我病狀的加重。）我幾乎懊悔起初聽從了你父親，假使我早知道我只能苟延一年殘喘，我也不再堅拒你，可以和我同居一年了。至少我死時還可以把握着一個朋友的手。實在說，如果這一年我們依偎不分，我也不會死得這樣早的。

讓上帝吩咐我吧。

二月五日。

亞猛你快來呵！我苦得要命呵，我要死了！昨天我是非常悲傷，希望離開家去到別的地方度過那一晚，那晚依舊漫漫無日的。今早上公爵來了。一看見這被老不死的人，彷彿促我早死。

我不管身上熱度燒灼，昨天我終於穿好衣裳，驅車到法德威勒戲院裏去。瑜利給我輕勻脂粉，否則我簡直就像一具死屍了。我到了我們那初次會面的包廂間裏，我的眼睛不住地只釘在那一天你坐的池座上面，這座位昨天是一個鄉下老坐着的，他每聽到演員打暉的時候，總是轟然發笑。我回到家裏，幾乎半死，整夜都在咳嗽和吐血。今天我說不出話來了，手臂動彈

不得。天呀！我要死了！我本來是等着死的，可是我想不到像現在這樣受苦，而且假使——

從這個字以後，瑪格麗特潦草的塗鴉，已模糊不可辨認，下面是瑜利·都普哈接續寫的。

二月十八日。

亞猛先生：

瑪格麗特自從堅持要到戲院裏去的那一天以來，她病勢日漸加重。她聲音乾啞，四肢也失了作用。我們這可憐的朋友，受盡千苦萬難，我從來不曾見過，我只不斷地感到驚恐。

你在她身邊才好呵！她差不多完全昏迷着，可是無論她是昏迷或清醒，只要她能說出一個字來的時候，她口裏總叫着你的名字。

醫生對我說她離死不遠。從她如此病重後，老公爵也不來了。他對醫生說他不忍旁觀。

都凡諾亞太太真豈有此理。這一個女人，一向幾乎靠瑪格麗特生活的，以為從瑪格麗特可以弄到更多的錢，於是借了些還不起的債；現在看見瑪格麗特不再能幫助他，便連看也不來看她，大家都拋棄她了。G先生要賴債，又跑到倫敦去了。他在臨走的時候寄了幾個錢來，他總算爲我盡力幫忙；但是又有人來查抄東西了，債主們只等她死後就動手拍賣。

我本想竭力阻止這種查抄的，但是承發吏說這不行，並且他還有別的理由要執行。既然她是要死的了，反正她的身外之物也總歸無用，倒不如完全賣掉。你簡直想像不出我們這可憐的姑娘是在怎樣漂亮的窮困的境況之下死去的。昨天我們簡直沒有一個錢。碗盞、珠寶、外衣，可當的全當了，其餘便都賣掉或查抄了。瑪格麗特彷彿明瞭她旁邊發生的事情，她的肉體上，精神和感情上都感痛苦。瘦削的臉上淌着大滴的淚珠，你昔日那般愛惜的面龐，現在你能重見，會認識不出來了。她已經不能寫字，要我應許她寫信給你，我此刻就是在她面前寫的。她的眼光看着我，不過他沒有看見我，她臨終時目光模糊了；但是她還在微笑，而且我確信她的全部思想，全副靈魂都籠着你。

每逢有人開門，她的眼中就閃起光來，她總相信你回來了；後來她看見並不是你。臉上恢復了痛苦的神色，潤漬着一陣冷汗，兩片面頰漲得紫紅。

二月十九日夜半。

可憐的亞猛先生，今天的日子多慘淡！早晨瑪格麗特氣寒了，醫生替她放了血，聲音又稍微回復轉來，醫生勸她找一位牧師。她也贊成，他於是到聖和雪教堂去請牧師。

在這時候，瑪格麗特叫我走近她牀邊，請我打開她的衣櫥，指着一頂便帽和一件鑲滿了花邊的長襯衫，無力地對我說：『我懺悔了之後就要瞑目，那時候你就替我穿上這些衣裳，這是垂死女人可愛的裝束呢。』

後來她哭着吻我說：

『我還能說話，不過說話的時候就要窒息；我氣悶不過！我要窒息呵！』

我儘淌着淚，打開窗戶，不多一會，牧師進來了。

我向他前面走去。在他知道了他是在什麼人家的時候，他彷彿害怕不高興似的。

我說：『神父，請你大膽地進來吧。』

他在病人房間裏少息一會，便走出門，對我說：

『她一生過的罪惡的生活，不過她死時是聖徒了。』

再過片刻，他又帶了一個唱詩的孩子，和一個祭司回來，孩子持着一具十字架，祭司走在他們兩人的前面。手裏搖鈴作響，報告上帝到死者家裏來了。

他們三個人走進了這一間臥室，在這裏從前說過那許多奇怪的話的，此刻竟是一間聖潔的神壇了。

我跪下了。我不知道這一幕的印象會保持多久，可是我不相信將來一直輪到我值班的時候，人世間還會有使我得到比這更深的印象的事情。

牧師將聖油抹着在死者的腳上，手上，和額上。念了一遍短篇的祈禱，瑪格麗特就此準備妥當了。往天堂去，她無疑地是可

以進天堂去的，如果上帝看見了她生時的苦難和死時的聖嚴。

二月二十日，午後五時。

一切希望全完了。

在夜間兩點鐘，瑪格麗特臨着她最後的苦難了。聽她發出來的叫喊聲，好似從來沒有一個殉道者受過像這樣的刑罰。她有兩三次筆直地在牀上陡立起來，彷彿想抓住她那望天空升去的生命似的。

她又有兩三次叫着你的名字，以後默不作聲，無力地倒在牀上了，她眼角掛着無聲的淚珠，她是死了。於是我走近她的面前，喊着她的名字，她不答應我，我就替她合上眼睛，在她的額前親吻。

可憐的，親愛的瑪格麗特呵，我只願我是一個聖潔的女人，好使我這一吻鄭重地介紹你到上帝的面前。

我照她分付我的，替她穿好衣裳，我跑到聖和雪教堂裏，找了一個牧師，我爲她敬供了兩枝蠟燭，在教堂裏祈禱了一個鐘頭。

我拿她剩下的錢散給窮人。

我是不大懂得宗教的，但是我想上帝會知道我的眼淚是真實的，我的祈禱是熱誠的，我的施捨是誠意的，我還想他會憐憫這紅顏薄命的姑娘，只有我一個人爲她合上眼睛，爲她埋葬的，這一個姑娘。

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舉行安葬。瑪格麗特的許多朋友，都到教堂裏來，有幾個還痛切地哭了一場。在喪隊走在默默路的時候，只有兩個男子跟在後面。G伯爵，他是特意從倫敦趕回來的，還有公爵，兩個僕人攙扶着他走。

這些情節我都是在她家裏寫的，在我的淚泉中，在傷心的燈光下寫的，燈旁放着夜飯，你可以知道我不能下喉，不過是寧寧爲我預備的，因爲我已經有二十四點鐘沒有喫東西了。

我的生命不能長遠留下這些悲哀的印象，因爲我的生命不屬於我，正如瑪格麗特的不屬於她一樣；因此，我就在正是這些情節發生的地方替你記錄下來，怕的久後歸來的時候，我不能將當時的實情和悲哀報告你了。

我讀完這些信之後，亞猛問我：『你全看過了嗎？』

『朋友，如果我讀過的這些都是實情，我懂得你的悲苦了。』

『我父親的一封信也可證明的。』

我們兩人又談了一陣這新近逝去的悲哀的命運，後來我又回到自己家裏去休息。

亞猛依舊那麼悲哀，可是這故事的述說，使他感到一點輕鬆，他的身體很快地復原了。我們又一起去訪問坡于當司和瑜利·都普哈。

坡于當司才弄到破產了。她對我們說瑪格麗特令她破產，說是瑪格麗特在病中，時向她借了許多錢。借券是寫的，錢可是不曾還，原來瑪格麗特死了，沒有還她錢，也沒有給她收據，否則有了收據，她還可以算是債主呢。

都凡諾亞太太將這故事到處傳說，好躲過她多少銀錢上的難關，又從亞猛身上敲去了一張一千佛郎的鈔票，自然這是假話的，可是他願意裝出相信的神氣，這原來是出於他的敬意，對於凡屬接近過瑪格麗特的人們。

後來我們到瑜利·都普哈家裏，她訴述了她親見的傷心事，為她可憐的朋友，流出痛切的眼淚。最後，我們去看瑪格麗特的墳，墳上初春的陽光，催放了萌芽的嫩葉。

現在亞猛只剩了一件應盡的責任了，——回到他父親那裏去，他還希望我能同去。

我們到了C城，我看見都華勒先生時，恰如我聽亞猛向我描述的造像，他有高大的身材，莊嚴的風采，和藹的性情。他以幸福之淚迎接亞猛，親密地握着我的手。我即時覺察出在他看去父性的感情是掩蓋一切感情的。

他的女兒白朗雪，眼光明澈，容貌嫺靜，可看出她的靈魂只蘊着純潔的思想，她的口中只說出虔誠的語言。她柔笑着歡迎

她哥哥的歸來，這貞潔的青年姑娘，并不知道在遠遠的地方，有一個妓女，僅只爲了提到她的名字，就犧牲了她自己的幸福。我在那幸福的家庭裏住了幾天，全家都關切這帶回痊愈了的心的人物。

我回到巴黎，依人家向我敘述的東西，筆述出這一篇故事來。這故事可取的地方，就在於真實性。

我並不想從這一篇故事裏抽出一種結論來，希望凡是像瑪格麗特這樣的女子，都能做得到她做過的事——決不，我不過是明瞭了她們中的一個，她生平經驗過一件嚴肅的愛情，她爲這愛情受難，她死於這愛情。我只向讀者講述了我聽到的消息，這是一種責任。

我並不是勸人爲善的說教人，不過我聽到這命運哀訴的時候，我願意作高尚的悲慘命運的迴音。

我重複地說，瑪格麗特的故事是一件例外，假使每個妓女都有這種精神，何苦要我浪費紙筆呢。

(完)

